民國叢書

第五編

・64・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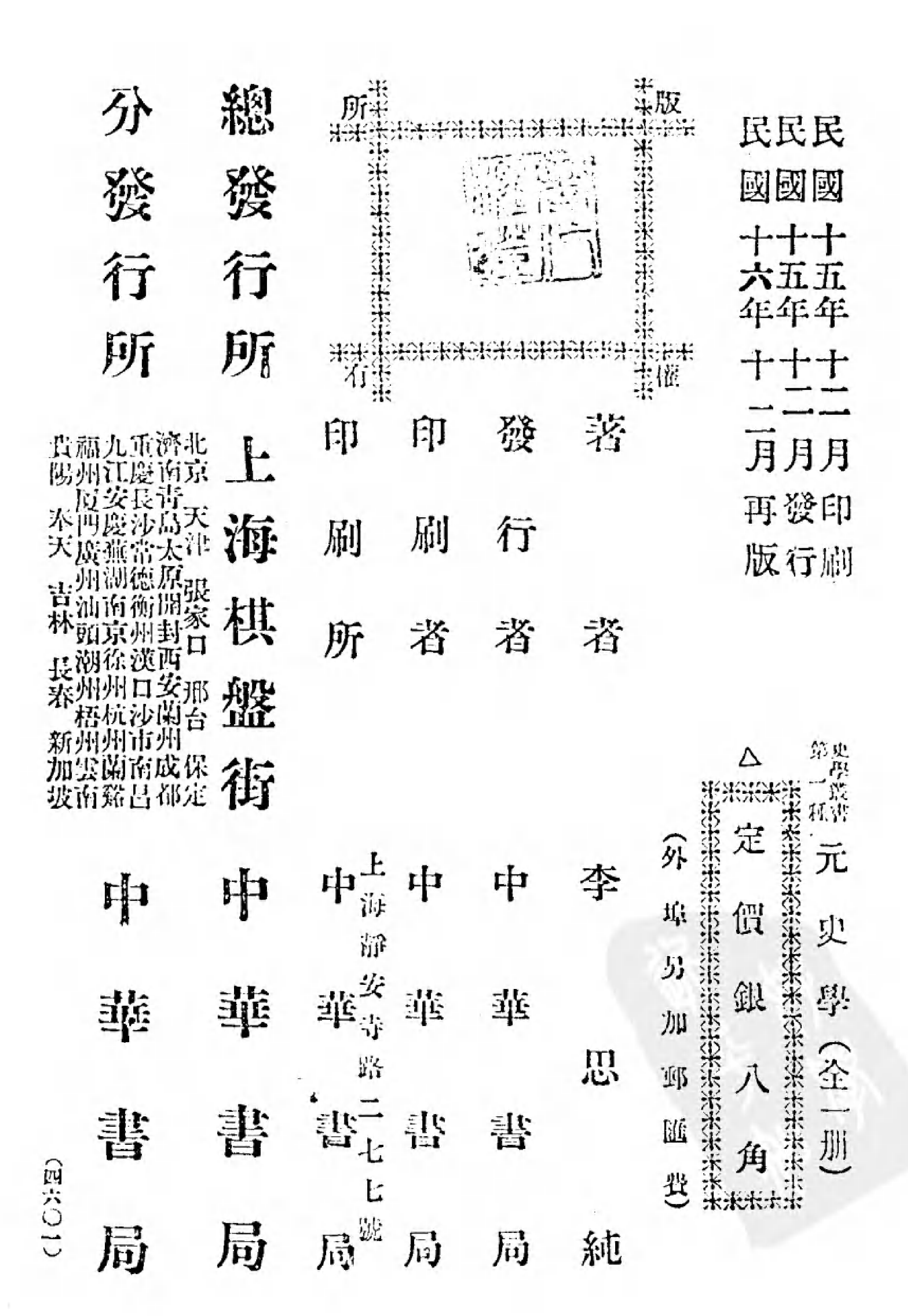
歷史·地理類

元史學　李思純著

元朝秘史　沈曾植註

新元史考證　柯劭忞著

上海書店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再版

史學叢書第一種 元史學（全一冊）

△定價銀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李思純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湖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中華書局

（四六〇一）

本書據中華書局1927年版影印

元史學自序

元史學一卷，前年在南京屬稿未成，中間以事歸里，稿本棄擲篋中經年，無暇過問，今年來京師，始取而賡續寫成之。余數年來，輒喜採東西兩方蒙古史料披覽之，日久遂不能自禁，寫成此卷，所以示一已探討致力之概要而已。

元史學爲史學中之一專支，中國及西方沉酣於此者，實不乏其人。余以爲宜以專書論其性質及研究之狀況，使國中治史學之人，注其目光於此。余於此書，卽本斯職志而作。竊不自揣其固陋，以爲讀此一卷，而蒙古史之性質，與古今東西關於蒙古史之研究狀況，蓋朗若列眉，甚易尋蹟也。

今國中關於元史學之專家學者，自諸老輩外，其新進崛起而從事甚力者，以余所知，有泗陽張星烺（亮丞）金華何炳松（柏丞）二君。其所研究著作，皆規模宏偉，計畫遠大，其書今皆在屬稿中。余寫此書，僅能陳其大概，殆如爝火黎明，以待東方之白耳。

此書雖無精詣，余亦頗以稿本從當世賢者商訂之。其曾經審酌材料，釐正譌誤者，有海

寧王國維（靜安）丹徒柳詒徵（翼謀）新會陳垣（援庵）海鹽朱希祖（逖先）諸先生，並致感謝。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李思純識於北京。

元史學

目錄

第三章　元史學之各項問題

第四章　元史學之將來

元史學

目錄

第一章　元史學之鵠的

第二章　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

史學叢書第一種

元史學

李思純著

第一章　元史學之鵠的

凡將時間自成吉斯汗以降，迄於其裔孫淪亡，空間自中國以至西域中間一切興革盛衰之蹟，爲有統系的歷史之研究者，是曰元史學。

元史學之命名，蓋未爲適當也，所謂『元朝』者，乃自忽必烈入主中國後，規仿漢制，始定國號曰元，故元之爲義，僅足概括自忽必烈（世祖）迄脫歡帖木兒（順帝）之以蒙古大汗而兼爲中國皇帝者而言。至若成吉斯汗（太祖）阿闊台（太宗）貴由（定宗）蒙哥（憲宗）之尙未定中國者，與奇卜察克汗國，伊兒汗國，察哈台汗國之離中國而建邦西域者，皆不得名之曰元朝。故實際上吾人所謂元史，僅居蒙古史中十分之一二耳。近代元史學家屠寄（敬山）頗知此義，彼將自成吉斯汗以來塞外崛起之故乘，與西域諸汗開藩建邦之事實，別輯爲專書，署名曰『蒙兀兒史記』所以別於吾

國舊時所謂元史，其識解甚卓。吾於屠氏之命意，固甚贊同。特吾書斟酌再四，而仍不能不用元史之舊名者，（一）國中專家自屠寄外，無不習用元史之名。即較屠氏更為晚出之柯劭忞氏，（鳳孫）其所著述亦以『新元史』名。既已約定俗成，當以不改為是。（二）漢文既為單音命名，宜從簡易。蒙兀兒史或蒙古史，字繁音複，不便使用，不若元史二字，簡易合用。（三）忽必烈戡定中國後，雖宗藩不服，叛亂頻仍，然在名義上，仍為蒙古全國大汗。中間亦時有西域宗王，入覲貢物。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朝，仍不能不謂為代表蒙古帝國之中心。則元史二字，固可涵蓋餘邦。雖不免以偏概全之譏，但亦有可據之理由。故吾書仍從元史舊名。且更將數百年來東西專家對於蒙古之研究，亦擅為定名曰元史學。

今於世界歷史之中，致力以專攻元史學者，果有何『鵠的』乎？凡學問者，為學問而學問，其鵠的之不涉功利主義，吾固無庸於此再為贅辭。若自其本身性質上言，則元史之譯名商訂，地輿考証，年代搜索，事實稽訪，其困難蓋十倍於他種歷史。吾常思之，凡工作之愈困難者，則酷嗜搜索之學問家對之，其趣味愈濃，其勇氣愈增。然則治元史之鵠的

爲何。吾人姑存而不論可也，即使斯學別有其較高之鵠的，吾人亦不妨大膽斷言之曰，『元史學者，別無鵠的，即以困難爲其鵠的。』以其研究之特爲困難，而學者乃更羣趨之焉。

今欲明治元史學之鵠的，必先明蒙古帝國在世界歷史上之地位，與其南幷中國西侵歐洲之成績。蒙古人者，無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無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馬蹄所及，乃無意中於東西文化上發生幾多之間接影響，此則治元史學者所當留意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績，則尤偉大可驚。今人梁啟超謂『成吉斯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東半球，曾不百年，子孫淪滅，退伏沙漠，正如世界歷史上一颶風。』其言最爲切當。故吾人以近代民族接觸文化轉輸之眼光觀察之，則蒙古崛起，雖僅爲沙漠間一野蠻部落之事實紀載，若其南幷中國西侵歐洲兩役，則於東西兩方文化史上，有較重要之影響與價值。

今若自南幷中國西侵歐洲之結果言之，其顯然可見之影響，蓋可列舉。其在中國方面，六七百年前之遺跡，關於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響，食其

果報。試從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徵之，今日吾國固結於人心之省界思想，確定於法律之行省區域，探其歷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來乎。魏源（默深）『元史新編』地理志云，『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云云。柯劭忞『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紀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書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後，增淮南，福建，山東，爲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年表所紀，以中樞大臣而兼轄行省，實明清兩代督撫制度之權輿。當時任行省宰相者極衆。故吾人當知近代中國之地方區畫，地方制度，蓋從唐宋以來，數經變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清兩代承之，小有變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則元人南幷中國後所遺留於今日最大之一遺跡也。

復次，則元人於吾北方民族之同化作用上，頗有影響。按契丹女眞二族，自竄據吾北方以後，浸假而文化濡染，習於漢俗，其『民族意識』已漸淪亡，而相率自附於漢人之列。故當蒙古盛時，彼曩日與吾爲敵之遼金二族，已馴伏歸化，深染華風。然彼雖自附於漢人，而漢人固未必便認爲同類也。自蒙古南幷中國以後，乃逕分中國民族，曰『漢人』

曰『南人，』其所謂南人乃宋亡之裔。若曰漢人，則其中包含北方久習漢化之契丹女眞也。至是而彼久習漢化未能卽眞之異族，乃逕取得漢人之名加諸其族。而吾南方人民，亦浸久而承認之。於是吾北方各省之民族同化，乃倚賴蒙古人指鹿爲馬等稱齊視之結果，而名實兩方面俱告成功，斯固亦治史者所不當忽之一事。

元人宗教信仰之留遺跡於中國者，則『喇嘛教』是也。元人崛起朔漠，無所謂宗教信仰，厥後四方以次戡定，東西諸汗，亦頗苦其民蠻野鄙僿，不易施治。乃不惜旁求外邦宗教，冀以教民淑俗。當時諸汗國分封萬里，幅員遼闊，風尚之傳習不同，交通之情況互異。故其所假借應用之宗教，亦復彼此不同。諸汗國中各種宗教爭競抉擇之結果，略如左表。

大元汗國	中國	喇嘛教
奇卜察克汗國	俄境西比利亞	回教
伊兒汗國	波斯	先奉耶教後改回教

元人興盛之時，西歐諸帝王，方沉迷於復興基督教之夢中，竭其力以屢興十字軍，冀絕滅回教於西亞東歐之地。當時以伊兒汗國之撲滅回教，故羅馬教皇，乃屢遣教士東行，冀與蒙古人聲氣相通，以從事合作，撲滅回教。於時元人方務兼併回教諸國，故亦採遠交近攻之策，務與基督教士交歡。吾人熟知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polo）之父與叔，即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與羅馬教皇通使，以求其派遣教士東來者也。乃不幸道遠稽遲，復值教皇更迭，故忽必烈請求教皇派遣百人，而教皇乃僅派二人，且未達中國，中道而返。其時復值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土番僧侶聲勢大張，若輩挾佛教中小乘外道之旁支，別受聶思脫里教派（Nestorians）之影響，而今日風靡蒙藏之喇嘛教，於以創行。蒙古大汗忽必烈，乃轉移其眷顧基督教之眼光，而別注目於喇嘛教。於是北方游牧馳突之民族，遂一變而為黃衣佛號氣死奄奄之今日蒙古部落，實以是時種其因。吾人今日試游北方諸地，遠及塞外盟旗，乃恍然於六七百年蒙古所留宗教信仰之遺跡，其支配北方種族生活之情形，蓋若何強烈而有力，斯亦治元史者所當研究之鵠的耳。

元人南并中國之所留影響，為吾人研究元史之鵠的者，既大略如上述。至其西侵歐洲

之關係，尤爲蒙古史蹟之價值所在。夫元人西侵之價值所在？則「東西交通」耳。原來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在歷史上曾有多次之機會，垂相接觸，而終致參商不果。自紀元前三百二十六年，馬其頓王亞力山大東侵，兵鋒及於印度恒河，其於中國，未達僅一間耳。及漢武帝遠通西域，而亞力山大王所建東方藩封，早歸淪滅，東西交通，終不相值。漢武與亞力山大王之相距，僅二百七八十年，彼此參商，遂成永隔。甘英遠使，已臨西海，徒以安息欲擅互市之利，甘英見惑譌言，竟不西渡。按甘英所臨之海，近人考証，以爲裏海，獨洪鈞以爲係波斯灣，見洪氏元史譯文証補。中國與歐洲之間，遂終無直接通使之機會。由此因循，至於中古一二二九年以後，乃藉元人兵力，西達波蘭、奧斯馬加，而後中西陸路之直接通使乃告紀元。此卽一部元史之極大價值所在，而亦卽吾人所以戮力搜討之鵠的。英國霍渥爾特氏（Herry H. Howorth）『所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rgols）第三卷之序言有曰。

The invasion of Mongols opened the various roads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closed, and brought men of all races together, while one of the chief consequences of their invasion was the transportation of whole peoples to and fro.

蒙古西侵，乃將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盡開闢之，而使一切民族種姓，聚首相見。西侵之主要關係乃輸送全部民族，使轉徙交通。

法國馬斯伯羅氏(Georges Maspero)所著『中國』(La Chine)書中第四章亦曰，

Ce furent les Mongols Qui rapprochèrent la Chine de l'Europe. maitres de Moscou et de kiev, ils envahissent la Pologne, pénètrent en Hongrie, et auraient poussé plus avant si la mort d'ogotai n'était venue sauver l'Europe.

惟蒙古人之力，乃使中國與歐洲互相接近。彼既爲莫斯科與機窪之主人，乃更侵入波蘭，直越匈國境。使非阿闊台之死，拯免歐洲，或將更引其衆前進耳。

吾人於此證知，蒙古西侵，乃東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件。蓋自蒙古西侵，而中西兩方相互間，乃闢漢唐以來未有之新天地。彼元人雖鐵騎馳突，未常具有傳播文化之動機，而雙方文化，終於不自覺間，賴以傳播。且以亞洲有色人種，震轢西歐，亦爲吾東方民族足以自豪之歷史。蓋自紀元四百四十年來匈奴亞提拉王(Attila)西侵羅馬以後，又越八百餘年，乃有蒙古大酋巴都(Batu)速不台(Subutai)等，繼踵前烈。故治元史者，

當視蒙古西侵爲一主要大事，而吾人對於西侵之事略，與西侵諸役之本身價值，固當以中西交通一問題爲研究之焦點。

巴黎大學舊設『韃靼史』講座，當時法國史學界之主張，以爲馬可波羅之著游記，其關係之重大，不遜於哥倫布之西航美洲。有法國東方史家萊彌薩氏，(Abel Remusat)曾將蒙古西侵之影響，列舉多種如下。

(一)關於宗教傳布方面者。

敍利亞之聶思脫里派(Nestorians)因蒙古西侵而傳布於中國。當一二八〇年，羅馬教皇使者抵中國時，已有聶思脫里派之寺院十二所。

元人名北京曰汗八里，(Khanbaligh)當時汗八里之主教，曾將新約全書(New Testament)及讚美聖詩，(Psalms)繙譯爲蒙古文。

喇嘛教之創興，實於聶思脫里教派有所採取。又蒙古所行之畏吾兒(Ouigur)文字，亦由聶思脫里教徒，於敍利亞文字有所貢獻，以造成蒙古通用之文字。

(二)關於物質介紹方面者，

蒙古時傳中國之羅盤指南鍼（Mariner's Compass）於歐洲。

自蒙古西侵，歐人乃識中國印度從古早用之火藥（Gurpowder）。

木版鐫刻之印刷術，亦由蒙古自中國傳入歐洲。

紙幣（Paper-money）爲中國早行之物，由蒙古之在波斯者，傳入歐洲。遊歷家巴罷羅（Josaphat Barbaro）曾於一四五〇年在（Azof）地方，遇一韃靼人曾奉使中國者，呼紙幣爲 Con nuova stampa，且告以在中國如何印刷發行之狀況。

紙牌（playing Cards）作葉子戲之用者，原係木質鐫花，於一一二〇年，自中國傳入蒙古。而歐人最古所用之紙牌，名爲（Jeu de tarots）者，其形式花樣尺度數目，皆與中國同。

又算盤（Shan-pan or Arithmatical machine）乃計算之器，亦由蒙古西侵時，傳入俄國與波蘭。今俄波兩國不識字之婦女，於計算時，尚通用之。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云、古人布算爲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於何代、案陶南村輟耕錄、有走盤珠定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萊彌薩氏於列舉以上諸事既竟，更爲結論曰，『此交通乃將中古之黑雲，一掃而淨。屠

殺之禍雖慘，殊可以警奮數世紀來衰頹之人心，而爲今日全歐復興之代價也。』其在物質文明方面之交通，除吾人上舉之東方指南鍼火藥印刷紙幣之傳入歐洲而外，其西方傳入東方之物，則火礮是也，按元史載阿里海牙攻樊城時，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礮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礮也。

元史工藝傳載云，『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礮匠於宗王阿不哥，（按卽伊兒汗之阿八哈Abaka khan）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礮豎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服，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礮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又云，『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礮，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吾人自中國史藉所得，惟阿老瓦丁及亦思馬因二人而已，然自西方史藉中徵之，則尙有多人。馬可波羅遊記自云，元兵攻襄陽時，身預其列，其父曾獻礮法，遂破其城。是馬可

波羅之父亦為獻礮之一人矣。

伊兒汗國史載云，『蒙古大汗徵大馬色城 (Damascus) 之三礮手，攻襄陽，一曰阿伯八克 (Ababack) 一曰伊伯拉希 (Iblash) 一曰馬合摩德』(Mohammed) 時為西歷一二七二年云。

吾人觀於中西史籍所載攻襄陽礮手之名，彼此歧出，頗滋惶惑。近人張星烺考證『中國史書上之馬可波羅』曰，『元史所紀襄陽之役，無馬可波羅之名，或當時獻礮者多人，而史官僅擇亦思馬因一人之名，餘皆從略也。成宗時，史官進世祖實錄，帝閱之斥曰，亦思馬因一礮手，事何足紀。由此觀之，卽亦思馬因一人之名，得遺留後世，亦云幸矣。』

抑吾人於以上所舉諸事物之外，猶有可補充之數事，甚為重要者。

其一，則中國農產工藝品之再入歐洲也。當中國漢代西方羅馬之時，亦常有中國所產絲茶諸物，由安息 (Parthes) 之轉運居奇，流入歐洲。於時羅馬人頗不能明曉其來源，而漫呼其產地曰 (Sérès)，斯蓋中國之一別名也。厥後西方羅馬衰亡，中國亦遭晉唐之亂，交通中絕，而中國農產工藝品之不見於歐洲者，蓋八九百年。至元人西侵，而後久

睽隔於歐人之眼之品物，若絲與茶及兩宋以來範製頗精之瓷器，復隨元人馬首，而再入歐洲。

其二，則回教徒天文歷法知識之傳入中國也。吾人讀元史，每見當時宗教徒有所謂『木速兒蠻』者，即今日歐人通常習呼回教徒之名曰（Musulman）是也。今據歐洲之蒙古史學專家所考見，以爲元人西侵波斯，攻破報達（Bagdad）曾傳阿拉伯回教徒之天文知識於中國。（Howorth 氏蒙古史）按波斯阿拉伯向爲天文歷算諸學發達之地，報達一城，爲回教徒聲教文物之中心者，凡六七百年，一旦爲元人所蟠據，其天文知識之因交通而傳入中國，乃事勢之所許。今試以此說，考之中國史籍，亦不爲無徵。柯劭忞新元史卷三十四『歷志』云，『耶律楚材常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又作麻答歷，今不傳。』又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馬魯丁，用回回法，撰萬年歷，帝稍採用之。其法爲默特納國王馬哈麻所造，歷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即隋開皇己未。』又云，『十三年平宋，世祖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鵬翼劉巨源王素岳鉉高敬等，分掌測驗推步，十七年新歷成，賜名授時歷。』又柯書卷四十一『天

文志』云，『郭守敬創製諸儀表，臺官遵用百年，測驗之精，遠逾前代。』就以上諸說面觀之，元代律歷知識，本有外來之影響。郭守敬之授時歷，是否曾受回回歷之影響，元史實無明文。假令實有得於西域之歷法，而國人結習，每以由外夷求得之知識爲恥，史官亦必諱言。吾意以爲元代歷法之精，乃史家所公認，然斯學何以於短期之內，驟躋精深，跨越前代，必有其致此之原因。則郭守敬授時歷之曾有外來影響，乃理之所必有。然魏源元史新編卷六十四『歷志』云，『有元一代制度，莫善於歷，歷出於郭守敬，全憑實測，不事虛算，故西法未至以前，惟授時歷爲無弊。』魏氏之所謂西法，卽明季以來南懷仁湯若望之西法。彼蓋認郭守敬歷法之毫無西方影響，不知回回歷法，早入中國，而郭守敬王恂諸氏之驟精歷學，必有其原因也。（按史載世祖曾令立回回欽天監，回回國子學，亦足爲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有『回回算術』一則云，『明史載回回歷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

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第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爲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乘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第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按阿拉伯歷算之精，世所共曉，此所云回回曆法，在元代已傳入於中國，明代歷法，特因回回舊法，更爲推步，固非特創也。

今更就柯氏新元史諸列傳中考之，則當製定授時歷時，與郭守敬先後同時而深於數理歷學之人數甚多，試爲簡舉如左。

郭守敬，順德邢臺人，造『授時歷』，作簡儀，仰儀，正方案，景符，闚兀，諸器。

李冶，眞定藁城人，著『測海圓鏡』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朱世傑，文都人，著『四元玉鑑』三卷。

楊恭懿，奉元高陵人，同修授時歷，著『歷議』。

王恂，中山唐縣人，同修授時歷。

齊履謙，大名人，著『至碁景考』二卷，『經串演操』八卷。

以上諸人，專精數理歷象之學，吾固不能武斷其皆受外來學術之影響。至少其中若干，必爲吾國原有之學術傳授。然吾人固熟知，回回歷法，在太祖成吉斯汗時，已爲耶律楚材所推許，且亦爲世祖忽必烈所採用，則以上所舉諸人又生太祖後多年，當時學術講求，必曾有所灌輸探討，以爲比較參合之資。且所舉諸人，皆出北方，吾人考宋末元初聲敎文物，皆在江淮一帶，南方研求學術之盛，遠過北方，何以上舉諸數理歷象專家，皆屬北方人士？豈非因回敎徒天算歷法之學，由蒙古西侵而得傳於中國，北方人士以地近故，其得風氣較先，資參考較易，故河朔之士，乃多以專家名。此雖不得爲定說，且無確證，固亦不失爲吾人讀元史時一有趣味之假設。

西侵所兼併臣服之國至多，其在中亞一帶，部落錯綜，犬牙雜處，鐵騎一臨，盡歸澌滅。至遠西諸國，或在裏海南北，或在波斯灣附近，其更遠者則在黑海一帶，盡爲蒙古勢力所及之地。吾人於此，固可比合中西史籍所紀，以圖表明之。玆就柯書『西域傳』中列有

專傳者，爲造一簡明表於下。按表中所載中國譯名，悉本柯書。歐語譯名，悉本 Howorth 氏蒙古史。

中名	西名	地址	戰勝及征服年月
角兒只	Georgia	裏海黑海之間高加索山南	太宗十二年 一二四〇
小阿昧尼亞	Little armenia	今阿昧尼亞國西南	太宗十二年 一二四〇
阿特耳佩占	Azerbrijan	花剌子模西北	太祖二十年 一二二六
克兒漫	kerman	裏海西北	太宗元年 一二二九
海拉脫	Herat	印度以北波斯東南	定宗元年 一二四六
土耳基	Turks	黑海以南波斯以西地中海以北	憲宗八年 一二五八
羅姆	Rum	黑海以南	太宗十一年 一二三九
印度	Hindu	波斯東南臨海	太祖二十年 一二二五

報達	Bagdad	波斯大城西臨體格裏斯河	憲宗八年 一二五八年
木剌夷	Mulahids	裏海以南	憲宗六年 一二五六
西里亞	Syria	阿拉伯北方	憲宗八年 一二五八
斡羅斯	Rus-s	今俄羅斯	太宗九年 一二三七
欽察	Kipchak	或作奇卜察克高加索山附近	太宗九年 一二三七
康里	kanlis	自鹹海西至裏海	太祖十九年 一二二四
馬札兒	magyars	今奧斯馬加	太宗十二年 一二四〇
波蘭	Poland	今波蘭	太宗十二年 一二四〇

（附註）　表中土耳基及印度，係戰勝而未征服之國。

因西侵而擴大版圖，因擴大版圖而中西交通，乃必至之勢也。按元史成吉斯汗本紀云，

『成吉斯汗病革，語諸子曰，我爲汝曹創業，自彼至此，皆有一歲程。』可知當時版圖之廣大。然自成吉斯汗死後，其孫巴都 (Batu khan) 旭烈兀 (Hulagu khan) 再事西侵，一則深入俄國波蘭，建國都於薩萊城 (Sarai) 一則摧滅波斯全境，改建汗國。自此而國境之廣大遼遠，較太祖生時更增數倍。疆域既極遼闊，則交通益感困難，於是乃興驛站以爲補救方法。自驛站既興，而東西交通，遂多利便。按舊元史『朮赤傳』云，『朮赤，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夫在太祖時，自東至西需一歲程者，今太宗以來，幅員益廣，而由俄境薩萊城至北京，僅需二百餘日，此則興驛站之明效也。

故論東西交通而着眼於元代之驛站制度，實爲最切要之一點。當時西行之道有二，其一，由天山南路，經中亞，越波斯，阿拉伯，以達歐洲，是曰『南道。』其一，由天山北路，經西比利亞之南，以入俄境，是曰『北道。』考驛站制度之創始，蓋在太宗阿闊台時代。『太宗慮奉使者率經民地，既稽時，復擾民，欲令各千戶分出夫馬，定立驛站，非急務均須乘驛馬，勿得經民地。商諸察哈台，察哈台善之，允於所轄境內置驛，東接太宗所置者，西接

巴都所置者。太宗於是以此意布告諸王駙馬等，皆以爲便，始置守驛等戶，命人整治所排驛站，站各設夫二十，內鋪馬與使者廩餼，羊馬及車牛，均著爲令，有闕者，沒其家財之半。』以上固中國史籍中之元代驛站制度。吾人須知自有此驛站制度，商販互市，行旅無阻，中西交通，乃得開從古未有之局面。故太宗阿闊台自言，卽位後有四功四過，所謂四功者，卽『滅金』『立驛站』『設諸路探馬赤』『無水處使百姓鑿井』是也。於此吾人知驛站制度之在當時，其重要爲何如。元代驛站制度，可考元史，及馬可波羅遊記之紀驛站一章。蒙古西侵，凡三大役，其用兵之目的不同，所擴之疆土亦異，治元史者，所當分別論列者也，今亦列表明之。

名稱	兵鋒所及地	出兵年月	戡定年月	用兵結果
成吉斯汗西征	中亞花拉子模及裏海以西達俄境	太祖十四年一二二〇	太祖十九年一二二五	戡定中亞爲後二役開其先路
巴都西征	俄羅斯欽察與匈波蘭諸地	太宗七年一二三五	太宗十三年一二四一	戡定俄國全境建奇卜察克汗國
旭烈兀西征	裏海南部波斯全境及敘利亞	憲宗二年一二五二	憲宗八年一二五八	戡定波斯滅回教建伊兒汗國

以上西侵三大役，其第三役，（旭烈兀西征）在中亞及亞洲西部所發生之影響尤巨，且尤能令吾人驚愕震歎。蓋此役之結果，乃回耶兩宗教在亞洲盛衰之一關鍵。自有此役，而後『天方衰息，天主東行。』故歐洲之東方史家，其於此役，尤感趣味。蓋波斯阿拉伯之地自謨罕默德（Mohammed）生於陳宣帝太建三年（五七一年）至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年）遂宣布紀元，爲回教主。其後子孫世襲，勢力益張。六七五年，西侵歐洲，兵鋒乃達於西班牙。至七八七年，而國境西至地中海，東至印度河。一一八七年，取耶路撒冷，逐天主教徒。至是而歐亞之間，回耶之爭，幾無寧歲。十字軍屢起屢蹶，歐洲帝王諸侯，疲竭精力以事此，而終於無濟。其酋據有報達，號爲回教主，曰哈里發（Khalifa 或譯加利弗）與羅馬之天主教皇，儼然東西對峙。吾人試一稽考東西史蹟所載，當時報達城中文物禮俗之盛，與哈里發之尊崇富厚，蓋可想見。歐洲耶教帝王，痛心切齒，無可奈何。今何幸蒙古旭烈兀挾其遊牧人種之蠻力，一旦風馳電掃，逕將此回教中心之聖地，以馬蹄蹦平之，回教徒悉膏鋒刃，餘亦逃散四方。數百年綿延不絕之哈里發傳統大位，一旦中絕，中亞回教之燄，忽焉衰熄，而後天主舊教乃得乘隙東行，旭烈兀諸子孫，

亦多受洗禮，遵奉耶教。吾人試思，此一役在中亞之影響爲何如。斯固歐洲耶教帝王所以撫掌快心，必欲與蒙古通使修好，而歐洲東方史家所以述伊兒汗國史，與旭烈兀攻報達一役，遂不禁眉飛色舞耳。

今爲使吾書條理淸疏，便於讀者計，凡旭烈兀攻報達之事實，特自柯氏新元史之『旭烈兀傳』，『報達傳』中分年撮舉之。

年	事實
憲宗六年（一二五六）	旭烈兀征木刺夷令報達助兵報達拒之 旭烈兀既平木刺夷致書哈里發責之覆書不遜使者幾被害 有回教別支十葉教人怨哈
憲宗七年（一二五七）	大敗報達軍於堵者耳河進圍報達城築壘掘濠困之 哈里發乞和旭烈兀拒之仍進攻
憲宗八年（一二五八）	哈里發遣大臣出降旭烈兀盡殺之 城破屠戮七日殺回教徒八十萬人 悉取哈里發金帛財貨據其宮室

里發遂盡以虛實告蒙古軍星者言攻報達不吉旭烈兀不聽

將哈里發父子裹以氈置通衢驅戰馬蹴踏而斃且殺其親族
哈里發傳三十七世至是而滅

此末代被殺之哈里發，其名曰木司塔辛，(Mostassim) 元史稱其『嗜音樂，常患頭痛，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病頓愈』者也。自爲蒙古所屠殺，而報達城中回教之正統遂絕。且蒙古攻報達之役，尙有一瑣事足以覘知中亞人民對於此報達一聖地之迷信，其程度爲何若。換言之，即回教在中亞之威嚴爲何若。當旭烈兀遲回未決進攻之時，憲宗遣一星者來，其名曰窪殺哀丁，(Husam ut din) 旭烈兀令決之，星者卜云不吉，若攻報達，必有六凶，(一)馬亡，士卒癘疫，(二)日不出，(三)雨不降，(四)風霾地震，(五)草樹不生，(六)國君死。按此六條，本於 Howorth 氏蒙古史、洪鈞柯劭忞均作日不出、雨不降、士馬亡、年歲荒、風霾地震、國有大喪、與此小異，及報達下

後，以星者言不驗，遂殺之。此雖歷史中一趣聞瑣事，亦足見報達一城之尊嚴神祕，使人迷信畏懼，至於如此。苟非以旭烈兀之遊牧野族，潰決藩籬，不爲傳說迷信所動者，正恐未易將此數百年宗教之根株勢燄一旦撲滅也。

旭烈兀自滅報達後，卽於其地建伊兒汗國，(Il Khanate) 與奇卜察克汗國，(Kipchak Khanate) 察哈台汗國 (Jagatai Khanate) 並稱爲西北三大藩。然在此三藩之中，惟伊兒汗與回耶兩教之勢力消長問題，其關係最大。故治伊兒汗國史，卽無異治中亞回耶兩宗教之消長史也。又伊兒汗國，轄有波斯全境，其西取道阿拉伯，可通非洲，其西北取道敍利亞，可通歐洲。故旭烈兀諸子孫踐汗位者，與歐非兩洲之交涉爲最多。其間且有歐亞通婚之故事。又其諸子孫之曾奉耶敎者，亦代有其人。故治伊兒汗國史，卽無異治是時之東西交通史也。今試列表明之。

中名	西名	世系	婚姻關係	宗敎關係
旭烈兀	Hulagu khan	太祖之孫		破報達滅回敎禮耶敎

阿八哈	Abaka khan	旭烈兀之子	娶東羅馬王之女馬利亞	曾以兵擊埃及回教王比拔爾斯以援助十字軍
阿魯渾	Arghun khan	阿八哈之子		崇耶教黜回教
台古塔爾	Tagudar khan	阿八哈之弟		幼曾受洗禮名尼古拉司後改崇回教
蓋喀圖	Gaikhatu khan	阿魯渾之弟		奉回教
貝杜	Baidu khan	蓋喀圖從弟		奉回教
合贊	Ghazan khan	阿魯渾之子	娶小阿昧尼亞王森巴德之女	改奉回教仍優禮耶教
合爾班答	Uljaitu khan	合贊之弟	娶東羅馬王之女亦名馬利亞	幼曾受洗禮亦名尼古拉司後改回教
不賽因	Abusaid khan	合爾班答之子		奉回教

就上表觀之，則伊兒汗國與歐洲之關係，較其他諸汗國爲獨深，蓋瞭然非誣。故曰，治伊兒汗國史，卽無異治當時東西交通史，及治中亞耶回兩宗致勢力消長史，斯言蓋非過論。卽以右表中諸史蹟論之，阿八哈汗娶東羅馬王密哈哀兒巴里洛克（michael Palaeologus 譯名，據洪鈞

元史譯文証補之女馬利亞，(Maria) 人稱脫司配那哈敦。(Groat despina khatun) 其孫合爾班答汗，亦娶東羅馬王安鐸魯尼克司 michael Andronicus 名亦據洪鈞譯，之女，亦名馬利亞，人稱小脫司配那哈敦。按 Howarth 蒙古史，謂安鐸魯尼克司以其姊妹馬利亞爲合爾班答妻，洪柯二氏，均作其女，似有誤。此等『亞歐通婚』『黃白通婚』『回耶通婚』之故事，實足令吾人讀中古東西交通史時發生無限之興味。又合贊汗曾娶小阿昧尼亞王森巴德 (Sampad) 之女爲妻，而森巴德亦以一蒙古公主爲次妻，如此史蹟吾人繙遍二十四史，僅於元史中得見之。且僅於諸汗國中之伊兒汗國得見之。吾故曰治伊兒汗國史，卽無異治東西交通史。

復次吾人所由感興味者，非僅伊兒汗之東西通婚而已，其尤有趣味者，則諸汗與歐洲帝王通書報聘之史蹟是也。伊兒汗國中歷代諸汗，與西歐通使之事甚多。其書函至今尙存，而史蹟最可注目者，莫若前之阿魯渾汗，與後之合爾班答汗。今撮舉之。以下所舉，並見Howarth蒙古史，

阿魯渾曾兩次通使於西歐帝王，其第一次，係致書於羅馬敎皇哈奴留司第四 (Pope Honorius IV) 其書之拉丁文譯稿，今尙保存，惟其拉丁文極拙劣鄙晦，似當時譯者，於

蒙古原書語意未能明瞭。書中所紀年月，爲一二八五年五月十八日。書意大約望與西歐基督敎人提攜合力同攻埃及回敎。且自言其祖母及母，均爲基督敎徒。其祖旭烈兀及父阿八哈皆禮敬基督敎人。彼自身亦頗崇耶敎。今望相約合作，及表其敬睦之意，故以寶衣一襲名香若干，貢奉長老云云。

其第二次係致書於羅馬敎皇尼古拉司第四（Pope Nicolas IV）及英王愛德華第一（Edward I）法王菲力。（Philippe le Bel）其致法王菲力之書，今尙保存於巴黎古今文牘官庫，時在一二八九年五月，書爲棉紙，作捲筒形，長六尺五寸，寬一尺，字凡三十四行，黑色，硃印一，連印三處，印形正方，寬長各五寸半，印文共六字，係漢文。使者名布司喀雷 Buscarel de gisulf、蒙古原書作 muskaril、爲意大利之幾奴亞人。（Genoa）此書之法文譯稿，有二種，一爲萊彌薩（Remusat）所譯，一爲希米特（Schmidt）所譯，此書文義，較其他蒙古文字爲簡單曉暢，今按希米特氏譯文如下，譯文據傅運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蘭西王書考、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惟余參酌 Howorth 蒙古史、於傅君原譯之外、畧有增加字句之處、

蒙古阿魯渾汗致法蘭西王美好腓力書（譯文）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阿魯渾汗，致書於法蘭西王。貴國使臣巴什瑪（Bar Sevma Sakhora）（聶斯脫里教徒，卽景教徒，駐回鶻地管理韃靼教民之主教）至，據云伊兒汗出兵，以趨埃及時，汝卽派兵接應，有志如是，深堪嘉尚。余虔信天氣，將於豹兒年冬季十二月（卽一二九一年一月）出師，於春季第一月，駐兵大馬色，（Damascus）汝如預定時地踐約出師，大福蔭護助裏，耶路撒冷（Jerusalem）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則會軍之時地無定，吾人之行動不一，則無利益之可言矣。我嘗遣使告汝可派遣嫻習各方言語之使臣來此，且將法國出產各種采色之圖像，及希有之物品，饋我爲禮，然非長生天氣力裏皇帝福蔭裏不可。吾使名蒙喀里爾，（卽布司喀雷，蒙古原名作 Muskaril）並以奉聞。

牛兒年夏季第一月，剛達郞（kundulen）寫來。』（卽一二八九年）

以上之書，吾人苟就其辭意，一加審察之，因知彼蒙古之通使歐西，其目的在政治，在自身利益，（卽撲滅埃及）而歐洲教皇帝王之通蒙古，則其目的在宗教，在崇耶攻回，雙方目的不同，所懷各異，故雖竭力聯歡，而於事終無濟也。此雖寥寥短書，而吾人可以考

見當時歐亞間之情狀焉。

合爾班答亦曾通使於羅馬敎皇，及英法諸國王。其致法王菲力（卽 Philippe le Bel-1268—1317）之書，今將保存於巴黎藏書庫。其所遣使臣名圖們，(Tumen)（按書角今附有意大利文之譯文，使者名 tumen 意譯作 tomaso）於一三零七年七月九日至英國。時適英王愛德華第一(EdwardI)逝世，嗣王愛德華第二，乃於是年十月十六日覆書。其書之首稱曰，『至尊貴顯赫之韃靼國王鄂爾介都殿下。』(To the most excellent Lord prince Dolgieto, illustrious king of the tartars)（按合爾班答，一名鄂爾介都）一書尙保存。又謁敎皇克利門第五 (pope Clement V) 於羅馬。時爲一三零八年三月一日，敎皇亦有覆書。當時雙方所通書使，各以敬奉上帝，共敦睦誼爲言。其致法王菲力一書，今尙保存者，尤足供考古之資。

合爾班答致法王之書，乃其初卽位時告卽位者也。合兒班答幼奉耶敎，名尼古拉司，後改奉回敎，屬於十葉派，同敎人以合達班答呼之，合達班答者，猶言上帝奴僕也。與十葉派反對之素尼派人，則以合兒班答呼之，合兒班答者，猶言驢夫也。惟勅令書牘，多自稱鄂爾介都汗，（或譯爲烏勒載圖）乃吉祥及富有之義，因生時久旱適雨，故以爲名。其致法王腓力

之書，譯文如下，（譯文亦據傳運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蘭西王書考）

蒙古鄂爾介都汗告卽位於法蘭西王美好腓力書，（譯文）

鄂爾介都皇帝，致書於法蘭西王。昔者佛蘭克各王，皆與皇曾祖考（謂旭烈兀）皇祖考（阿八哈）皇考（阿魯渾）皇兄（合贊）相友善，道路雖遙，彼此曾遣使持國書禮物相贈，汝當憶之。今者大福蔭護裏，身登大寶，亟欲繼皇祖考皇考皇兄之志，準其繩墨，守其約法，以治天下。吾與若輩，情如手足，前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然余甚以增進兩國睦誼爲念也。帖木兒可汗，托克托汗，察八爾，篤哇，均爲成吉思汗後裔，前因不睦，致有四十五年之戰爭，大福蔭護裏，現復和好如初，自中國日出地，至他拉湖畔之民族，復相交通，吾輩相約，苟有離心離德者，當共擊之。余愛和平如是，安能忘皇祖考皇考皇兄與汝之交誼乎，因派遣瑪瑪拉克（Mar Malak）及圖們（Tumen）二使臣，通音問。余聞汝輩佛蘭克王，甚相親睦，甚爲得計。天氣助裏，敢有擾亂汝國和局者，汝輩討之，敢有擾亂吾國和局者，吾輩討之，有志如是，天氣鑒臨。

蛇兒年孟夏月八日，雅理西寫來。（一三零五年）

合爾班答致法王之書，其形式與阿魯渾之書略同。書爲棉紙，作捲筒式，長九尺，寬一尺八寸，字係畏吾兒文，共四十二行，中逢汗名，皆抬頭另行寫，硃印共五方，印文係漢文，全書邊緣及空白處甚多，兩旁邊緣及背面，有細字密書之意大利文譯文。此書據萊彌薩氏考證，以其邊緣廣而空白多，全書尺度，較阿魯渾之書爲闊大，用硃印又甚夥，故斷定其典制似較隆重。阿魯渾璽文六字，曰輔國安民之寶，合兒班答璽文十字，曰眞命皇帝天順萬年之寶。

要之，治伊兒汗國史，其趣味極豐富，以其東西交通之關係獨多也。諸汗中崇奉耶教者，頗有其人，而阿八哈汗則確曾出兵攻埃及，與回教王比拔爾斯（Bibars）相持，以爲西歐十字軍之聲援，故尤令研究史蹟者發生興味。復次，則西北三大藩之中，獨伊兒汗國之聲教文物，遠出彼二國之上。史稱阿八哈汗時，其臣納昔兒哀丁通天文歷算，又有曰只馬拉丁牙庫特者，通輿地之學，曰阿白圖而謨愛明者，通樂律之學。史又稱合贊汗銳意政事，常觀天方臺儀器，因亦建臺於塔伯利資（Tabriz）自運巧思，創新器。又首出之元史家拉施特哀丁（Rashid ut din）亦生於伊兒汗國，其所著『史篇』，永爲歐洲

蒙古史學取材之總源。故其文化既有足稱，而於西歐歷史知識，關係尤大。其在中國方面，史稱世祖時，工師藝人多出體格力斯河（Tigris）之上，天文及物理學家，多出塔伯利賓城。（柯書作台白利司）是皆伊兒汗國封地，吾人於此，可想像其時報達與塔伯利賓兩城，皆爲中亞文化中心，伊兒汗國，實位於中部，爲中國及西歐雙方之文化轉輸機關。而其本身所具之歷史政術，物質科學，亦復東西分流，而澤及雙方也。

復次，吾人固言旭烈兀戡定報達，自建伊兒汗國之結果，乃『天方衰熄，天主東行，』也。此項結果，乃不幸中道變易。伊兒汗國，於數代之後，終因其地爲回敎中心所在，潛伏之根株未除，人心萌動，影響政治，以致篡弒頻仍，擾攘不安。合贊汗既即位，深悟其故，乃不得不將其祖父親手剪除之回敎，宣告恢復。且身奉回敎，以定國是。自此而後，伊兒汗仍爲回敎之國。試就左列表觀之，

旭烈兀	阿八哈	台古塔爾	阿魯渾	蓋喀圖及貝杜	合贊	合爾班答	不賽因
滅報達	頗崇耶	初奉耶敎	仍黜回	藉回敎	下令恢	回敎徒	回敎徒

回教頗禮耶教其妻亦耶教徒
敎曾助十字軍其妻奉耶教
後藉回教以倡亂得位
崇耶
以爭汗位先後倡亂被殺
復回教並帕首廢冠制從回俗也

觀上表而知當時中亞回耶兩教勢力消長之情形。且知合贊汗之毅然恢復回教，乃伊兒汗國史上之一大事。柯劭忞氏新元史論之曰，『旭烈兀屠報達，剗天方祖國，然其曾孫合贊卒奉麻罕默德之教，何則？從其國俗，則上下相安。自阿八哈以來，篡奪頻仍，至合贊而亂始定，以民心之歸附也。君子易政而不易教，有以夫。』其言蓋亦近理。

其次。西北三大藩之中，與西歐頗有交通者，爲奇卜察克汗國。(Kipchak Khanate) 奇卜察克汗，位於西比伯亞俄境，其都臨窩瓦河，(volga) 名曰薩萊城。(Sarai) 自太祖子朮赤 (Juchi Khan) 太祖孫巴都 (Batu Khan) 伯勒克 (Bereke Khan) 戡定全俄

遂建汗國。當時巴都建金頂行帳，其兄弟子孫，世襲汗位，故名曰『金帳汗』(Golden Horde) 其兄鄂爾達 (Orda) 之子孫曰『白帳汗』(White Horde) 其弟昔班 (Sheiban) 之子孫，曰『藍帳汗』(Blue Horde) 其蔓衍分合之史蹟，歐洲之東方史家多詳考之。而俄國史家以與其先世有關，故紀述尤詳。當奇卜察克汗國初建時，威力震於全俄，俄國降王並皆俯首受命，迫令入朝。故其東西交通之關係，雖不若伊兒汗國之頻繁與重要，亦殊有足供研究者。吾人熟知當俄羅斯被征服時，蒙古遇之備極殘虐酷毒，而百年以後，蒙古勢衰，遂起逐之，而仍恢復其疆土，以建立今日之俄國，其遭遇蒙古之禍，蓋與吾國南宋敗亡，朱明恢復，頗同一例。故吾人今日苟欲研究近代俄羅斯建國史，與西比利亞史，則吾人不能不研究元史學中之奇卜察克汗國史。

總之，元代西北三大藩之中，察哈台汗國，在今新疆一帶，其地勢與西歐無關，故於東西交通一問題，無所貢獻。餘二者，如奇卜察克汗國與伊兒汗國，一在俄境，一在波斯，其於東西交通，並皆重要，故凡亞歐兩方學者之研究『中亞史』『西比利亞史』『回耶兩教勢力消長史』『十字軍史』『中西交通史』『現代俄國之先世建國史』『基督教東行史

「巴爾幹半島史」「敘利亞史」者，則必須從事研究奇卜察克汗與伊兒汗之歷史也，讀此書者須留意吾所謂東西交通者，特泛指西歐諸國與蒙古之交通耳。實則元代版圖遼闊，近接東歐，而蒙古大汗，則先都和林，(Karakorum) 後都北京，其於歐洲，仍若風馬牛不相及。彼歐人之通奇卜察克汗者，僅至俄境窩瓦河而止，通伊兒汗者，亦僅至波斯報達而止，終不足以云眞正之東西交通也。然當時歐人之曾至和林或北京而面謁蒙古大汗者，亦頗有其人，舉其著者，列表於左。按表中之中國譯名，多本柯氏新元史。

中名	西名	東行原因	東行所至	東行年月
勃萊奴喀皮尼一作柏朗嘉賓	jear de plano Carpiri	教皇 iurocurt IV 派使蒙古	和林	定宗元年 一二四六
森巴德一作生拔特	Sempad	小阿昧尼亞王海屯第一之弟奉命來朝	和林	定宗元年 一二四六
達比特 達郾式	two Davids	二人爲從兄弟皆角兒只王子被徵入朝	和林	定宗元年 一二四六

牙羅思剌勿哀	Yarosl af	俄羅斯王子奉命入朝中毒死	和林	定宗元年一二四六年
米海勒	Michael	俄羅斯王子入朝不跪拜被殺	和林	定宗元年一二四六年
阿拉克三得一作亞歷山大	Alexandre	二人皆俄王子牙羅思剌勿哀之弟其兄死後奉命入朝	和林	定宗三年一二四八年
安德累	Andrew			
隆猶梅耳	André de Lonjumel	法國王 Louis IX 派使蒙古勸信耶敎	和林	定宗四年一二四九年
魯卜里克	William Rubriquis	法國王 Louis IX 派使蒙古勸信耶敎	和林	憲宗三年一二五三年
海屯第一	Haithon I	小阿味尼亞國王奉命入朝	和林	憲宗三年一二五三年
尼可羅	Nicolo Polo	馬可波羅之父與叔赴蒙古經商	北京	父叔以世祖元年(一二六十)來中國至元五年(一二六八)返歐九年(一二七一)同幼子波羅來二十九年(一二九二)歸歐
馬飛	Maffio polo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意大利人曾任元廷樞密副使及淮東道宣慰使等職	北京及中國東南西南各地	

亦思馬因	Ismailgen	波斯大馬色城等處之礮手阿八哈汗遣往中國助攻襄陽	襄陽	世祖至元九年一二七二
阿老瓦丁	Alai ut din			
阿八伯克	Ababack			
伊伯拉希	Iblash			
馬合摩德	Mahommed			
孟德高奴維	Jeande Montcorvin	教皇尼古拉司第四派赴中國請立教堂	北京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

就上表觀之，則當時西歐人曾直達蒙古大汗之廷者，蓋不爲少。就中馬可博羅居中國最久，其所作遊記，最爲治東西交通史者之瓌寶，人所熟知，無待深論。此外若勃萊奴喀皮尼，若魯卜里克，若森巴德等，並皆留有旅行紀錄，可供研究當時狀況。且當時蒙古大汗與西歐帝王所通書牘，至今多尚保存，其文字並可考見，尤足增人興味。今試述其略。西方帝王敎皇之尤熱心通蒙古者有二人，一爲羅馬敎皇伊諾森特第四(Irnocent IV)一爲法蘭西王路易第九，(Louis IX) 此二人並竭盡心力，派遣使者遠行，冀聯蒙

古之力，以助十字軍。伊諾森特第四，於一二四五年，在里昂開宗教會議，（Council de Lyon）決派遣教士東行，所派教士，分屬於二宗派。其名氏如下。

（一）多米尼派（Dominicains）

所派遣爲安色侖姆（Anselm of Lambardy）西門(Simon de saint quentin）亞伯里克（Alberic）亞力山大（Alexandre）四教士。

四人行至中亞之花剌子模，遇蒙古大將貝住，（Baichu）貝住令獻金帛，皆無有，且適奉大汗命，勿許通過，貝住將殺之，四人以詭辭獲免。遂返歐，告教皇不能達，且上貝住致教皇之書。

（二）佛朗西斯派（Franciscains）

所派遣爲勃萊奴喀皮尼（plano Carpini）及其從者。

一二四五年登程，經機窪，（Kiev）次年抵窩瓦河上之薩萊城，（Sarai）見蒙古汗巴都。更由巴都送之抵和林，參預蒙古大汗定宗貴由（Kuyuck）之卽位大禮。乃返歐，以蒙古大汗之答書上教皇。其書辭如下。

「大汗致書教皇

汝及一切西方基督教人民，欲與我和，遣使來書。汝果眞欲平和，則汝教皇，及一切帝王郡司官吏，皆宜來此，勿延，覲見世界之主，受其命令。汝謂將使我爲基督教徒，我殊不解其故。汝甚訝怪我之屠殺基督教人民甚多，但彼輩何故違抗大汗之命令乎？凡對於違抗者，皆殲除之，此乃理法之所許。汝敬拜上帝，輕視他族，以此自命爲一己之專職。不知我亦敬拜上帝，此乃上帝之命令及其威力，令我將汝東西各邦全數毀滅也。」

教皇伊諾森特第四辛勤遣使之結果，所得者，不過此傲慢强橫之一答覆，其東方佈教之熱忱，不免遭一挫折。更越三年，（一二四九）而法蘭西王路易第九，復親赴東方，經營十字軍，遂再與蒙古通使二次。

法王路易第九，幼年卽位，全國震服，其聰明睿智，篤信宗教之令譽，至今猶在人口，所謂「聖路易」（Saint Louis）者是也。當一二四八年，路易親赴東歐，以規畫最後之十字軍，其時東方有耶教僧侶，僞爲蒙古大汗書，以致路易於行在。路易得書大喜，以爲蒙古

果誠意相提攜也，遂遣基督教士隆俱梅耳（André de Linjumel）東行，以約翰喀葛桑（John of Carcassonne）副之。一二四九年，抵和林，適蒙古定宗死，皇后稱制，國是未定，汗位尚虛。使者承法蘭西國王之命，以十字架一具，紅色寺院法衣一襲，耶穌聖蹟圖多幅，獻於蒙古大汗，然終無所獲。明年返歐，僅得蒙古大汗至簡單之一覆書。其辭如下。

『蒙古大汗致書法蘭西國王

汝宜每年貢我以甚多之金銀，則吾人可永敦友誼。若不願從吾言，則我將悉屠殺汝之人民，如我向日對彼反抗我者之所為。』

此強橫而簡短之書，既達於路易，而路易終不為之沮喪，復有第二次之遣使。第二次之奉使者，為教士魯卜里克氏。（William Rubriquis）以一二五二年抵和林，奉路易致蒙古大汗書及十字架聖蹟圖像等。歸歐時，亦奉蒙古大汗書一通，致路易。其辭如下。

『大汗諭汝法蘭西國王路易及一切法國人民，

汝若願服從，宜更遣專使來此，證明汝等臣服之意。倘汝輕藐吾命，不聽勸告，妄挾信念，自恃山高而峻，海闊而深，敢於抗我。當知我固有力，能使極難之事，成為極易，

且能使彼彼遠隔之國成爲逼近，終無所逃我之所能，汝當熟曉矣。』

吾人試就以上三書觀之，按以上三書，並見法人maspero氏所著『中國』一書中之第四章『中國與西方之關係』因譯其大意，當瞭然於蒙古之始終不識耶教爲何物，而西方帝王乃苦欲聯歡，以爲十字軍之助，其宗教愚誠，蓋亦不可及矣。自此以後，西方帝王，亦知聯合蒙古已成絕望，而直接遣使通書於蒙古大汗之事，亦以無濟而作罷。然諸教士西歸後，頗能將一身所歷，以紀載傳述出之，使東方情況，瞭然於西方人之耳目，而增進雙方之諒解，則間接之效，亦不可沒。

以上所舉陳，特其尤著者。至若東西道路既通，傳道之僧侶，貨殖之商人，輪蹄接跡，朝暮往來，彼無名之旅行家，當尤不可勝數。吾人徵之西方紀載，若勃萊奴喀皮尼，魯卜里克孟德高奴維諸人，歸歐時俱有所論述，試舉列其一二可考者於此。

（甲）蒙古人之西遊歐洲者，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北京之畏吾兒人（Ouigurs 一作回鶻）名瑪巴瑣馬（Mar Bar Sauma）者奉命爲聶思脫里（Nestorians）大主教，遊歷歐洲之羅馬及英法各國。其抵羅馬時，爲一二八八年四月，羅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Nicolas IV）親出迎之，因上大

汗致教皇書，教皇亦作覆書。其至倫敦巴黎，亦遍謁英法王侯。

巴黎有一韃靼人，（卽蒙古人）曾爲法國王菲力（Philip le Bel）造一軍中護首之鐵冑。其冑製成後，頗堅美。當時韃靼人領受此工作之文據，其親書手蹟，吾人試搜索法國自一二九六至一三零一之國庫文據中，卽可查得之。

順帝（Togan Timur 卽惠宗，元代最末之汗）至元二年，曾遣使謁羅馬教皇伯奴亦特第十二（pope Benoit XII）時爲一三三六年。

（乙）歐洲人之東遊蒙古者，

一二九四年，孟德高奴維奉使至北京時，已有耶教寺院十二所。又有一意大利拿波耳城（Taples）之佛朗西斯派教士，爲遠東總主教。（Archbishop）繼之者，乃一法蘭西人伯萊可尼色，（Preconise）於一三零七年，爲北京主教。伯氏原爲巴黎大學神學科（Faculté de théologie）之一教授。

魯卜里克奉使所記云，有一巴黎金工，名曰威廉布歇，（Guillaume Boucher）曾居蒙古，爲大汗製一鉅大銀質之樹，其根有四銀獅，每獅各有一管口，瀉出牝馬之乳以供飲。

又云，有一巴黎婦人，名曰帕格特，(Paquette de Metz) 爲蒙古后妃房中侍女，其弟猶在巴黎大橋畔，設鐵匠肆。

又云，有一英國人之子名曰巴西爾，(Basille) 生於匈牙利，能操數國方言，爲蒙古軍中通譯。

巴都汗西侵時，其第一次差遣往匈牙利之使者，亦一英國人，曾犯罪，由本國政府流配亞洲，乃投入蒙古軍中服役者。

有一法國歌伶，名曰羅伯爾，(Robert) 曾漂流行歌，至亞洲東部之中國各地，後復返歐洲，死於 (Chartres) 之天主敎堂中。

魯卜里克在蒙古所遇者，尙有一少年之法蘭西人，乃法國北部盧昂城 (Rouen) 之居民，曾在伯格勒 (Belgrade) 爲蒙古所俘。又所遇者尙有俄人匈牙利人及弗來敏 (Flemings) 人。

勃萊奴喀皮尼奉使蒙古時，曾於蒙古定宗廷中，遇一俄人，充譯人職。

又勃萊奴喀皮尼自言彼赴中國時，同行有伯萊斯拉夫 (Breslaf) 波蘭 (Poland) 與

斯馬加（Austria）之商人。其由蒙古返歐，取道俄境，亦有幾奴亞（Genoa）威尼斯（Venice）之商人同行。

自元初以降，直迄明清兩代，東西交通之頻繁，實遠非漢晉唐宋以來舊觀。而其在歷史上關此新天地者，實惟元初闢疆土，建汗國，有以致之。此則蒙古史蹟之於近代中國，實有甚重要之影響已。自世祖厚遇西歐人士，而孟德高奴維馬可波羅以後，數十年間，東遊者之名，不絕於紀載。其最著者，若（Sir John Mandeville）若（Odoric of friuli 若（Pegoletti）若（William de Bouldeselle）等，皆曾西發歐士，東抵北京，居留或及十餘年，或則老死中國，未能歸骨。此皆利瑪竇湯若望輩之先驅也。

因東西交通，所被於科學藝術之影響，尤難縷計。相傳猶太人愛薛，於世祖時，曾傳西域之醫術於中國。此外近人尤有一較爲新奇之說，蓋謂元曲結搆之嚴密，與唐宋以來之疏節闊目者大異，疑係馬可波羅來中國時，曾挾希臘戲劇以俱來，故元曲大受影響。而歸國時，復挾元曲以俱去，故西洋戲劇，亦爲之蛻變云。此其爲說，誠新奇可喜，然絕無確實可靠之證據。吾考元曲之重要作家，若關漢卿，若馬致遠，（東籬）若鄭光祖，（德輝

）若白樸，（仁甫）若王實甫皆爲領袖一代之人才。前四人，卽世所謂齊名之關馬鄭白，若王實甫則曾以『西廂記』著稱，此五人之才藝及其作品，皆可代表元曲。而試一考其時代，則除馬鄭二人時代略晚，似與馬可波羅同時外，其他若關若王若白三人，皆金末之人入元，初已屆中年，或竟爲暮年，而其著名之作品，亦多爲金末葉時所成，斯時馬可波羅尙未入中國，則元曲受希臘戲劇影響之說，毋乃徒逞臆說，務爲新奇，毫無實據之可言歟。元曲作家之時代，多不能確考，然關王白三人，皆確有可考者。試述之如下。

關漢卿，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云，『漢卿於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陶宗儀『輟耕錄』謂『漢卿至中統初尙存。』似其爲太醫院尹，在元初而非在金末。明楊鐵崖『元宮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則漢卿於金末元初，皆從事製曲。然無論如何，漢卿由金入元，乃在中統時代，而馬可波羅赴中國，則在至元十年，其時漢卿非老卽死。苟云其所製曲，曾受波羅影響，寧非謠言。

王實甫，今人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實甫生年，固不後於漢卿，西廂記，或謂王

作而關續之，或謂關作而王續之。然元人一劇，恒以數人合作，自不能以作者與續者，定時代之先後也。又漢卿有佳人拜月亭劇，實甫亦有佳人拜月亭劇，所譜乃金南遷時事，在宣宗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同及見此事，故各有此本歟。』又今人吳梅『顧曲塵談』云，『王實甫其人，或稱元人，或稱金人，迄未有能確指者。余按實甫麗春堂雜劇，係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云，早先聲把煙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頌𧦬章宗作結，則斯劇之作，尚在金世，實甫蓋亦由金入元者矣。』以此觀之，則實甫漢卿俱生金章宗之世。章宗薨之前二年，成吉斯汗方踐位。章宗薨之後五十餘年，馬可波羅方入中國。時代相越如此，而謂元曲曾有希臘影響，其誰能信之。

白仁甫　白仁甫名樸，於元遺山爲通家侄，著天籟閣集，元王博文作序，謂『仁甫年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又云，『中統初年，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按壬辰，蒙古軍破汴，金主出奔，時爲金哀宗天興元年，時方七歲，則仁甫實生於哀宗正大三年丙戌，至世祖中統元年，已三十五歲。馬可波羅入中國，在至元十年，於時仁甫已四十八歲矣。其年雖較漢卿實甫稍晚，然尚早於馬可波羅遠甚。若

云其所作曾受波羅影響，此必無之事也。按吳仲倫刊九金人集，仁甫在內，是仁甫乃金人而非元人，就上舉關王白三人之時代觀之，而知元曲之與馬可波羅蓋毫無關係。彼關王白三人，皆著述精美，模範一代，爲言曲者所宗，有如泰山北斗。而彼輩生年，及製曲之時期，並較馬可波羅爲早。即鄭光祖馬致遠之生年，雖不易確考，亦不過與馬可波羅略相先後，其無關係，可斷言也。元曲之創始，實在金時，特至元代而其風益盛耳。今人研究中西交通者，好騖新奇之說，不求確證，此亦一例也，故不可不爲辨之。

此外吾人研究西域察哈台奇卜察克及伊兒三汗國後，尚有一須加注意之事，即帖木兒汗國是也。帖木兒 (Timur the great) 生於元末明初，崛起西域，平定察哈台伊兒兩汗國，侵略奇卜察克汗國，建國都於撒馬爾干 (Samarkand) 其兵力所及，深入印度波斯諸地，暮年以二十萬衆向中國而趨，中道病死，志未能遂。苟其不死，則中國或將第二次被躪於蒙古馬蹄之下，明之亡國，或不在崇禎，而在永樂矣。吾人試思之，苟帖木兒之志獲遂，則中國繼續長埋於異族統治之狀況中，回教之勢力益盛，固有之文化益衰，滿洲之興否未可知。而近代中國之情勢，必有所殊異於今日。故其中道而死，於中國之關

係至大。且其所建帝國之廣大幅員，亦既有成吉斯汗以來之半，而回教之在印度，雖早植勢力，亦賴彼有以扶掖增植之。斯蓋蒙古種族將衰熄以前，有此最後之一迴光反照，其功績之偉，影響之鉅，不可忽也。

要而言之，治元史學之鵠的，亦既千端萬緒，不能以一二語簡括之。元人所發生之影響最大，所遺留之史蹟最奇，則元史學之於中國史學界中，實據有重要地位。其所研究之鵠的，略如左表。

元史學之研究鵠的
- 中國之部
  - 政治方面—行省制度—官制
  - 宗教方面—喇嘛教之影響—回教—耶教
  - 社會方面—種族同化—經濟變遷
- 西域之部
  - 諸邦國之興滅變更
  - 回耶兩宗教之勢力消長
  - 種族同化
  - 中西交通

復次，中國自黃帝建國以來，始終爲漢人主權，至元代始完全屈服於外族，是乃東亞漢人與蒙古人兩大種族間之勢力消長問題，當與歐史中羅馬衰亡，蠻族代興，同一事例。中國本部之人民，因被征服而精神方面，蒙鉅大之損失，復因種族混合，東西交通，而物質與經濟方面，呈鉅大之變化。其在歐亞兩洲之間，亦於此時，肇始陸道之直接交通，遂漸開近代之局面。此皆吾人治元史時所不可忽及不能忘之事象。故元代之蒙古人，實爲變更東亞狀況，變更中國狀況之原動力，東亞史中，當於此斬然作一斷代之區劃。蓋自此以後，中古之黑雲既消散，近代之生活遂開幕，事實如此，昭然可覩，吾人明曉此理，而後瞭然於元史學之爲學，其本身實具有可供研究之價值與鵠的，固非吾人好爲偏嗜，好炫博洽，而漫投身於此類之搜討耳。

第二章 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

蒙古史蹟之所被及，而遺留甚深之影響者，凡三大國，曰中國，曰俄羅斯，曰波斯是也。故今日史料之豐富，亦惟此三國爲最，而研究元史學之精密勤奮，則近代除波斯不預外，中俄二國，尤爲學者輩出，搜討極精，俄國近代元史學專家極爲衆多，其所成史料，皆爲

歐洲英法德各國之東方學家所寶貴。中國之元史學，則清代康乾之間，略有萌芽，至其成爲學者爭研，一時風尚，則在清末同治光緒之時，至柯劭忞『新元史』成，而略告一小結束焉。斯學之勾萌條達，其間實有階段之可尋，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固世界學術之公例，元史學亦莫能外也。今先就其研究之階段，列爲簡單之表式，以便推論。

分期	工作狀況	作者	所著作	時代
第一期	就元代所遺官書作爲史料草創元史倉卒成書	宋濂 王禕	元史	明初
第二期	旁徵一切有關係之中國史料以補證舊聞別圖改造	邵遠平 錢大昕 魏源 何秋濤 李文田	元史類編 補氏族表藝文志 元史新編 聖武親征錄校正 元秘史注	自康熙至同治光緒間
第三期	別考西歐史料以補中國所未聞證中國所未確	洪鈞	元史譯文證補	光緒
第四期	參酌中西史料別造一史特詳於塞外初起時及西域諸汗國	屠寄	蒙兀兒史記	清末
第五期	就中西史料集其大成改造全史	柯劭忞	新元史	清末

就上表觀之，斯學之進步歷程，亦既明瞭。故以舊日之研究言，則自邵遠平錢大昕以迄柯劭忞，固已隱然告一段落，若自博採西歐材料，別爲新式研究言，則吾人今後可以補證舊說，別有發現之處正多也。中國元史學之發達，實在晚清時代，其時講學之士，以元史爲風尙，吾人苟略稽舊聞，當知清末同治光緒之間，所謂『金元歷史西北地理』，殆成爲一時風行之研究，京朝士夫，以不通此學爲恥，而彼能從事搜討有所著述者，亦羣尊奉以專家學者之名，此雖一時學術界之風尙嗜好，然而亦有其致此之原因也。語其原因，則吾意以爲可歸納爲四項，

第一，舊元史之蕪亂缺漏也。　舊史蕪漏，實爲最大原因，中國二十四史之中，以元史爲最不詳善。當明初定鼎南方，倉卒修史，奉命諸史臣，不解蒙古文字，雖云『燕京圖籍，囊載而南，』實未必能盡讀盡解，即有少數蒙古人相助，而其時蒙人漢化，亦復數典忘祖，譌誤百出，故所謂『一人兩傳』及『附傳之外，別立專傳』之大誤，惟元史中有之。『元秘史』及『聖武親征錄』等重要史料，當時雖非散逸，亦漠然遺棄不顧。故其時草草成書，歷時僅一年，而全史遂就，宜其誤謬層出，使學者讀之，時時動改造之思也。

第二，漢學精神之遺傳也。　自乾隆嘉慶以來之清代學術界，實爲漢學家之天下，所謂漢學者，訓詁考據箋注校勘之事是也。其中傑出若江戴段王之流，誠足領袖一代之學術界而無愧色，其大部份之精力，皆用之於治經，捨羣經外，若子若史，其力或未遑及。其中亦偶有以漢學方法讀子書者，若畢沅汪中以下至孫詒讓之流是也。然以漢學家之方法讀史者，則殊不多見。直迄道光咸豐同治以來，先有魏源何秋濤開其端，而後洪鈞李文田之徒繼起，一時元史之學大盛。自是時，彼輩乃將漢學家所慣用之工作方法，若考據箋注校勘之事，一一施之於元史。蓋自康乾以來，此一貫之漢學精神與方法，先及羣經，次及諸子，而後徐徐以達於史學，又以元史在諸史中特爲蕪雜繁難，宜於施用此方法，故致力者獨多，而元史學於以產出焉。

第三，國家外患漸多，而思爲域外之研究也。　晚清自道光以來，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外患之逼，志士爲之心驚。道光二十二年，既訂約闢埠，直迄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北京，帝奔熱河，而中國之受歐人壓迫，遂從此始。當時聰明才傑之士，以外患凌我，而國人夢夢，昧於域外之事，非所以立羣保國之道，遂相率而爲域外之研究，又以搆成外患之歐人，

來自西方，故一時研究域外地理西北地理之風大興。張穆之『蒙古遊牧記』頗詳於蒙古及塞北地理。何秋濤之『朔方備乘』於西北山川形勢，遠及俄境之中亞東歐，皆有考證。又於歷代北徼用兵，及淸初中俄交涉，紀載甚詳，而魏源之『海國圖志』尤爲談域外地理之權輿。龔自珍之『西域置行省議』亦相與鼓吹響應。然言地理者，必及歷史，西北之地理既明，則西北之歷史亦隨之而明，故何氏朔方備乘中，有『元代北徼諸王傳』及『考訂元代北方疆域考』諸篇，蓋因外患而研究域外地理，因域外地理而及元史，固自然之趨勢耳。

第四，中西交通大啟，新得外來史料之助力也。自康熙以來之研究元史者，其取材無非限於中國舊籍中，故其發見者少。自中西交通大啟，中國學人，如洪鈞之流，奉使西歐，遂能因緣機會，覓得外來史料，譯述之以補證中國舊聞，且身居西方，於當時蒙古西侵入歐之地輿方位，亦較能辨晰明瞭，與扣槃捫燭者有別。故斯學以驟獲外來史料之助力，而面目爲之一新，學者亦羣趨之焉。

以上之四項原因，其第一第二則歷史之遺傳也，其第三第四，則時代之背景也。吾人瞭

然於此而後知晚清間元史學之驟成時尙，非無根之盲動，而有歷史與時勢之二原因，督促其後至於今日海內治斯學者，亦尙有專精之人。今後中西交通益便，西方史料益多，而吾國學人考證譯讀之能力，較淸末之人益增進，則凡有志中古史及東西交通史者，將來對於元史，必益有所貢獻發揮，故今日尙非元史學之止境。今就宋明迄於今日之中國元史學專家，及其史料與所成著述，列舉而略加推論。

(甲)宋代之材料

(一)彭大雅　徐霆『黑韃事略』

彭大雅徐霆於理宗時，奉使蒙古，歸而合編『黑韃事略』一卷，於蒙古塞外初起時之一切政俗制度，瑣細事物，叙述極詳，可以徵考元初情狀。

(二)孟珙　『蒙韃備錄』

孟珙爲理宗時名將，曾於嘉熙三年，與蒙古戰於襄陽，著有『蒙韃備錄』多載蒙古事實，及當時所聞狀況。

(乙)元代之材料

（一）失名　『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一卷，記太祖以前之事實甚詳，蓋由『脫必赤顏』所譯成，其書爲最有價值之史料。蓋中國所謂『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Mongholen niucha tobchiyan 義曰蒙古秘史)實與西域波斯伊兒汗之『阿勒壇帖卜帖兒』(Altan depter 義曰黃金史)，其間有甚密切之關係，將於下詳論之。

（二）失名　『皇元聖武親征錄』

『親征錄』所紀，與秘史大體略同。四庫提要云，『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書疑卽當時人所撰上者。』洪鈞以親征錄爲自脫必赤顏譯出，其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譯證上』注云，『拉施特自謂親見本朝譜牒史册，依據成書，今以元史親征錄元秘史較之，則尤與親征錄爲近，用知親征錄實由脫必赤顏譯出，當時金匱副本必然頒及宗藩，否則夷夏異文，東西異地，何以不謀而合如此。』吾人於此，知秘史親征錄及拉施特書，皆同出一源之史料也。

(三)失名　『皇元征緬錄』　『招捕總錄』

右二書皆見守山閣叢書，題曰金山錢熙祚錫之校。惟書名『至元征緬錄』研經堂外集，則作『皇元征緬錄』。錢熙祚跋云，『緬傳於大德二年後，寥寥數行，殊未明瞭，此錄紀之特詳，大有裨於正史』。又招捕總錄一卷，紀蒙古招捕雲南大理金齒諸蠻事。

(四)劉郁　『西使記』

劉郁，山西渾源人。中統四年作『西使記』一卷，所紀皆西征一切道里疆域山川風景之狀況。丁謙云，『元史郭侃傳，假此記爲藍本揑造戰功，以欺世人』。其說丁氏別有考證。

(五)邱處機　『長春眞人西遊記』

邱處機自號長春子，山東登州道士也。成吉斯汗方西征中亞一帶部落，聞其名，徵令往見，處機欣然，與其弟子十八人同行，經歷萬餘里，歷時四年，而始達太祖行在，復歸山東，死年八十，其弟子十八人皆知名。『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爲其弟子李志常所編，於西域山川道路，及見太祖事，備紀載之。

（六）陶宗儀　『輟耕錄』

陶宗儀字九成，又字南村，元代順帝時人，隱居不仕，著『輟耕錄』三十卷，書爲札記體，所紀事實，有元代宗室世系，及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漢人八種之名，元代喇嘛番僧，發掘宋帝陵墓之詳情，及元代俚俗風尚，名人逸事，詞曲戲劇等，蓋元代最佳之史料也。

（七）耶律楚材　『西遊錄』

耶律楚材『西遊錄』，自述其奉太祖召出塞，隨軍西征，一切山川疆域人民習俗之狀況。其自敘云『著以見志，其間頗涉三教聖人邪正之辨。』足見原書甚爲繁富。惟今本經揚州盛如梓删節，僅存謬謬數百言而已。

（八）劉敏中　『平宋錄』

『平宋錄』三卷，一名『大元混一平宋實錄』，一名『丙子平宋錄』，舊題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撰，千頃堂書目，以爲劉敏中撰。其中有『世祖封瀛國公詔』及『伯顏賀表』，皆元史所未載。平宋史料，尚有襄陽守城錄、昭忠錄諸書，並可供參考。

（九）張德輝　『張參議耀卿紀行』

張德輝，字耀卿，山西交城人，元史有傳。丁未，世祖在潛邸時，曾召見，並於本傳中詳載問答之辭。按耀卿以定宗二年丁未召見，次年戊申，遂成『紀行』一卷，所紀皆其道路所經，見聞所及也。其紀行篇末，自云，『遊於王廷，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眷顧之誠可知矣。』足見蒙古有時亦頗向慕中國儒學也。

（十）虞集　『經世大典圖』

元史虞集傳，『文宗詔令修經世大典，書成上之，凡八百帙。』此書明初尚存，元史地理志，有西北地附錄，卽以此書之圖爲藍本。惟全書今已亡，僅存有圖，在永樂大典中。其所紀皆爲西北藩封三大汗國之疆域城邑，丁謙據之，以作『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

（十一）蘇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

其書共十五卷，按時代之先後，撮舉諸名臣之事實列紀之。

（丙）明代之材料

（一）宋濂　王禕　『元史』

明初詔修元史,集三十史官任其事,而以宋濂王禕總其成。當時詔將燕京所遺元代圖籍,輦載而南,以供史料之用,然修史之人,不通蒙文,又急於速成,總裁宋王諸公,殆多未經閱覩,閱時不及一年,遂草草成書,凡二百十卷,其中舛誤百出,列傳重出者,多至數篇,又已附他人傳中者,又別立專傳,或開國元勳而無傳,或一人而兩傳,順帝一朝之事,雖經採補,亦復不詳,至其餘諸志,刑法食貨百官,全同案牘,在諸史中,最爲荒蕪。故魏源評之曰,『本紀之敝,世祖以前四朝,失於荒陋,世祖以後七朝,失於繁冗,列傳之敝,於開國功臣失之疏,而世祖以後諸臣失之冗。』又曰,『太祖太宗所平漠北西域數十部無一傳。』又曰,『列傳既疏冗重複,而其大臣數篇,則又諱其所短,與他傳抵牾。』又曰,『其表志之謬陋,更有出情理外者。』又曰,『人名冗俚,由修史者不諳繙繹,不定體例所致。』蓋舊元史之蕪漏,實爲後此元史學家發憤改造之一主要原因也。

(二)胡粹中 『元史續編』

胡粹中『元史續編』意在續宋王之作,其書內容無足取。

(三)永樂大典中所收史料

『永樂大典』中所收入之元代史料極多，足爲研究元史之助。除『秘史』及『經世大典圖』諸重要材料外，尙有『大元海運記』『大元馬政記』『元高麗紀事』『元代畫塑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大元官制雜記』之類，又有『元河南志』四卷，『元鎭江府志』四卷，此外散見之零碎史料，尙復不少。蓋明人承元之後，時代相距不遠，搜輯自易。淸代文廷式沈曾植李文田輩，搜弋元代史料，亦皆致力於永樂大典，倚爲無盡藏之寶庫焉。

(四)火原潔　馬懿亦黑　『華夷譯語』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亦黑等，編類『華夷譯語』。帝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爲蒙古字，以行天下。乃命原潔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旣成，詔刋布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此書顧炎武『日知錄』，鄭曉『吾學編』皆曾引之。按火原潔與馬懿亦黑，俱爲色目人，欲治蒙古語，此書其津梁也。

(五)劉應李　『元婚禮貢舉考』

劉應孚『元婚禮貢舉考』一卷，有古學彙刊本，可考元代取士之制。

(六)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

自宋袁樞創紀事本末體，爲史家所宗，明人陳邦瞻亦用此體，將元史中一事之首尾列紀之，條理明晰，共爲四卷。

(七)王光魯『元代備忘錄』

王光魯『元史備忘錄』一卷，無新材料。

(丁)清代之材料（現代附）

(一)邵遠平『元史類編』

邵遠平（戒三）『元史類編』四十二卷，成於清初，康熙帝南巡，遠平迎謁，獻此書。遠平曾有志改修元史，未果，此書其權輿也。其父邵經邦，於明末曾著有『宏簡錄』凡二百五十四卷，意在續鄭樵『通志』，遠平更著此書，意在續宏簡錄。其意搜討，未能美備。魏源評之曰，『邵遠平元史類編，襲鄭樵通志之重儓，以天王宰輔庶官分題，已大偭史法，且有紀傳無表志，於一代經制，闕略未詳，故欽定四庫全書置之別史』則此書之缺

失可知矣。

(二)錢大昕　『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元史拾遺』『元史考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

錢大昕(竹汀)一代名哲,其著作若『十駕齋養新錄』等,人所共知,其於清代元史之學,實爲首出名家。舊有志改修元史,未果,得舊日史料之『元朝秘史』因刊行之。元朝秘史爲眞正之開國史料,其中叙蒙古初起,兼幷諸部落事,極爲詳確,可證宋濂元史之誤。徒以譯文質樸,悉用當時元人俚語,明初修史諸臣,鄙棄不加留意,任其湮沒。錢氏既得秘史舊本稽考內容,乃知此爲可據可寶之史料,既考出其中與元史不合之各事實,又決然認爲彼誤而此信,故題識云,『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蹟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其眼光之明銳爲何如?其一生關於元史學之著述,有『遼金元史拾遺』五卷,有『廿四史考異』一百卷中,有『元史考異』,其致力所在也,有『補藝文志』四卷,『補氏族表』三卷,而補氏族表尤爲其精力集中所成。其氏族表,蓋據陶宗儀輟耕錄所載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而列表晰之。其成此表,蓋於前代史料,廣搜博採,正史

雜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題名錄等書，考其得失，審其異同，據其弟子題跋云，『先生屬藳，始於乾隆癸酉七月，成於庚子五月，幾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謂勤矣』蓋元史學之有錢大昕，固其首出庶物之一人耳。

(三)倪璠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

倪補藝文志之外，又倪燦金門詔盧文弨皆有補志。

(四)汪輝祖　『元史本證』

汪氏『元史本證』共五十卷。分爲『證誤』『證遺』『證名』諸部，甚精粹。

(五)孫承澤　『元朝典故編年考』

孫氏編年考，頗搜羅事實，然終局於見聞。

(六)魏源　『元史新編』

清代元史之學，以錢大昕爲第一代之專門名家，而魏源則其第二代也。魏源生於嘉慶間，與龔自珍齊名，爲今文學派經師之先驅者，其生平頗治經世之學，尤究心於域外地輿，與當代掌故，其所著成之『海國圖志』一百卷，則考訂域外地理也，『聖武記』十

四卷，則紀述當代掌故也。而於元史之學，則有『元史新編』九十五卷，凡本紀十四卷，列傳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蓋自宋濂王禕草創元史以後，雖有志重修者，不乏其人，而皆僅成零編短著，無關全局，至源著此書成，而後第一次全體改造之規模具焉。其書有『凡例』與『語解』冠其首，凡例歷舉舊元史中蕪漏缺失之點，與本書改善補正之點，語解則解釋命名之原義，繙音之方法。其進呈此書表中，自敍其工作之方法云，『爰發憤重修，採四庫全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並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訂舊史，成元史本紀列傳表志凡如干卷』云云，足見其搜討之勤，與布置之苦。魏光燾序之曰，『開國啟宇，遠軼漢唐，西北所亙，沿革當章，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國傳，中葉正朔不逾金山，蕭牆內鬩，盛衰攸關，立東北叛藩傳。』凡此皆足表見此書之優點，當時作者固自比於『新唐書』『新五代史』之倫，然吾人觀源所取材，仍不外四庫全書及『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雖徵考繁博，紀載正確，遠勝舊元史，終以囿於見聞之故，仍未能詳盡博洽，使吾人滿意。但觀其所紀西域諸國之簡略不詳，因知時代所限，聞見未廣，誠無可奈何之事，而源之能發憤致力，全部改造，固不失為近代元史

之大輅椎輪也。以源書較舊元史，可謂『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特所增者，自今日觀之，仍不免疏略，而所省者，或亦不免挂漏。然源固有文士才，獨文筆雅潔，則遠勝舊元史耳。

（七）乾隆敕譯 『蒙古源流』

『蒙古源流』八卷，爲蒙古人撒囊撒辰台吉自紀其種族之著作，書中於元朝先世及成吉斯汗之事蹟，多所紀載，可以持與秘史親征錄等書對照，勘其異同。此書乾隆九年敕譯爲漢文，關於研究清代所譯蒙古人自作之史料，此書其唯一之物也。四庫提要評云，『與元朝秘史體例相近。』

（八）乾隆敕修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遼金元三史，在吾國史籍中，以國語不同之故，研究者既苦多所捍格，而一切繙音繹名，彼此歧出，尤爲誤謬之原因。魏源所撰元史新編以『語解』冠首，然亦僅略述繙音之方法，終嫌簡略。清人滿洲文字與遼金元國語，頗相近似。此書凡四十八卷，爲乾隆間敕修，足供研究之助。

（九）張穆 『蒙古遊牧記』

張穆（石洲）生於清道光間，與何秋濤同時，亦西北史地學之大家也。其『蒙古遊牧記』於蒙古地理形勢、與各部落之歷史，及各盟旗之概況，紀述極爲詳盡。自來研究蒙古史蹟者，皆注意於成吉斯汗以來之武功政略，至於元亡明興以來，當時蒙古部落，竄歸沙漠後之變遷蛻化，以成今日蒙古之局，則鮮爲人所注意。及張穆出，而後刻意於研究此中古時代蒙古與近代蒙古間一切蛻化變更之陳蹟。質言之，卽成吉斯汗所創造之帝國消滅以後，其民族別用如何之方法以自存？近代蒙古一切盟旗一切部落之分別，實根於如何之歷史以造成？其地理上之分劃及彼此之關係爲如何？要之，張氏此書之鵠的，一言以蔽之曰，『由古代蒙古之歷史，以考察現代蒙古之成因』而已。其研究較趨於實際一途，而爲研究現代蒙古地理人種政制風俗者之先河。其書曾經何秋濤校閱，亦清代斯學名著之一。

（十）何秋濤　『聖武親征錄校正』『朔方備乘』

清代治西北地理之大家，何秋濤實其最傑出之一人也。其考證之精，有『朔方備乘』校讐之精，有『聖武親征錄』，並足代表何氏在學術界之價值。秋濤字願船，生道光間，

其年較張穆略少，而並以考據之學相契合。聖武親征錄者，元之秘密國史，與元朝秘史，同出一源，而編次內容小異。蓋元代無論何種史料，皆自『脫必赤顏』(Tobchiyan國史之名) 譯出，其書譯者不知姓名，清初四庫提要，有兩淮鹽政採進本，厥後錢大昕徐松翁方綱張穆並有傳鈔本，穆以所鈔本授秋濤，其書傳寫譌誤，脫字失句，幾不可讀，穆雖校讐一過，仍未能盡讀，秋濤乃取而細校之，逐字逐句，審思而是正之。其自序云『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㒧蔓衍之辭，窒於口，』『方隅之顛倒，名氏之蹐舛，年日月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旋復取讀，如剔蘚碣，如磨劍鏽，』『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後，寒暑屢易，繕錄乃成。』張穆亦爲之序云、『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荊棘中，時時牽衣挂肘，又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願船獨取而詳校之，常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加箋證十數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粘綴稿草，鉛黃錯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迻謄，一再讀之，令人開豁。』由此可知何氏校讐之辛勤矣，此眞漢學精神之表現也。至何氏自著之

書，則有朔方備乘八十卷，(除卷首十二卷外，本書共六十八卷)於俄屬西比利亞及中亞東歐之地俱有考證，於歷代北徼用兵清初中俄交涉，俱有紀述。其篇目之最可舉述者，如『北徼界碑考』『俄羅斯學考』『烏孫部族考』『俄羅斯進呈書籍記』『尼布楚城考』『俄羅斯互市始末』『羣書正誤』等，皆搜討甚詳。其關於元史者，有『遼金元北徼諸國傳』，『元代北徼諸王傳』，『考訂元代北方疆域考』等篇，皆精審可據。其中最有趣味之瑣屑材料，例如康熙帝識拉丁文字，見卷十三俄羅斯學考中之俄國兼用各體文字考，書中拉丁作喇提諾，即latino也，如鮮卑之音轉爲錫伯，錫伯之音轉爲西比利亞。又如烏孫之音轉爲羅思，羅思之音轉爲露西亞或俄羅斯。皆極新穎可喜。按何氏烏孫部族考，謂俄人爲烏孫之後裔，此論凡俄國史家，皆駁斥不承，洪鈞亦不贊此說，要之，秋濤立說之盡確與否，不必深論，而其於西北地理，實搜討勤劬，以今日之眼光觀之，或覺其未臻精密，然大輅椎輪，首開風氣，論晚清之西北地理大家，不能不首推秋濤焉。

(十一)李文田『元朝秘史注』『西遊錄注』『朔方備乘札記』『元史地名考』

張穆何秋濤並生於道咸之間，及同光之間而洪鈞（文卿）李文田（仲約）文廷式（芸閣）沈曾植（子培）之徒，相繼而起，號為清代元史學之最盛時代。文氏沈氏於茲學並致力精深，惟所著皆零篇短簡，有功考證而已；其卓然有大端之著述者，則當推洪李二氏。李文田者，廣東順德人，為京朝官，與洪沈文諸氏相友，其所致力而成者，為元朝秘史注一書。元朝秘史者，蓋元代秘密國史所謂『脫必赤顏』者是也，是書全名，曰『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Mongholen niucha tobchiyan）今秘史通行本之卷首，有『忙豁侖紐察脫察安』七字，作雙行書，係據影元槧本，而苦不知其義云何。顧廣圻（千里）以為是撰書人所述名銜，李文田亦以為係人名，而不知此即秘史之書名也。是書於元仁宗時，有察罕譯本，明洪武十五年又有譯本，厥後衍為衆本同出一源，錢大昕氏，獨具卓識，以為『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必於此書折其衷』，自經錢氏品題推尊而後，百餘年來，若存若亡之史料，復為人所尊重。李文田與沈曾植兩氏，並有藏本，同事校注，李氏成元朝秘史『注』十五卷，繁徵博引，將書中地理年代史實，悉就其所搜弋之史料，詳細參證考訂無遺，其所徵引之書籍，以吾所約計，凡六七十種，其中正史

約十種，宋代史料約六七種，金人著述一種，元代史料七種，明代史料十餘種，清代著述約十餘種，元人碑碣文字約十餘種，亦可謂詳備矣。李氏著述，於秘史之功甚大，秘史蓋自錢大昕以後，至李氏作注，而益成爲治元史學之一重要史料，而李氏箋注之工作，亦正與乾嘉以來諸大師治經之方法相同。吾故曰，淸代能以漢學家之精神方法治史者，固捨諸元史學專門家以外莫屬也。李氏又著『和林金石錄』一種，就和林故地之碑碣文字以考證史蹟。載江標（建霞）『靈鶼閣叢書』中。

（十二）范金壽　『西遊錄注補』

耶律楚材『西遊錄』，李文田曾爲之注，然考證地理疆域多誤。范金壽更爲補注，仍未免於訛誤。

（十三）曾廉　『元書』

曾廉爲湖南邵陽人，曾著『元書』一百零二卷，以紀元代之事。邵陽爲魏源鄉里，曾廉之書，特就魏氏之『元史新編』爲藍本，更新增少許事實，然搜羅不廣，囿於見聞，無甚可取。

(十四)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洪鈞(文卿)吳人,其於元史學之貢獻,蓋空前矣。原來中國學者之治元史,其取材不過中國舊籍,錢大昕以推許秘史,何秋濤以校勘親征錄,遂並爲元史學之兩大紀念。彼元秘史與親征錄,不過中國舊籍之未彰者而已,而錢何二氏之貢獻已如此。若洪鈞者,其取材乃別出新途,首先於中國舊籍之史料外,更採取西方史籍,以證中國所未確,補中國所未聞,使中國域中之元史學,擴大範圍而爲世界之元史學。其所驅役之史料,除中國所固有者外,乃及於波斯阿拉伯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土耳基諸國。蓋自中西交通以後,『用西方之資料以證中國之事實』本爲吾人生於今日之職志,而洪氏實首開此例之一人也。彼生於歐亞大通之時代,遭際運會,身爲公使,乃得遍徵他方史料,以爲參證。彼所取得之材料,爲中國向來未有之材料,彼之地位,實爲中國元史學上之一驕子,而又能濟之以勤劬搜索之才能,故元史學有洪氏,而其參證乃富,規模乃宏,吾人治元史學者所當奉爲先導也。『元史譯文證補』凡三十卷,所謂證者,證中國所未確也,所謂補者,補中國所未聞也。全書精絕,所補諸篇,其後柯劭忞修新元史時,幾

完全照錄，柯書之總集大成，固自有其價値所在，然其取材洪書，亦爲其優點之一。所惜洪氏全功未竟，其中有篇目而未補就者甚多，蓋因搜討未畢，遂已殂謝，故僅存虛目，如目錄中之『察哈台諸王補傳』『旭烈兀補傳』『不賽因補傳』『帖木耳補傳』『圖克魯帖木耳補傳』『速不台傳注』『曷思麥里傳注』『郭寶玉郭德海傳注』『克烈部補傳』『蒙古部族考』等，皆有虛目而仍付缺如。徒以洪氏享年不永，搜索未竟，此書遂成中止。至其已成功者，除諸補傳外，若『太祖訓言補輯』『太祖年壽考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敎名考，附景敎考，天方敎曆』『舊唐書大食傳考證』等，皆精美絕倫，洪氏所據之西方史料，甚多，而其著述頗能博引而折衷裁斷之。蓋波斯人拉施特(Bashid Eddin)蒙古人阿卜而嘎錫 (Abulghazi) 西域人志費尼 (juveni) 爲西方元史學之三大源泉，而法蘭西人多桑 (Dhosson) 德國籍之土耳基人哈木耳 (Von Hammer Purgstatt)英吉利人霍渥兒特 (Hery Howorth) 俄羅斯人貝勒津 (Prof Berezin) 實爲歐洲繼起之蒙古史家，洪氏於此皆曾博搜約取，加以斷制，故其著作，頗精美可觀。然洪氏有時亦不免專斷之處，如英人霍渥兒特之『蒙古史』薈萃羣

言，體裁甚偉，而洪氏獨謂其說不可遵信，實則霍氏之書，悉有來歷，取材旣多，自然異說紛起，妄加斷制，肆意棄擲，似有不可。要之，洪氏所用方法，不外『採西方之新說，以證中國之舊說，』此方法實爲中西交通後無論何項學術皆可應用，而洪氏能首開先路，獨闢新途，此其所以爲吾人所推崇也。

（十五）屠寄『蒙兀兒史記』

洪李而後，元史學家之繼起者，有屠寄氏，（敬山）屠氏知蒙古史蹟之範圍廣大，彼中國歷代史家之所謂『元朝』者，僅足涵蓋忽必烈入中國後之事蹟，至若未入中國時之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朝故事，與西方察哈台汗奇卜察克汗伊兒汗之故事，皆不得稱曰『元史』。故別著一史曰『蒙兀兒史記，』專詳於太祖初起時所平諸部落，與西域諸汗國之事實，所以不曰元史者，以此等史蹟，本非元朝事蹟，亦非元史二字所能包容耳。其書中篇目之重要者，有『宗室世系表，』有『西北三宗藩地通釋，』有『成吉斯汗諸弟列傳，』至其列傳中，頗有爲舊史所忽略失紀者，而本書皆爲立專傳。如太祖初起時所蕩平之乃蠻（Naimans）客烈亦（kereit）札木合（Jamukha）泰亦赤兀

(Tai-chiut) 諸部落之事實，其酋長如汪罕 (Wang khan) 太陽罕 (Tayan khan) 等之興亡，皆有詳細之列傳紀載之。其書於人名譯音，頗與魏源洪鈞立異，如阿闊台 (Og-atar) 譯作斡歌歹，庫裕 (kuyuk) 譯作古余克，蒙哥 (Mangu) 譯作蒙格，皆與向日諸家之譯名有別。其『漠北三大汗諸子列傳』則於西域汗國之盛衰沿革，紀述頗詳，以視魏源之簡略，殆不可同年而語。要之，屠氏所爲蒙兀兒史，蓋洪鈞參考西籍以後，柯劭忞未集大成以前，別樹一幟之著作，其身歿而稿尙有未定未刊者，可謂謹劬矣。

(十六) 柯劭忞　『新元史』

柯劭忞 (鳳孫) 山東膠州人，其最近出版之生平偉著『新元史』，凡二百五十七卷，其中本紀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四卷，外附目錄一卷，誠鉅製也。其中所收材料，有得之於錢大昕魏源者，有得之於何秋濤李文田者，有得之於洪鈞屠寄者。其列傳中，凡洪鈞有傳者，悉照錄全文。按近代使用西方史料者，莫若洪鈞屠寄二氏，然洪書與屠書，固非全璧也，其中有目無篇者，殊不爲少，此等漏隙，頗費補綴之工夫，而柯氏全書，詳博周備，固能補綴得當，取捨有法。故日本帝國大學博士論文審查會評之

曰『著者柯君，承襲諸家之後，參考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表面似易於成功；實際則等於羣雄割據迭興之後，而成統一之功，其爲難處正自不少也。』斯論最爲切當。其氏族表，分蒙古民族爲黑白野三種韃靼，蓋本於波斯史家拉施特所述蒙古支派如此，直將錢大昕氏根據秘史輟耕錄而成之氏族表，完全推翻，指出其舛訛重複之點。其中篇目仍舊而新加材料者，有『兵志』、『百官志』『刑法志』等，其舊所未有而新加篇目者，有『行省宰相年表』及『蠻夷傳』等，其舊有篇目而此書省略不存者，有『藝文志』『姦臣叛臣逆臣傳』『后妃公主表』等。其於西北三宗藩之後裔，如奇卜察克汗之分裂爲『金帳』『白帳』『藍帳』三汗，繁瑣紛紜，不易清理，如伊兒汗自不賽因以後，子孫式微，宗族爭奪，其間事蹟，皆極繁瑣難考，向來中國史料，決無記載，即洪鈞屠寄二氏之書，亦未詳紀，柯書獨能參考西籍，將其分合衍變之蹟，臚列清疏，此足徵其用力之勤劬矣。其『釋老傳』中所紀，如喇嘛教之八思巴，如道教之邱處機，皆元代宗教名人，其餘列有專傳者，皆不外喇嘛教僧及道士，而獨於西域汗國之回教名人，及中國之耶教神父，皆無紀載。吾人熟知，若勃萊奴喀皮尼，若魯卜里克，若孟德高奴維，皆西

方耶教名人，身臨中國，親接大汗，傳紀可考，而柯書並不着一字，此蓋吾所最不滿之一點也。然屈指以計中國既往之元史學家，不能不以柯氏爲集其大成，蓋錢大昕洪鈞二氏之作，僅當名之曰「專著」(Monograph) 而非「全史」，何秋濤李文田沈曾植之作，僅當名之曰「校讎考證」(Erudition) 而非「造史」，邵遠平屠寄之作，固可稱「造史」矣，而所造僅成一部份之史，未能「全部改造」，魏源庶幾「全部改造」矣，而又限於時代，限於材料，聞見未廣，漏略極多，惟柯劭忞出，然後其書兼具「全部改造」與「詳備博洽」之二種長處。中國元史學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歸流以成大海，集衆土之積纍以成高峯，蓋斯學自康乾以來，如果樹放花，初作蓓蕾，道咸之間，則嫩芽漸吐，新蕚已成，至同光之間，千紅萬紫，爛熳盈目，及柯劭忞氏之著作成，而後繁花刋落，果實滿枝矣。柯氏之著此書，費時四十餘年，曾耗半生之精力以從事，其書以中華民國十一年出版，政府明令列入正史之中，蓋明清兩代凡六百餘年之一切學者士大夫所耗竭心力而未完成者，柯氏以半生之力，集其大成，可謂偉矣。按柯書之鉛印本與徐刻本，頗多出入不同，

(十七) 丁謙「元秘史地理考證」「西遊記地理考證」「劉郁西使記地理

考證』『張耀卿紀行地理考證』『元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

自洪鈞取西方材料以補證中國元史，何秋濤辨西方輿圖以考證古史地理，成效既著，此風遂開，其後有施世杰之『元秘史山川地勢考』，阮惟和之『秘史地理今釋』，丁謙（益甫）遂因之而成『元秘史地理考證』。丁氏之學，專注精力於地理考證方面，取中國一切子史雜集中凡關於外域地理者，皆以今日地輿方位辨其所在。又著有『成吉斯汗編年大事紀』等，其『浙江圖書館叢書』中，雖時有舛誤，亦頗多精審之處。丁氏又有『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附以『中國人種由來考』主張歐人所倡漢族西來之說。又證明德意志人即古鐵勒部族，而力斥歐洲史家阿里安種族（Aryans）之說。其確當與否不可知，要亦近世中國好爲新奇研究之一人也。

（十八）張相文　『西遊錄今注』『湛然居士年譜』『成吉斯汗陵寢發見辨論書』

自清末何秋濤李文田洪鈞丁謙皆好爲域外地理考證之學，而泗陽張相文（蔚西）亦以輿地之學名於世。其關於元史者，如西遊錄既經李文田作注，又經范金壽補注，然

范李二氏皆未能精審得當。張氏所爲『西遊錄今注』正其謬誤不少。又以編年體，作『湛然居士年譜』一卷，卽耶律楚材年譜也。關於成吉斯汗陵寢問題，曾與屠寄氏反覆辯論，張氏據地理及近代傳說，主張在河套，屠氏據古史旁證，主張在外蒙古，反覆究詰，洋洋各數萬言，實近代元史學上最有價值之討論。按近人王國維亦新著有耶律文正年譜。

（十九）陳垣『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

陳垣（援庵）爲近世專家學者之一。其『也里可溫考』，於耶教在元代之傳布狀況，考證精博，且於『也里可溫』（Argons）之譯名語源，亦能精當解釋。蓋國人舊日之研究元史者，於『也里可溫』每苦無從解釋，而漫認爲回教之一支派，其謬誤實甚。卽柯劭忞氏生於近日耶教盛行東方之時代，猶復拘於成見，其新元史『釋老傳』中，亦僅列道教之邱處機，與喇嘛教之八思巴（Phags-pa）等人，而獨遺耶教，任其漏略。不知元代耶教盛行，『聶思脫里教派』（Nestorians）勢力極盛，其後卽『多米尼教派』，（Dominicains）『佛朗西斯教派』（Franciscains）亦皆傳布。及元亡明興，而後耶教中衰，此等耶教宗派，蒙古人皆以『也里可溫』呼之，欲覘其實況，則陳氏之『也里可溫

考』實最能考證博洽者也。又蒙古盛時，人種同化一問題，爲吾人最注意之一點，其研究當分爲『漢人胡化』與『胡人漢化』之兩方面。陳氏之『元西域人華化考』，卽自胡人漢化一方面，將一切回回畏吾兒波斯印度之回教徒耶教徒摩尼教徒、從中國之儒學佛老美術文藝禮俗各方面，考出其同化於中國之狀況。吾人於此足以覘知元代種族同化程度之强烈焉。其後並附有『總論元文化』『元人眼中之西域人華化』『元西域人漢文著述表』三篇，尤爲可寶。蓋近人治元史者，如屠寄柯劭忞，雖博大宏偉，以較陳氏，尚不如其精湛絕倫。故日本桑原隲藏於史學雜誌評陳氏此作，以爲中國史家能以科學方法整理材料者，惟陳氏也。又陳氏於元史學之考證數種以外，尚不少精博之作，如『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火祆教入中國考』『中西回三曆歲首表』等，皆今日中國史學界最重要之文字也。

(二十)張星烺 『馬可波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亮丞)爲張相文之子，傳其父學，而又能以新知益之，其專力研究者，在中西交通史，而於馬可波羅，尤能精博考證，不遺餘力。馬可波羅遊記經自英國人玉爾(H.

yule）法國人鮑梯(Pauthier)考狄(H. Cordier)譯註考證後，張氏更擬以中國文譯註考證之其導言中，新增『中國史書上之馬可波羅』一章，參考元史之姦臣『阿合馬傳』(Achmac)亦極博洽，蓋今日最能爲新式之研究者也。按浙人魏易、曾譯元代客卿馬可波羅遊記出版、然簡略不能詳考、如書中記桑乾河有橋、長三百步、極鉅麗、可容十騎並馳、而魏氏乃註云、譯者生平、未履此橋、不敢臆斷爲何處、不知此卽蘆溝橋也、

(戊)日本及朝鮮之材料

關於日本之材料，以紀載蒙古侵略戰役者爲多。當蒙古盛時，兵威達於全亞，惟日本以彈丸小島，終能憑藉險阻，不被征服，此亦蒙古史中可注意之一事也，其材料之大略如下。

(一)那珂通世　『成吉斯汗實錄』

通世好研究中國史學，文廷式(芸閣)遊日本，通世因與研習，遂成此書。其體裁與秘史親征錄等相似，其首冠以導言一篇，於脫必赤顏之源流，秘史轉譯轉寫之關係，及蒙古語繙音譯名之方法，並有論述，爲日本研究元史有價值之書。

(二)佐伯好郎　『景教碑文研究』

佐伯(P. Saeki)此書可爲研究元代盛行聶思脫里(Nestorians)教派參考之用。有英日文本各一，英文本名曰 The Nestorian Monument.

(三)大橋順　『元寇紀略』

大橋順所著『元寇紀略』二卷成於日本嘉永六年，自言頗參考塙氏小宮山氏長村氏所著『元寇始末』『蒙古寇紀』諸書，又旁考『東國通鑑』『北條九代記』『關東評定傳』『帝王編年記』及中國『元史』等書而成，紀載蒙古侵略之事最詳。

(四)河野元三　『蒙古史』

河野元三此書，能採用多桑(D'Hosson)書中之材料，有中國歐陽瑞驊譯本。

(五)趙麟趾　『高麗史』

朝鮮人趙麟趾，生於中國明永樂間，所著『高麗史』，於蒙古與高麗之交涉關係，頗可考見。

自以上諸書外，若『東洋學報』『史學雜誌』『史林』諸刊物，尚不少可供研究之資料也。

其在西方，關於元史學之材料及著述，吾人爲見聞所局，有未能周知之憾。大約言之，則西方一切史料之源泉，什九爲波斯人及中亞人著述。其近代繼起而爲專精之研究者，則以俄羅斯人爲首屈一指，其次則數法國與德國人。蓋俄人曾被蒙古征服，其與蒙古人曾有一部分同化之事實，其關於蒙古之史實較其他西歐諸國爲豐富，故其學者之研究，亦較爲進步。

關於中亞及西亞地方元史學之材料，試舉其大略，（下舉之人名譯名，悉本洪氏元史譯文証補，）

（一）火者拉施特哀丁（Khoja Rashid Eddin）『札米佉特台白兒力克』（D-jami ut Tewarikh）

拉施特爲西方研究蒙古史學之源泉，其人爲波斯之哈馬丹人，生於一二四七年，歷事合贊合兒班答諸汗，以一五一八年被誅死。其書係參考皇室秘密紀錄所謂『黃金史』（Altan Depter）者而著成。書用波斯文字紀載蒙古先世古初傳說，其來源及其居處之形勢，太祖一生事跡。然其書於定宗憲宗兩朝，紀述已略，世祖以後尤略，獨於伊兒汗，自旭烈兀以迄合贊，皆各有專傳，紀述特詳。其後法國人多桑之『蒙古史』土耳

基人哈木耳之『伊兒汗史』，俄國人哀忒鑾之『帖木眞傳』，皆本於拉施特之此書，蓋其書實爲西方研究蒙古史事衆流所歸之一源泉也。

（二）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Alai Eddin Atta Mulk juveni）『世界征服者史』（Tarikh jihankushai）

志費尼爲波斯之呼拉商（Khorassan）人，曾於一二五二年隨父入朝憲宗，既而隨旭烈兀西征波斯，爲報達等地長官。其書分爲二大部，第一部敍述太祖最後十年，及定宗憲宗朝事，並及畏吾兒西遼花拉子模之史蹟。第二部紀旭烈兀滅木剌夷（Mulahids）事，迄於一二五七年爲止。志費尼身事蒙古，故頗讚美蒙古人蠲免教士納稅之舉。且謂因蒙古滅波斯，而回教漸能感化蒙古人，使回教勢力愈盛，實爲天意使然。惟志費尼於蒙古人之毀學院，屠學者，頗亦憤懣。旭烈兀西征屠殺，以呼拉商（Khorasan）地方爲最甚，故志費尼引回教先知之言曰，『學問之樹，植根於麥加，而結果於呼拉商。』又曰，『凡學者皆死於斧鑕之下，起而代之者，僅知畏吾兒之語言文字而已。』足見志費尼憤懣之概。西方史源，自拉施特外，當推志費尼之此書矣。

（三）阿卜爾嘎錫　(Abulghazi)　『突厥世系考』　(Shedjeri Turki)

阿卜爾嘎錫爲朮赤　(juchi khan)　後裔，成吉斯汗之子孫也。生於一六零五年，至一六四三年，爲花拉子模汗，一六六四年歿。書名『適直里意突而克』義曰『突厥世系考』。』其書前半部，根據拉施特之書節取而成。後半部則依據世所難得之公文書牘而成。全書係土耳基文法國人戴美桑　(Des Maisons)　曾譯爲法文出版。

（四）瓦薩甫　(Abdullab Vassaf ul Hazret)　『伊兒汗史記』　(Kitab Tdejziyet ul emssar ul Tezdjiyet ul a'ssar)

瓦薩甫，波斯人，曾受拉施特薦於合兒班答汗，汗以其作歌頌德，因錫以瓦薩甫之美稱。其書用波斯文，原名甚長，義曰『諸國之區分與世紀之過渡』。其書紀伊兒汗國史，旁及鄰近諸國。所紀起自一二五七年至一三二七年。意在續志費尼之作。蓋志費尼紀旭烈兀西征，僅至滅木剌夷而止，故瓦薩甫爲續成之。

（五）訥薩怖　(Shibab uddin Muhammed)　『蘇丹只剌哀丁傳』　(Siret us-Sultan jelal ud din Muhammed)

希哈潑哀丁謨罕默德，以生於訥薩（Nessa）故人稱之曰訥薩怖（Nessari）其所著『蘇丹只剌哀丁傳』蓋紀花拉子模汗只剌哀丁（Jelal ud din）之事蹟。只剌哀丁曾以兵力抗蒙古，終於敗亡，故可藉以考見當時蒙古經營中亞之情況。書共百零二章，述至一二三一年只剌哀丁之死為止。其書成於一二四一年。

（六）阿黎毛夕耳（Ibn al Athir『史記全編』（Kamil ut Tewarikh）

阿黎意本阿拉育勒體耳，因世居毛夕耳（Mosul）之地，故人以毛夕耳稱之。幼生於底格里斯河（Tigris）畔之特基齊累地方。（Djeziret）著書言天地開闢肇生人類之事，皆回教中語。後數卷紀蒙古軍侵入高加索事，紀述甚詳。

除上舉諸種史料之外，其尚可徵引者如下。

（一）敍里亞史料『阿部耳法拉底』（Abulfaradj）

敍里亞人巴赫伯路司（Bar Hebraeus）又名阿部耳法拉底，（Gregory Abulfa adj）生於一二二六年，為基督教僧侶，歷任哥博斯（Gobos）及阿勒博（Aleppo）諸地主教。一二六四年，為雅各派主教。曾以敍里亞文字著一編年史，名曰『世界史節本』所

載多本於志費尼，惟關於東方基督教徒之事蹟，多所紀述，殊爲難得。

(二)角兒只史料『角兒只紀年』(Georgian chronicle)

角兒只爲西域小國，今譯名曰喬治亞是也。其編年史一種，曾經法國人伯羅色 (Brosset) 印行之。其中包含阿昧尼亞之史料極多，如『海屯紀年』(Chronicle of Haithon)『馬加里亞紀年』(Chronicle of Makaria)『吉拉哥司紀年』(Chronicle of guiragos)『海拉脫紀年』(Chronicle of Herat) 等材料皆是。

(三)阿昧尼亞史料『海屯紀年』(Chonicle of Haith n)

小阿昧尼亞史家海屯，爲 Corbicos 地方之貴官。一三零五年，奉其同名之國王海屯第二之命，出使西歐，一三零六年抵羅馬，且赴法蘭西之 (poictiers) 地方，遂口授東方史爲法文，羅馬教皇克里門第五 (Clement V) 命尼古拉司薩恭 (Nicolas Salcon) 譯爲拉丁文。

(四)阿昧尼亞史料『海拉脫紀年』(Chronicle of Herat)

海拉脫爲西域小國，海拉脫紀年一種，法國人嘉特梅耳 (Quatremere) 曾譯載亞西

亞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中國史料之曾繙譯爲西方文字，且曾經西方學者之採擇參考者，爲數甚多，以吾人所知者，列述之如左。

(一)希米特之譯『蒙古源流』

『蒙古源流』八卷，乾隆九年，自蒙文譯爲漢文。原書名曰『蒙古喀東託枰甚，』(Mongol Khadun Toghudji)係西歷一六六年，蒙古人撒囊撒辰台吉 (SSanang Setzen) 所著。撒囊撒辰生於明萬歷三十二年，爲蒙古之鄂爾多斯旗 (Ordus) 親王。其所著蒙古源流，於乾隆間，有漢譯本，又於西歷一八二九年，有俄國人曰希米特 (Issac jacob-Schmidt) 譯爲德文，更加註釋，出版於聖彼得堡。霍渥兒特評之曰，『希米特氏，乃 (Moravia) 派之教士，曾傳道於蒙古，且爲蒙古史專家。其書溯蒙古民族之發源於西藏，故前部實爲西藏史，多取材於喇嘛。敘述蒙古起源至託歡帖木兒(即元代最後之主順帝)在位時之部分，則多譯自漢文而殘缺不全者。據萊彌薩 (Remusat) 及克拉頗羅德 (Klaproth) 在亞西亞雜誌中所批評，則其與漢文本互異者，每不可恃。』又云，『希米特氏，於一

八三四年，在聖彼得堡學院紀錄中，印有入附中國之蒙古部落之滿洲文譯本，及各部酋與滿洲帝國戰爭史，此為吾人對於此事之唯一材料。此外希米特氏尚著一書，名曰蒙古西藏間中亞民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學史，(Histoire des religions, Politiques et literature ancienne des peuples d'Asie Central entre Mongol et Tibet) 以一八二四年，出版於聖彼得堡。吾人知蒙古文之蒙古源流，蓋有漢文與德文之兩譯本矣。

(二)哥比爾之譯『元史』

哥比爾 (Gaubil) 以一六八九年，生於法國之格雅克，(Gaillac) 一七零四年入耶穌會，一七二三年赴中國，為法國耶穌會中人研究中國之最精者。其名著為『書經』(Chou king) 之法文譯本。並譯有蒙古史略，曰『成吉斯汗及蒙古諸王朝史』(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les rayaume des Mongoles) 以一七三九年發行於巴黎，此書實一鉅製，蓋自元史諸本紀中所譯出也。又有維司德盧氏，(Visdelou) 亦法國耶穌會中人，生於一六五六年，亦譯有中國歷史數種，在『赫白洛東方文庫』中。(D' Herbelot's Bibliotheqne orientale)

(三)德拉瑪爾之譯『明史』

法國人耶穌會教士德拉瑪爾，(Abbe de la Marre)於一八六八年，譯乾隆所修之『明史』(Ming shi)所述爲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至一五零五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之史事，含有蒙古史後期材料甚多。

(四)帕拉的烏斯之譯『元秘史』，及『長春眞人西游記』

俄國人帕拉的烏斯，(Palladius)得明槧鈔本之『元秘史』，曾譯爲俄文，且加以註釋，藏聖彼得堡國家圖書館。祕史爲中國最有價值之材料，其有俄文譯本，爲俄國所珍視，又曾譯『西游記』。(帕氏曾考出馬可波羅所言之king george，即高唐王闊里吉思)

(五)美雅約瑟安那之譯『通鑑綱目』

法國耶穌會教士美雅約瑟安那，(Joseph-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曾隸北京傳道團，於一七七九年曾譯『通鑑綱目』，出版於巴黎，凡十三卷。其中自第八卷至第十二卷，皆與蒙古有關，而第九卷則幾全屬蒙古史。據人云，通鑑綱目於遼金元三史記域外甚略，美雅約瑟安那曾採他書以補之。又云，淸順治帝曾令察布凱(Charbu-

kai）南圖（Nantu）和奇東（Hokiton）劉鴻裕（Liu Hong yu）等，譯遼金元三史爲滿洲文，美雅約瑟安那亦譯之附於後。

（六）希阿沁德之譯『元史』

希阿沁德（Hyacinthe）爲俄國北京傳道會教士，曾譯前漢書及中國史料多種爲俄文出版，又譯有『蒙古最初四汗史』（History of the first four khans of Mongolian empire）蓋卽元史中之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本紀也。此外曾譯中國史料者，尙有丁姆考斯基（Timkowski）阿密奧（Amiot）希阿德（Schott）柏格曼（Bergmann）等，不備舉。

以上所舉，皆爲亞洲史源，至若歐洲方面之著述，則以俄國法國爲首，德奧亦頗有專家學者，而英國之霍渥兒特氏，（Howorth）則尤集其大成者也，今爲列舉之於左。

（一）多桑　（D'Hosson）『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es）

法國人多桑，通阿拉伯土耳其語言文字，所著蒙古史，以一八五二年出版於安姆司特丹。（Amsterdam）其書凡四卷，始自成吉斯汗，迄於帖木兒爲止。其書於蒙古先世，則多

據志費尼及拉施特之書，而於伊兒汗史，尤以拉施特爲據。其書旁徵博引，考證精詳，爲西方蒙古史之唯一佳著。自多桑書出，而西方考究蒙古史事者，無不以多桑爲依據，即霍渥兒特蒙古史亦以多桑書爲骨幹也。

(二)馬可波羅 (Marco Polo)『遊記』(Travel)

歐人所著史料之最可寶貴者，無過馬可波羅，史料之爲物，以目擊身經之直接史料爲第一等。蓋其確實之程度，非間接記述者之所能比擬也。馬可波羅身履元廷最久，又能以誠信之態度，筆錄其所經歷，以成此游記。且又得玉爾及考狄兩氏之譯證，而法國人鮑梯氏，(Pauthier) 復能引中國元史以爲詳博之證註，故能爲最可寶貴之史料。馬可先爲意大利威匿司 (Venice)人，幼隨其父尼可羅 (Nicolo) 及其叔馬飛 (Maffio) 於一二六〇年抵中國，爲世祖所寵任，居中國十七年，曾任樞密副使，及淮東道宣慰使，復奉使緬甸占城印度等地。其最後奉使護送科克清公主 (Lady kokachin) 至波斯，嫁阿魯渾汗，遂歸威尼司故里。時威尼司與鄰國幾奴亞 (Genoa) 以舟師戰而大敗，馬可波羅亦從軍被俘，投幾奴亞大獄，時爲一二九八年，至明年和議成，乃得釋出歸里。

在獄中凡一年，遇同囚者一人，爲皮撒市（Pisa）之羅斯梯謝奴，（Rusticiano）乃口授其十餘年來在東方遊歷之所聞見所遭遇，而羅斯梯謝奴爲一一筆記之，卽世傳之馬可波羅遊記也。遊記初出，歐人之固蔽者，羣嗤爲妄誕不經，既而亦漸覺其爲有價值之著作。意大利人賴麥錫（Ramusio）爲馬可波羅作傳記。英國人亨利玉爾（Henry Yule）將遊記譯爲英文且加註釋。而法國人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復爲修訂補註。其書記載蒙古故事，不遺纖屑，至今尚爲研究東西交通史之寶藏焉。

（三）哈木耳（Von Hammer Purgstall）『奇卜察克金帳汗國史』（Geschichte der Goldenen hordein Kiptschack）

蒙古之建國於俄境曰奇卜察克汗國，首創者爲太祖長子朮赤，（Juchi khan）繼之者爲朮赤第二子巴都。（Batu khan）自後分裂爲數部，朮赤長子鄂爾達（Orda khan）之子孫，爲『白帳汗，』（White horde）第二子巴都之子孫，爲『金帳汗，』（Gold Horde）第五子昔班（Sheiban khan）之子孫，爲『藍帳汗，』（Blue horde）三部之中，以金帳爲主。俄國近代元史學專家，大概以研究金帳汗史爲多。當一八三三年，聖彼得堡皇家

學院（Imperial Academy）懸賞徵求從古幣古物及一切史料考證而作一金帳汗史之佳著，土耳基史家哈木耳，以德文著成最佳名曰『奇卜察克金帳汗國史』研究俄境蒙古史蹟之書，此爲名著，以一八四十年出版於柏塞（Pesth）又著有波斯之伊兒汗史，亦爲名著其最先出版之偉著，乃紀述土耳基建國之史蹟者，名『土耳基阿斯蠻朝史』，（Osmaniche Geschichte）於一八三四年出版。土耳基之阿斯蠻朝，因蒙古西侵，乃避地而遷於東歐，創立王國，故亦可爲研究蒙古史蹟者之助。又哈木耳曾譯拉施特書中之『中國』一章爲德文，其後法國人克拉頗羅德（Klaproth）又重譯爲法文，以一八三三年出版。英國霍渥兒特云，『哈木耳之名，凡研究東方史者，無不知之』。可知其爲一代專家也。

（四）比底德拉克羅亞　（Petis de la Croix）『帖木兒史』（Histoire de Timur）『成吉斯汗及其後裔史』（Histoire de Jenghis khan et ses descendants）

德拉克羅亞爲法國有名之東方學專家，生於一六二二年，卒於一六九五年，曾任法國

王朝之土耳基語阿拉伯語繙譯官所著『成吉斯汗及其後裔史』『帖木兒史』兩書，以波斯及阿拉伯之著作史料爲根據，搜羅宏富，考訂極精，爲著名佳史。帖木兒爲蒙古族最後之一霸主，混合印度及中亞而建一大帝國，幾恢復成吉斯汗之舊業。帖木兒史一書爲研究帖木兒唯一之專著，其中頗多採用波斯人歇里夫哀丁(Sherif ud din)之材料。又德拉克羅亞氏，曾用土耳基文編法蘭西史，又編製法國圖書館中所藏之土耳基及波斯書籍目錄，與德非諾（Thevenot）之遊記等。至其『帖木兒史』及『成吉斯汗及其後裔史』兩大偉著，則閱時十年乃成，可徵其致力之勤劬矣。

(五)戴美桑　(Des Maisons)　『阿卜爾嘎錫法文譯本』　(Histoire d' Abul-ghazi)

蒙古人阿卜爾嘎錫所著之『突厥世系考』，(Shedjeri i Turki) 法國人戴美桑以法文譯出之，於一八七〇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六)哀式鑾　(prof. Erdmann)　『帖木眞傳』　(Temujin)

俄國大學教授哀式鑾，於一八六二年，著成其名著『帖木眞傳』出版於來比錫。（

Leipzig）其書紀太祖成吉斯汗事，多依據志費尼之『世界征服者史』。其書內有長篇之『亞洲人種誌導言』，引據宏博，極有價值。哀忒鑾爲歐洲有名東方學家，頗能整理東方材料，洪鈞以爲多誤謬不確之處，似不然也。

（七）霍渥兒特（Henry H. Howorth）『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霍渥兒特爲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會員，一八四二年，生於葡萄牙京城，一九二三年卒。其所著『蒙古史』，搜羅詳博，記述豐富，凡拉施特志費尼瓦薩甫多桑之材料，與中國元史秘史親征錄之譯本，無不涉獵，探訪以爲佐證參考。蓋近世歐洲學術界，關於蒙古史唯一之有名偉著也。彼有志欲造一完備之蒙古史全書，當分爲五大部，其第一部，名曰『蒙古本部部族』（The Mongols proper and the kalmuks）所紀爲蒙古先世，種族源流，及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朝兼幷各部之事。世祖以後諸汗，及中國印度西夏黑契丹花拉子模埃及報達敘里亞畏吾兒羅姆阿昧尼亞及十字軍之事。第二部曰『所謂韃靼』（So-called Tartars）紀在俄境之蒙古汗國，卽奇卜察克汗國史，於蒙古西征，與金帳白帳藍帳三汗之分合變遷，與俄境諸汗國諸部落之梗概，並有

紀載。第三部曰『在波斯之蒙古』(The Mongoles of Persia) 卽伊兒汗國史所紀爲自旭烈兀滅報達以來，中亞之狀況，諸蹟之世系，回耶兩教之消長，與東西交通諸事蹟。惜霍氏全書自此而止。其第四部爲察哈台汗國史，（據其第三部序中自言云，察哈台汗史，當詳第四部中，）第五部爲帖木兒汗國史，皆中輟，未能續成，此可謂蒙古史學之一大損失也。吾人於俄國諸蒙古史家之著作，以俄文難識，甚以爲憾。然讀霍渥兒特蒙古史，則俄國材料之有價值者，均已羅致。洪鈞評其書以爲『蒐獵過繁，胸無斷制，異說叢積，輒自矛盾』又云，『譯之意未安也』。實則此書搜求既多，不願以私見輕加棄擲，正爲史家價值所在，洪鈞所謂短，正其所長耳。（按近人何炳松氏，曾譯霍書序言，）

（八）嘉特梅耳 (Quatremére) 『拉施特史記譯釋』(Translation of rashid Eddin's history)

法國人嘉特梅耳，將拉施特書譯爲法文，且加以註釋出版，惟其所譯釋，僅至旭烈兀而止，未能完備。出版於一八三六年，名曰『波斯之蒙古汗國史』(Histoire des Mongoles de la Perse) 載在東方叢書中，(Collection Orientale) 英國人莫勒 (Morley) 亦

有譯本，未出版。

（九）貝勒津 (Prof. I. N. Berezin) 『拉施特史記譯釋』 (Translation of Rashid Eddin's history)

俄國人貝勒津，爲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譯拉施特書六册，較嘉特梅耳之法國譯本，更爲完全。然所成亦僅『太祖本紀』『蒙古部族考』等篇，仍未全譯，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之『太祖本紀譯證』多依據之。

（十）伯勞舍 (Blochet) 『拉施特史記譯證導言』 (Introduction à une histoire des Mongoles)

拉施特之書，雖經嘉特梅耳及貝勒津二氏譯出，但皆未能全譯，近年始有法國人伯勞舍譯本，較前此兩譯本更爲完全。伯勞舍氏更有導言，備論研究蒙古史之一切搜討工夫，頗爲精博。其書出版至今不過十餘年，爲法國研究蒙古史最新之著作。洪鈞譯證元史時，尚早十餘年，未得見此書也。

（十一）華爾甫 (Wolff) 『蒙古史』 (History of the Mongols)

華爾甫爲奧國維也納大學教授，所著蒙古史自蒙古先世，至太宗窩闊台(Ogotai khan)去世爲止。按蒙古西征以巴都(Batu khan)一役爲最當時兵鋒直達波蘭，最爲深入。華爾甫之書，採用當時文牘紀述，故紀載尤詳博可取。洪鈞云，『拔都西伐，則華爾甫紀載獨詳，且多出於西國當時文報紀載』此華爾甫著述之特長也。

(十二)格里哥利夫 (Prof. Grigorief)『薩萊城紀事』(Memoir on Sarai)

薩萊城在窩瓦河(Volga)之附近，奇卜察克金帳汗之都城也。金帳汗與藍帳白帳諸汗，支派紛繁，其分合變遷之蹟，頗費鈎稽，格里哥利夫此書可供研究。

(十三)費克爾 (Johann Eberhard Fischer)『西伯利亞史』(History of Siberia)

德國人費克爾爲哥廷根(Gottingen)大學教授，所著『西伯利亞史』二卷，頗於蒙古史蹟，多所探討。凡奇卜察克與機窪(Khiva)可薩克(Kosaque)月思別(Uzberg)布哈那(Bukhara)諸部，皆有紀載，但僅述至十七世紀後六七十年卽止。蒙古西北諸藩，與西伯利亞極有關係，此書足以考其史蹟。

（十四）米勒（Müller）『俄史集成』(Collecteion of Russian History)

米勒之『俄史集成』八大册乃一七三二年，受俄國皇家學院之命而作。內有關於最初在西伯利亞發見可薩克人之舊著頗多極有價值。

（十五）非里亞米諾夫瑟諾夫（Verliaminof Zernof）『喀西莫夫汗國史』（History of the khans of kasimof）

俄人瑟諾夫所著，凡三卷著者爲韃靼後裔乃英國元史學家霍渥兒特（Howorth）之友。其書總名曰 Magnum opus。第一卷有德國人 Dr. Julius Theodore Zenker 譯爲德文，一八五七年出版於 Leipniz 城，後二卷則有英譯，爲霍渥兒特所取材。

（十六）萊彌薩（Abel Remusat）『韃靼語之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研究蒙古史，必須能通曉其語言之大概，庶於名義音譯之事，可以無誤。法國東方學大家萊彌薩此書，卽研究蒙古語之材料，惜未完成，然全書實爲體大思精之作。萊彌薩氏又有『亞洲雜錄』（Melange Asiatigue）三集，皆爲考訂東方學之著作，博洽可觀。

（十七）聖馬丁（Saint Martin）『阿昧尼亞紀事』（Memoir Sur l'Armenie）

阿昧尼亞爲高加索小國，蒙古兵力曾及其地。法國人聖馬丁之書，考證頗爲詳博。

（十八）赫爾哇德（Hellwald）『中亞洲之俄羅斯』（Russen in central Asien）

中亞地方，俄人與蒙古人有甚深之歷史關係。德國人赫爾哇德氏，曾著有專書論述之。中亞爲人種複雜之地，其史蹟恆費鉤稽，蒙古子孫與俄國先世史蹟，皆於此探索，可得概況。

（十九）伯羅色（Brosset）『角兒只史』（Histsire de la Georgie）

角兒只今譯作喬治亞，爲高加索一小國，元人兵力所及也。法國人伯羅色著有專史，紀述精博。

（二十）司克伊勒（Schuyler）『土耳基斯坦』（Turkestan）

俄人司克伊勒爲英國霍渥兒特之友，著此書用英文。其後又著 Memoirs on the history of khohand 以補前書所未備。其書於機洼（Khiva）布哈那（Bukhara）月思別（Uzberg）諸部，皆紀載甚詳。此等蒙古後裔之中，月思別在布哈那之南，爲一至小之部

落，其史事尤少人知，此書搜討獨詳。

（廿一）勒弗肯　（Levchine）『哥薩克史』(History of the kirghiz Kozaks) 此書俄國出版。一八四〇年，有法國人辟尼（Ferry de Pigny）譯爲法文，出版於巴黎。又俄人勒索爾 (Lesur) 亦著有『哥薩克史』(Histoire des Kosaques) 於中亞史蹟，可供參考。

（廿二）玉爾　(Colonel Henry Yule)『契丹與往其國道途』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英國人玉爾，以譯註『馬可波羅游記』繁博精審，負盛名於世。其先又著有『契丹與往其國道途』一書，亦爲關於遠東歷史地理之名著，以一八六六年出版。玉爾爲馬可波羅游記功臣，又爲英國研究中亞之專家，且爲英國皇家亞洲學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會長。生平著述極多，而此二書，實爲其代表之名著。

（廿三）白萊脫胥乃德　(Emil Bretschneider)『中古時代中亞及西亞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

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4th Century)

俄人白萊脫胥乃德於元代中亞之歷史地理研究極精，一八八七年，著成此書，分爲四卷。第一卷爲元代西游諸家之紀載。第二卷爲元代亞洲西部諸民族及中國史書記元初西征事蹟考證。第三卷爲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考證。第四卷爲明初中國與中亞之交涉，明史西域傳及大明一統志之西域傳考證。全書參證中西，精博無倫，洪鈞那珂通世諸人，皆於其中取材，實爲東西元史學家共推爲偉著之書。按白氏之名、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作裴知乃耳德、

（廿四）勒屈（Lerch）『機窪部落故乘及藥殺河古物考』(Memoir on the history of Khiva and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Valley of the Jaxarts)

機窪一譯作基發及布哈那，(Bukhara) 爲中亞重要部落，研究蒙古後期史蹟者所必從事。俄人勒屈氏，曾著此書，考其史蹟。

除上舉諸材料外，其可舉陳以資參考者，尙有（一）博德（De Bode）之『布哈那史』

』(Histoire de Bukhara) 凡柏萊(Vambery)之『布哈那史』，(History of Bukhara) 羅司登(W. R. Ralston)之『初期俄國史』，(Early Russian history)勒勒威耳(Le-lewel) 之『波蘭史』，(Histoire de Pologne) 弗萊乞(Fletcher) 之『波蘭史』。(History of Poland) 哀兒司金 (Erskine) 之『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馬可洛姆(Malcolm)之『波斯史』，(History of Persia) 等，其中皆有可供參考之材料。

此外蒙古史及有關蒙古史之著作家，尚多不勝舉。其曾經英國霍渥兒特(Howorth)所徵引者，有色奈可夫斯基(Senekofski)伊司白朗伊底司(Isbrand Ides)阿德羅希(D'Auteroche) 黎忒(Ritter)杜哈耳特(Du Halde) 喬耳只(Georgi) 彼得曼(Pet-ermann)胡克(Huc)喀蘭津(Karamzin)阿白爾(Oppert) 斯密司波特(Porter Smi-th) 海爾夫人(Madame de Hell) 拉維替(Raverty)白魯恩(Brunn)克里(Kelly)鮑梯(Pauthier)諸人。

據霍渥兒特自述云，尚有其友若干人，皆助彼搜討考證者，為司克伊勒(Schuyler)金洛克(Kinloch)費而布魯德(Fairbrother)愛德華杜瑪(Edward Thomas)摩爾干(

Delmar Morgan）洛伯衛米却(Robert Michell)羅司特(Dr. Rost)羅伊歐(Dr. Rieu）弗克司(Vaux)等，皆專治蒙古史學與東方語言文字之學者，且其中半爲俄國人也。霍渥兒特所著『蒙古史』，於西域諸汗之專傳外，常有關於諸汗之錢幣考證，蓋史家有一種專門之研究，曰錢幣學。

錢幣學（Numismatics）爲研究古史專門之學，凡史蹟中荒遠之年代，凌亂之統系，非藉搜羅錢幣以資考證不可。西方學者之研究東方史，尤以得力於錢幣者爲獨多。英國霍渥兒特爲研究蒙古史蹟之一大師，據其自叙，所憑藉以資考證之專書，蓋有多種，其最著者如左。

（一）弗來恩(Fraehn)

俄國人，其書名曰『東方古錢幣集覽』（Collection of Eastern Numismatics）。

（二）梭雷(Soret)

比國人，有論文曰『古韃靼錢幣考』(On the Coins of Tartar dynasties)登載比利時錢幣學雜誌(Revue de Numismatique Belge)

(三)蒲耳(Stanley Poole)英國人，其書名曰『東方錢幣錄』(Catalogues of Oriental coins)除右舉三人之外，尚有 Tiessenhausen 及 Dorn 諸人，皆為此學專門名家，足供東方史蹟之研究參證。

錢幣考證之外，遊記(Travelling record)亦為考證史蹟之重要材料。吾人熟知『馬可波羅遊記』為考證蒙古史蹟之寶庫，此外有價值之遊記，尚不可勝數。其親接蒙古大汗而有紀載者，尚有數人如左。

(一)意大利教士勃萊奴喀皮尼(Plano Capini)奉使蒙古之紀載。

(二)法蘭西教士魯卜里克(Rubriquis)奉使蒙古之紀載。

(三)小阿昧尼亞王海屯(Haithon)森巴德(Sempad)入覲蒙古之紀載。

右所列舉，尚未能盡。前二種曾為法國人曰 D'Avezac 者所刊行，此皆親履元廷者之所紀載，與馬可波羅同其確實者也。

遊記之可供考證者，以吾見聞所及，列舉數種於下。

(一)曼德維爾『遊記』(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

(二)麥錫克(V. Mzik)『拔都他遊記』(Die reisen des Arabersibn Batuta durch Indien und China)

(三)帕拉司(Pallas)『俄國南部諸省遊記』(Travels in southern Part Provinces of Russia)

(四)凡柏雷(Vambery)『中央亞西亞遊記』(Travels in central Asia)

(五)克拉頗羅德(Klaproth)『高加索旅行記』(Journey to the Caucasus)

(六)德萊因(Dutreuil de Rhin)『中亞奉使記』(Mission en Asie Central)

此外據霍渥兒特所徵引之遊記著作家，其略如左。

(一)關於巴爾幹高加索一帶者有 Clarke 氏，De Hell 氏，Seymour 氏，Gauthrie 氏，Gmeline 氏等。

(二)關於中亞者有 Wood 氏，Moorcoft 氏，Conolly 氏，Abbott 氏，Burnes 氏，Wolff 氏，Frozer 氏，Ferrier 氏，Khanikof 氏，Muravief 氏，Meyendorf 氏，Michell 氏等。

(三)關於 Huckluyt Society 所刊行之古代遊記，有 Barbaro 氏，Horsey 氏，Johnson 氏，Jenkinson 氏，Herberstein 氏，Fletcher 氏，Contarini 氏等，

遊記之可貴，在其著者能目擊身親一切史蹟，故在史料中爲第一等。其非目擊身親者，則對於史事考證之效用遜之，是在作史者之抉擇耳。

其在雜誌及報紙方面披露零碎之論文者，尤不勝舉。其中關於東方史蹟考證之文字較爲豐富，據霍渥兒特氏所常徵引者，如左。

(一)法文之『亞西亞雜誌』(Journal Asiatique)

(二)法文之『亞洲雜錄』(Melanges Asiatique)

(三)法文之『亞西亞叢報』(Magazine Asiatique)

(按第三種以法人克拉頗羅德(Klaproth)主撰之文爲多。

(四)德文之『俄羅斯評論』(Rusische Revue)

(按其中有俄人希米特 Schmidt 所撰關於俄國與機窪部落 Khiva 爭

戰之歷史。

(五)英文之『古物學雜誌』(Archaeological Journal)

(六)英文之『地理學雜誌』(Geographical Magazine)

關於元史學中西兩方之史料著作及專家學者,極爲衆多,非吾人所能周知而悉舉,然以上所列,亦足覘知大概矣。元史學非一種簡單之學問,其牽涉於各方面者若人種同化,宗教戰爭,中西交通諸端,頭緒紛紜,皆待清理。故英人霍渥兒特(H. Howorth)之著『蒙古史』,其自序曰。

余爲伊兒汗史,(Ilkhans)非僅屬於伊兒汗也,蓋其時諸小邦部落,若海拉脫(Herat) 若克耳滿(Kerman)若弗兒司(Fars) 若盧里司坦 (Luristan) 若馬丁(Mardin)若開法 (Hosnkaifa) 若羅姆(Rum)若小阿昧尼亞(little Armenia)若角兒只(Georgia)之諸國,當蒙古時代皆各有主權者,故當兼研究及之也。

過去之元史學,其在中國方面與歐西方面,各有專精之點,亦各有偏畸之弊。中國所研究者,大率爲自忽必烈建國北京以來之事實。而西方所研究者,則大率爲俄境及波斯

境內一切種族同化東西交通之史蹟。兩方各致力於自己方面，而皆未能爲全局之研究，故斯學之有待於『東西溝通』久矣。近世若洪鈞之譯證西籍，是爲中國學人之首能溝通西方者。而英國之霍渥兒特與玉爾諸氏，其著述中亦頗有時徵引中國之yuan Shi（卽元史二字之譯音）是爲西方學人之首能溝通中國者。然兩方目前之所能互相溝通者甚微，而兩方所具史料與硏究成績，可以互相參考而兩有裨益者，實甚繁富。此皆有待於吾人之整理探討，以造成完美之研究也。

第三章　元史學之各項問題

吾於上章，曾言『元史學之譯名商訂，地輿考證，年代搜索，事實稽訪，其困難蓋十倍於治他種歷史』。元史學果何爲而如此其困難耶，則以其中有種種困難之問題爲之耳。元史學上之各項問題，若鉅若細，蓋不勝其列舉。約其大端言之，則有如『史料源流問題』，『譯名繙音問題』，『文字錯簡問題』，『氏族支派問題』，『人種同化問題』，『年月差錯問題』，『地輿方位問題』，『神話軼聞問題』等，皆爲學者苦心搜討之點。茲就上舉諸問題，一一列舉而推論之。

(一)史料源流問題

關於元史之史料，中國與西方之諸史家所根據，殆皆同出一源。吾人熟知，中國史家研究，以秘史親征錄與各朝實錄等爲史源。西方史家所研究，則以拉施特與多桑之書爲史源。而中國方面之史料，係出於『脫必赤顏』，西方之史料則出於波斯伊兒汗國之『黃金史』，亦脫必赤顏也。故曰，中西兩方所根據之史料，實出一源。

脫必赤顏者，其全名曰，『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Mongholen Niuchatobchiyan)又作『忙豁侖紐察脫察安』。顧廣圻於影元槧本秘史之首見此七字，不知其義云何，因以爲乃撰書人名，李文田亦以爲作者姓名，而不知其爲蒙古語之書名。蓋『忙豁侖』者，蒙古也，『紐察』者，秘密也，『脫必赤顏』者，總藉也，合之，則曰，『蒙古秘史』(Mongolian Secret history)是爲元史學之唯一史源。

此脫必赤顏者，爲元朝秘史之來源，亦卽親征錄之來源，亦卽拉施特書之來源。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注云，『拉施特自謂親見本朝譜牒史冊，依據成書』。又云，『用知親征錄實由脫必赤顏譯出，當時金匱副本，必然頒及宗藩，否則夷夏異文，東西異地，何以不謀

而合若此。』日本那珂通世成吉斯汗實錄曰，『波斯之阿勒壇迭卜帖兒，(Altan Depter)猶言黃金史最寶貴，有大臣守護之，拉施特亦得閱，蓋卽中國之親征錄。』此可證中西史料之同源也。

按所謂脫必赤顏者，非僅太祖成吉斯汗之實錄，而實爲元代歷朝大汗之國史。察罕(Chahan)者，元代之儒臣，今考元史『察罕傳』云，『博聞強記，通諸國字書，常譯貞觀政要以獻，帝（仁宗）大悅，詔繕寫遍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令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纂年紀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

元史『虞集傳』云，『明宗在位，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書其事於脫必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此可證脫必赤顏之確爲歷朝國史。

又『虞集傳』云，『明宗時，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實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必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必赤顏非可令外人見者，遂皆

已』此足證秘史確爲秘密之典籍也。

淸孫承澤『元朝典故編年考』云，『元有秘史十五卷，續秘史二卷，前卷載沙漠始起之事，續卷載燕京滅金之事。蓋其國人所編記，書藏禁中，不傳。偶從故家見之，錄附卷末，以補史所不載。』此亦足證脫必赤顏之確守秘密。

脫必赤顏果於何時繙譯乎？何秋濤曰，『元朝秘史蓋係明初年所譯，故稱燕京曰北平，博州曰東昌。』四庫全書提要曰，『考其所引，並引永樂大典元字韻中互相檢戡，一一相同。疑本元時秘册，明初修書者，或常錄副以出，流傳在外，故孫承澤得而見之耳。所記大都瑣屑細事，且間涉荒誕，蓋傳聞之辭，輾轉失眞，未足盡以爲據。然究屬元代舊文，世所罕覩，自永樂大典以外，惟見於此書，與正史頗有異同，存之亦足以資參訂也。』就以上兩說觀之，則蒙古文之脫必赤顏，譯出爲漢文之元朝祕史，實在明初，當無可疑。據日本人那珂通世所考證，則元秘史之譯出，蓋在洪武十五年也。

吾人既知祕史蓋於明初洪武十五年，由脫必赤顏譯出。然則親征錄爲何時自脫必赤顏譯出乎？親征錄與祕史之關係究何如乎？據元史『察罕傳』所載，吾人知元仁宗時，

曾詔令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此聖武開天記卽『聖武親征錄』之前身，是親征錄乃元仁宗時譯出。較之秘史在明洪武十五年譯出，尙早六七十年。故親征錄之譯出在先而秘史之譯出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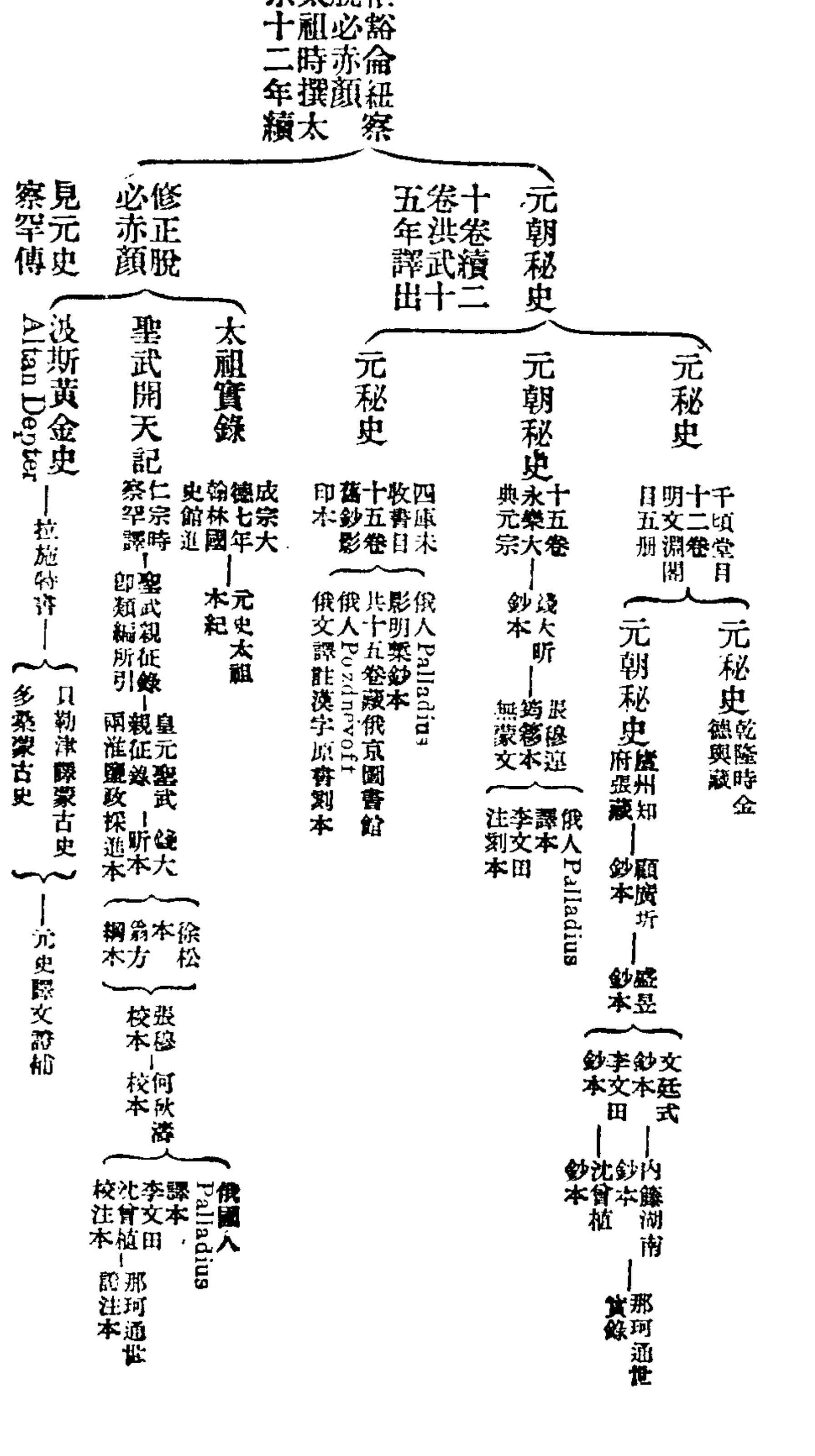
然則秘史旣晚出，爲明人所譯，何以其文字較之元人所譯之親征錄，更爲俚俗質樸，似近『初譯本』乎？此問題之答復，吾人必視明初修元史之情形矣。明初之修元史，以明人不知蒙古語，故頗倚賴蒙古及色目人之助力。徵之顧炎武『日知錄』與鄭曉『吾學編四夷考』並言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亦黑等，以華言釋蒙古語，編類『華夷譯語』。此火原潔與馬懿亦黑二人，皆爲色目人，而其時適當洪武十五年，今秘史之繙譯，亦在洪武十五年，安知元秘史之繙譯，非出於此輩色目人之手乎？果出於色目人之手，則其文句之俚俗質樸，乃意中事。至若聖武親征錄，雖繙譯於元仁宗時，亦出於蒙古人察罕之手。然仁宗頗重中國儒學，察罕亦能精漢文，同時又有虞集之流，方居翰苑文學之職，自必由漢人加以潤飾删改。故親征錄先出而譯文淸暢可讀，秘史後出，其文乃反質樸俚俗。若吾人但以文辭辨之，則似秘史之譯出在先，而親征錄

之譯出，反在後也。按火原潔不知為色目中之何種人，馬懿亦黑則回回人也，秘史為中國方面最有價值之史料，故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云，『此書記太祖太宗兩朝事蹟，最為詳備。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於蔵事，載籍雖存，無暇稽求，此書足補正史之紕漏，雖詞語鄙俚，未經修飾，然有資考證，亦讀史者所不廢也。』錢大昕跋云，『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蹟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顧廣圻跋云，『若夫所以訂明修元史之疏略，少詹題跋，洎考異中，見其大概，引而伸之，惟善讀之君子。』可知秘史為中國方面最可供搜討之史料，其源出於脫必赤顏，蓋甚明瞭。又清代所譯蒙古源流八卷，體裁與秘史相近，亦與脫必赤顏有關係，

秘史在永樂大典中，為漢文與蒙古文對照之本。錢大昕自永樂大典中鈔出之本，亦為漢蒙對照者。然張穆鈔本，已無蒙文，而為單行之漢文本，此後所刻，僅有漢文矣。

凡史家之研究史料來源，必須將此史料之一切關係，列為宗支譜系，而察其轉鈔轉譯之蹟，故關於研究此項宗支譜系，每將史料分為『原始本』『複製本』『三製本』『四製本』或『父子』『兄弟』『從兄弟』之關係。脫必赤顏為一切史料之總源，

其轉寫轉譯之關係，極爲複雜。日本那珂通世之『成吉斯汗實錄』有關於脫必赤顏轉寫之一列表，如左。



右表於脫必赤顏之源流轉變，可謂考證詳備矣。那珂通世爲日本史學名家，其蒐獵之功，頗爲勤劬，觀此表可見一斑。

吾人由此表而知中國史料大部份，出於洪武十五年譯出之元朝秘史，而西方史料，則出於修正本之脫必赤顏。此中國文譯本之元朝秘史與蒙古文原本之修正脫必赤顏，正如兄弟同出一母，爲原始本之兩大分支。然吾人必須注意者，此兩『兄弟本』之間，其事實頗有出入。有若干事實，爲甲本所有者，乙本則無之。換言之，爲中國史料中所有者，於西方史料中無之。蓋前者爲中國文譯出之元朝秘史，既係直接由原始本譯出，則原始本所有者，此俱有之。後者爲蒙古文之修正本脫必赤顏，既將原始本加以修正，則其中有稍涉忌諱者，必已刪去。此兩本之異點所在，亦中西史料所載事實互有出入之原因。吾人於此，知西方所根據之修正本，其中遺漏未載之事實，吾人不能不於中國方面求之。

凡修正本脫必赤顏所刪節遺漏之事實，皆以有所忌諱之故，不欲播揚其先世之惡也。今吾人試就中國方面之史料觀之，其中事實，有爲中國史料所有，而西方史料所無者，

約舉之，有數事如左。

（一）太祖之父也速該（Yessugai）係被人毒死。

（二）太祖成吉斯汗曾被泰亦赤兀人（Taichiut）所囚虜。

（三）太祖之母係其父也速該虜他部有夫之婦爲婚。

（四）太祖之妻，曾被蔑耳乞人（Merkeit）挾怨虜去，致遭汚辱。

（五）太祖妻被虜有孕生長子朮赤（Juchi）諸弟謂爲敵人之子，不禮之，故遠封俄境，不得嗣大位。

（六）太祖曾射死其弟哈薩兒（Khassar）。

（七）太祖他妻忽蘭皇后（Khulan）爲處女時，曾被姦汚。

以上七事，皆爲修正本脫必赤顏所無，亦即爲西方史料所不載，知其不欲揚先世之惡而有所忌諱也。然中國元秘史，則直接由原始本之脫必赤顏譯出，而非自修正本之脫必赤顏譯出。故此七事，皆備載於中國史料，未被刪除，尙得遺留於今人之耳目間，吾人於此，知元史之學，不但西方材料，可以補證中國所未備，即中國材料，亦可補證西方材

料所未備，元史學誠中西相需互爲佐證之學也。

研究元史學，必須費極繁重之考證工夫，而凡所謂考證云者，必須驅遣許多之史料，乃能得一結論。所謂元史學之史料問題，吾人除研究其源流譜牒而外，尙當研究其驅使史料以資考證之方法。近世中國元史專家，若洪鈞之補證元史，與李文田之證注秘史，皆所謂取材繁博而驅使得宜者。

洪鈞用西域史料以補證其未備，李文田用中國史料，以證注其未明。二人致力之程度若何，吾人就其所徵引之繁博而可知之矣。洪鈞生當中西交通初開之時，持節海外，且不識歐洲文字，而能搜弋材料，以資驅遣至十餘種之多，其勤劬懇摯爲何若。其『元史譯文證補』卷首有『引用西域書目』一節所列舉者如下。

（一）火者拉施特哀丁（Khoja Rashid Eddin）

（二）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Alai Eddin Atta Mulk juveni）

（三）瓦薩甫（Wassaf）

（四）訥薩怖（Nissavi）

（五）阿黎毛夕耳（Ibn al Athir）

（六）阿卜而嘎錫（Abulghazi）

（七）多桑（D' Hosson）

（八）霍渥兒特（Henry Howorth）（按洪書作霍兒渥特，與原名音不合。）

（九）華而甫（Wolff）

（十）哈木耳（Von Hammer Purgstall）

（十一）貝勒津（Prof. I. N. Berezin）

（十二）哀特爨（Erdmann）

右爲洪鈞所曾涉獵之作者，吾人當知以彼所憑藉之時代與學力，而能如此辛勤搜弋，宜其有成也。

李文田之作『元朝秘史注』，實遍探羣籍而成。吾常將其所憑藉以作注之史料，列舉而核計之，凡得正史十一種，宋代史料約六七種，元代史料約七種，金人著述一種，明代史料約十餘種，清代著述約十餘種，元人碑碣文字約十餘種，可謂詳博勤懇矣，列舉其

目如下。

(一)正史十一種

漢書　後漢書　北史　魏書　舊唐書　五代史　遼史　金史　舊元史　通典

通鑑輯覽

(二)宋代史料七種

葉隆禮契丹國志　孟珙蒙韃備錄　黃震古今紀要逸編　洪皓松漠紀聞　程大昌

北邊備對　徐夢莘北盟會編　謝采伯密齋筆記

(三)金人著述一種

王寂遼東行郡志

(四)元代史料七種

陶宗儀輟耕錄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歐陽原功高昌偰氏家傳　劉郁西使記

邱處機西遊記　聖武親征錄　潘昂霄金石例

(五)明代史料十種

大明一統志　葉向高四夷考　王瓊北虜事蹟　金幼孜北征錄　鄭曉四夷考　艾儒略職方外紀　王圻稗史內編　蕭大亨夷俗記　陳仁錫明世法錄　陳誠使西域記

(六)清代史料十七種

欽譯蒙古源流　欽定滿洲源流考　錢大昕元史考異　黑龍江外紀　錢大昕遼金元史拾遺　徐松西域水道記　邵遠平元史彙編　圖理琛異域錄　何秋濤朔方備乘　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　方式濟龍沙紀略　齊召南水道提綱　方觀承松漠草詩註　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四裔編年表　顧祖禹方輿紀要

(七)元人碑碣文字十一種（按前七種、俱見元文類、）

馬祖常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碑　閻復太師廣平王玉昔碑　馬祖常月合乃神道碑　閻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　張士觀駙馬昌王阿失碑　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　耶律楚材神道碑　姚燧平章忙兀公博羅驩碑　黃溍拜住神道碑　黃溍行中書省

左丞亦輦眞碑　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

右爲李文田作注所曾徵引之材料，由此觀之，凡歷史學中一切搜討考證之工夫，惟賴涉獵廣博，苟欲考證元代史蹟中之某一事，非將與此一事有關之史料，全數搜集不可。此史料源流所以爲元史學中之第一問題也。

(二)譯名繙音問題

研究元史學者，尙有一附帶之重要問題，卽蒙古語之研究是也。在中國一切史籍之中，惟元史所以獨號爲難治而特多譌誤者，其最大之原因，卽蒙古語之不能通曉。惟因不能通曉之故，而地輿之考證，人物之考證，每以譯名繙音之誤，遂致支離滅裂，不可理解。故爲元史學之研究者，必先爲蒙古語之研究。

日本那珂通世曰，『蒙古語爲阿爾泰語系，(Altai)其文法與日本語相近。』又曰，『蒙古起於窮荒大漠之中，故蒙古語爲一種原始純樸之處女語，無外來之影響。』蓋蒙古爲沙漠蠻族，其原始時代，與外族之交通甚少，則原始之蒙古語，自必爲獨成體系之言語，其理實灼然無疑。

然蒙古語亦非絕對無外來之影響也，吾人考之史乘，知蒙古『借高昌書以行詔令，』所謂高昌書，卽畏吾兒(Ouigurs)之文字。吾人又知當世祖時，是爲西曆十三世紀，有西藏喇嘛敎之番僧曰八思巴(Phags-pa)曾造一種 Galik 新字，此種新字，皆自印度語及西藏語中，假借而來，爲原始蒙文所無者。是知蒙古言語，雖爲沙漠處女語，無外來之影響。而蒙古文字則皆由畏吾兒印度西藏文字中假借而來，其外來之影響，固甚多也。

吾國學者研究蒙古文字，謂其本假借畏吾兒文字以供用。然畏吾兒文字，據西方史家所考察，則謂其曾經西方聶思脫里派之敎士，(Nestorian Missionaries) 於叙里亞 (Syria) 文字有所貢獻。然則蒙古文字借自畏吾兒，而畏吾兒文字借自叙里亞，是蒙古文字之質素中，含有若干叙里亞文字之成分矣，此亦足供吾人研究之一說。故吾人苟欲詳細研究蒙古文字之成因，則其式或當如左。

蒙古文＝畏吾兒＋印度＋西藏

吾人讀柯劭忞新元史世祖本紀，其中有云，『六年二月己丑，頒新製蒙古字於天下。詔

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也。我國家創業朔方，政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文書皆用漢字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方闕，其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事達言而已。自今以後，凡璽書頒發，並用蒙古新字，仍以漢字副之，其餘公式文書，咸仍其舊』

又考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三『釋老傳』中之八思巴傳云『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大要以諧聲爲宗』

按蒙古文字，每字由上而下行，每行由右而左行，與漢文及日本文全同，此固爲亞洲東部民族文字之共同點。八思巴傳又云，『切韻多本梵法，或一母獨成一字，或二三母合成一字』又云『只一字具平上入三聲，輕呼則同平聲』又云，『其書右行，其字方古嚴重』吾人由此而知蒙古文字之搆造，有合音之法，殆與漢文相遠，而與印藏爲近似，非若西夏文字之較近漢書也。

日本那珂通世所著『成吉斯汗實錄』之導言中，頗詳論譯名繙音之方法，且於蒙古言語之搆造特質，亦多所發揮。蓋關於此事之著述，西方則萊彌薩氏(Remusat)之『韃靼語研究』(Recherche Sur les langues Tartars)足供探討，而東方則不得不推通世之此書也。

通世曰，『蒙古語之名詞，有單數複數之分，凡複數，必於字尾加一 ut 音，例如蒙古姓曰『乞顏』(khiyan)複數則曰『乞要特』(Khiyat)按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於乞要特下釋曰，『特者，統類之辭。』又元史語解，於乞要特釋曰，『特爲衆詞。』此皆足證通世之說。如此之類尙多，例如左表。

漢文譯名	單數（名詞）	複數（名詞及形容詞）
印度	Hindu	Hindust
奇卜察克	Kipchak	Kibchaut
俄羅斯	Russ	Olusut

阿速	Asi	Asut

以上所舉之例，皆於單數名詞之尾，加 ut 音，而成複數名詞，此殆爲蒙古語文規中之一定例。然亦有例外，如下舉諸名詞。

漢文譯名	單數（名詞）	複數、最（名詞及形容詞）
兀都喇兒	Otrar	Udurar
玉龍格赤	Urghenji	Uronghechi

如右表所列之二名詞，卽不加 ut 音爲統類之辭，而別成例外之變化者也。舊日繙音者不明此理，故恒多誤謬。

那珂通世又曰，『蒙古語中之名詞，有自漢語中音轉而成者』。例如左。

『兀眞』（Ujin）義曰貴婦，卽漢語『夫人』之音轉。（又譯作烏勤、武備志云、韃靼方言、女曰穢琴、卽兀眞也、）

『領昆』（Linkun）乃貴官之稱，卽漢語『令公』之音轉。

「太石」(Taishi) 亦爲貴官之稱，卽漢語「太師」之音轉。(唐曰特勤、清曰台吉、)

「合申」(Khashin) 卽西夏國，乃漢語「河西」之音轉。

「趙官」(Chaukuan) 卽南宋皇室，宋人稱天子曰「趙官」。(或曰趙官家、見宋元諸小說、)

以上爲由漢語音轉而成之名詞，然亦有與漢語殊異而自成一種特稱之名詞，其例如左。

「乞䚟」(卽契丹)(Khitan) 卽中國。(卽馬可波羅書中之Cathay)

「阿勒壇汗」(Altan Khan) 卽金國皇帝。(蒙古語謂金爲Altan、故波斯之所謂Altan Depter、譯義曰黃金史、)

「莎郎合」(Sholangha) 卽高麗人。

「汗八里」(Cambolic) 卽北京。(蒙古語義、爲大汗之城、)

「蠻子」(Mautze) 卽南宋國。(元人稱宋人曰蠻子、鄙視之辭也、稱宋人爲南蠻、乃遼金以來之遺俗、非自元始、)

「失喇木漣」(Shira Muren) 卽黃河。

「察卜赤牙勒」(Chabchiyal) 卽居庸關。

「忽揑堅答巴」(khunegen Daba) 卽野狐嶺。

『失喇客額兒』(Shira Keer)卽龍虎臺。

魏源元史新編凡例云，『元代人名重複冗俚，本無定字，亦由修史者不諳繙譯，不定體例所致。如帖木兒，如海涯，如拔都，(淸代之卽巴圖魯，)如那顏，如火者，(淸代作和卓，)如答剌罕(賜功臣之號，)如的斤，(淸代作台吉，)皆美號，非名也。又有稱某赤者，如賽典赤，槊直愷赤之類，此以官連名。如脫里王罕亦都護之類，此以人連爵。』於此吾人知舊元史人名譯音，所以多重複且多誤謬之原因。

蒙古語之名詞各有語義。今試就常見之名詞若干，揭其語義於左，以見一斑。

乞顏爲奔瀑疾流， 哀丁爲信奉敎理， 帖木兒爲鐵， 巴延爲富， 朮赤爲客， 諳達爲良友， 尼倫爲淸潔， 蔑爾干爲善射者， 莫奴倫塔兒袞爲有力， 哈拉兒托克爲妒忌貪吝， 多兒勒斤爲常人， 謌倫爲雲， 吾圖撒合里爲長鬚人， 孛兒只斤爲灰色目睛，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九云，『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白也，哈剌黑也，昔剌黃也，忽蘭紅也，孛羅青也，闊闊亦青也。

或取數目，如朶兒別者，四也，塔本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朶羅者，七也，乃蠻者，八也，耶孫者，九也，哈兒班答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乃顏者，八十也，明安者，千也，禿滿者，萬也。

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速不台者，珠也，納失失者，金錦也，失列門者，銅也，帖木兒者，鐵也。

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

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郎者，快樂也，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耶克者，大也，蔑爾干者，多能也。

或取物類，如不花者，牯牛也，不忽者，鹿也，巴而思者，虎也，阿爾思闌者，獅子也，脫來者，兎也，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鴦也。

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如唐兀台，如遜都台，如翁吉剌歹，如兀良哈歹，如塔塔兒歹，如亦乞列歹，如散木歹，如肅良合，皆為蒙古部落之名。

亦有以畏吾兒語命名者，如也忒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為『畏吾兒語』。

按上列諸名詞中，羊曰『火你』，鷹曰『昔寶』，而魏源元史新編語解有云，『牧羊者

曰火尼赤，司鷹房者曰昔寶赤。』兩說相證，可知此二名之確切，所謂『赤』者，卽職司之義也。

魏源元史新編，又有解釋元代諸帝尊號之語義曰，『太祖曰成吉思，言天賜也，世祖曰薛禪，大賢聰明之謂也，成宗曰完澤篤，言有壽也，武宗曰曲律，言英傑人也，仁宗曰普顏篤，有福之稱也，英宗曰格堅者，明也，明宗曰忽都篤，言再來人也，文宗曰札牙篤者，命也。』

尤可怪者，蒙古以言語單簡文化缺乏之故，其人命名多雷同。吾人研究元史，遇此等譯名雷同之人，只能就其官職及事業上爲之區別，每於同一時代，而遇同名者至數人之多。例如馬可波羅，曾仕元廷爲顯官，然吾人繙閱元史，則當世祖時以孛羅爲名者，乃有八人之多，張星烺所云，吾人苟不從此八人之官職事業上辨別，則將無法以爲之辨別，此亦元史之一種難題也。

魏源元史新編，曾將此等同名之人，加以計算。據其計算之結果云，『帖木兒一百二十四人，不花八十人，脫脫十五人，伯顏九人，孛羅帖木兒七人，月魯帖木兒六人，也失帖木

兒六人，失烈門五人，兀良哈台五人，安童二人，太平二人』按以上爲魏源所舉同名之人，魏氏囿於見聞，所見只有此數，若吾人細加搜索，當不止此。

吾人於上舉諸說，蓋已略明蒙古人命名之條理。其在伊兒汗史中，據考證所得，人名若布哈，其義爲牛，而阿里不哥，則義曰潔淨之牛，以人名而取此義，已爲可怪。此外尙有關於人名之二事，則尤可笑。

(一)合兒班答汗(Uljaitu Khan)奉回教之十葉派，自稱曰合達班答，義曰『上帝之僕役。』國中與十葉派爲敵之素尼派人，怨之，因爲改稱曰合兒班答，義曰『驢夫。』蓋微易音讀，遂由上帝僕役而轉爲驢夫矣。

(二)合贊汗(Ghazan Khan)之名『合贊，』在回回語爲『貯水之器。』當合贊爲太子時，其叔父貝杜(Baidu)篡大位，謀殺合贊，遣一使者往擒致合贊，且令使者立誓而後去。使者不欲害合贊，而又不欲背誓言，乃以一貯水器送致貝杜，以踐夙誓，蓋貯水器亦一合贊也。此爲伊兒汗國史中最滑稽之一事。按此事見新元史貝杜傳。

於普通人名之外，則有宗教之名詞，亦可供研究。吾人知元聖旨碑有云，『和尙，先生，也

里可溫，不拘什麼差發，休當者。』其意若曰，『免除宗教徒一切徭役』也。又蒙古典籍中，常以『木速兒蠻』『答失蠻』等並舉，此皆爲宗教徒之名稱。所謂先生，卽道士，所謂木速兒蠻者，今世歐洲人稱回回教徒，亦爲 Musulman 所謂答失蠻者，阿拉伯（Arabia）之先世，號爲 Taxi 又曰 Tayi 卽中國所謂大食，答失者，卽大食也。答失蠻者，猶言大食之人，於歐語爲 Taximan 亦回教徒之稱。由此吾人知蒙古語名詞中，頗含有若干西域語之質素，於木速兒蠻答失蠻諸名詞，已可證之，而於『也里可溫』一名詞，則尤爲顯著。日本桑原騭藏東洋史要云，木速兒乃正教之義，答失蠻者，東人名伯克答失，首創此教。也里可溫者，初爲蒙古對聶思脫里派教士之專稱，其後漸爲對一切耶教徒之總稱。其語源，據近人考證，乃出於阿拉伯語，而更溯其源，殆又爲希臘語根之轉訛，其說如左。

日本田中萃一郎曰，『馬可波羅之支那旅行記第一編第五十九章，有稱爲 Argons 之混生民族，古拉布羅多以是推定爲也里可溫。如斡寧監謂土耳基語 fair but not white（淸而不白）爲 Arghum 西藏地方亦稱混成民族爲 Argoons 故也里可溫者，卽 Argons 也，多桑蒙古史註云，亞吾伊遷世界征服史，亦稱曰 Arkhaioun 關

於此語源，殆爲多伊利亞之希臘語 Arkhon 之轉訛也。果然，則長安景敎碑，阿羅本，其殆也里可温之轉音乎。巴拉超士既謂也里可温是蒙古語 Erkeun 是最初專指聶思脫里派之僧侶，其後爲基督敎徒之總稱也。

坪井九馬三曰，『元史屢見之也里可温，布烈多士迺迭爾斷其爲基督敎徒，然於也里可温 Arcooun 及 Arkhaioun 之語源，從來無說明者。考廹敖特多之陷落，爲希治拉紀元六五六年，摩遐爾廉月末至沙夫亞爾月初之事，卽太陽歷二月六日乃至十日，當日本正嘉二年（西歷一二五八）正月上旬，此時蒙古人始知阿拉伯語中之 Rekha-bium 一名稱。然蒙古人不能效其原語之發音，且蒙古語之首音無 R 音，其母音之間，不能發 B 音，故不得已於 R 之首音前，加以母音。例如 Rintchenpal 變爲 Erintch-enpal 是也。而在母音間之 B 音，必讀爲 w 音。且母音中之 A 與 E 常相通，O 與 U 亦然。故

Rekhabium ＝Erekhawiun

＝Arekhawiun

=Erekhawiün

=Arekhawiün

由此觀之，多桑引用書之 Arkhaioun 及 Arcaoun 兩字，明與 Arekhawiün 同語源。余故決定也里可溫爲阿拉伯語 Rekhabiun 之對音也』史學雜誌第二十五編十一號、

陳垣曰，『按阿拉伯語，也阿二字之互混，元史譯文證補常言之。阿拉伯語稱上帝爲阿羅。唐景教碑稱无元眞主阿羅訶。繙譯名義集卷一曰，阿羅訶秦爲應供。大論云，應受一切天地衆生供養。故吾確信也里可溫者，爲蒙古人之音譯阿拉伯語，實卽景教碑之阿羅訶也。屠先生寄，亦持此說。』以上三說，並見陳垣也里可溫考、

吾人就上舉之三說，而知元史中所有之名詞，有若干爲西域語，而非蒙古語。蓋蒙古語本爲沙漠中原始方言，固無外語之混入。然軍行數萬里，拓地既廣，種姓雜居，方言殊異，則遐方外語，亦不期而侵入少許之質素，故吾人研究元史學者，除致力於原始蒙古語之研究外，若治奇卜察克汗國史，及伊兒汗國史，則不得不致力以假助於土耳基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及俄羅斯語。

波斯語在蒙古史蹟上，甚有關係。法國之東方學專家馬斯伯羅氏（Char'es Maspero）曾論之曰，「蒙古之都城和林，當時爲各種族雜居之地，意必有一種通用語，此通用語，卽波斯語也。例如馬可波羅留中國二十年，既不能解中國語，其於蒙古語所知亦不多，蓋彼固熟操波斯語。彼所著之遊記中，稱北京之蘆溝橋爲保爾珊琴（Paul-i-Sengin）蓋波斯語「石橋」之義也。又稱雲南人民爲察唐唐（Zardandan）蓋波斯語「金齒」之義也。」

又曰，「十三世紀末，北京所製靑銅天文器械，在蒙古史中，此器械各部名稱，皆以波斯語記之。且中國人今尙呼回教僧侶曰阿渾（Akhound）蒙古史中稱之曰答失蠻（D-anichmand）皆波斯語，」蓋元代所謂回回語，皆波斯語，而非阿拉伯語，吾人不可不辨。

蒙古曾征服中國，幾及百年，此百年中所經營之同化作用，使蒙古語於漢語中，亦曾留少許之痕跡。然漢語勢力本偉，其文字又比較有固定性，故其所感受之蒙古語影響實至微。就吾人搜索所及，則有一例。

『歹，』吾人今日言語中之『歹，』乃蒙古語也。今人謂不良曰歹，故惡人則曰『歹人，』惡事則曰『歹事，』善惡則曰『好歹。』考蒙古語謂不良曰歹，宋人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韃事略，』有云，『韃人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解。』又曰，『解者，不好之謂。』按此所謂解，即今人所謂歹也，漢語本無此稱，自元明以來，乃謂不好曰歹，此蒙古語之影響。

蒙古文字，本於畏吾兒，據彭大雅黑韃事略云，『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徐霆亦云，『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即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只有二十一個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眞諸國者，祇用漢字。』按徐霆所云回回字，即畏吾兒文字。

蒙古文字繙譯漢文書籍甚少，據吾人所考及者，有察罕所譯之『貞觀政要』『帝範』等書。魏源元史新編藝文志中，有『譯語類，』其中所列者，尙有『達達字母』一卷，『蒙古字母百家姓』一卷，『蒙古字訓』一卷，皆研究蒙古言語文字者必讀之書。蓋

蒙古種族，本缺乏同化性，雖侵入中國，與漢人雜居百年之久，而於漢族文化，未能取受，以視女眞與滿洲能譯讀豐富之漢籍，瞠乎後矣。

洪鈞云：『元秘史譯音最眞』。按元秘史爲洪武十五年譯，其時有火原潔馬懿亦黑等，襄助譯事，以蒙古色目人譯蒙古音，宜其譯音較眞也。至舊元史爲宋濂王禕諸人所修，漢人不諳蒙語，譯名又無體例，故譌誤特多。然其譌誤尤甚者，則清代乾隆間改譯之名也。

清代乾隆間敕修『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於舊元史譯名，多所更易。其後有俄人毛倫多夫，(Möllendorff) 據之以作『滿洲文法書』。蓋遼金元清四代，同出東北，地域接近，其言語文字之組織結搆，相去不遠，自可綜合而研究也。

明修元史，清代盡改其譯名，幾於全數更易，無復其舊。元史譯名，本極歧出，後來諸家著述，所用譯名，有本於秘史者，有本於親征錄者，有本於元史者。今將太祖及諸王子與開國諸汗之名，列表於左，以示一例。

太祖名	太祖長子名	太祖次子名	太宗名	太祖四子名	定宗名	憲宗名	世祖名

元秘史譯名	親征錄譯名	元史譯名	清代改譯名	西方譯名	魏源譯名	洪鈞譯名	屠寄譯名	柯劭忞譯名
帖木眞	帖木眞	鐵木眞	特穆津	Temujin	鐵木眞	帖木眞	鐵木眞	帖木眞
拙赤	朮赤	拙赤	卓沁	Juchi	朮赤	朮赤	拙赤	朮赤
察阿歹	察合台	察合台	察罕台	Jagotai	察合台	察合台	察阿歹	察合台
斡歌歹	窩—台	窩闊台	諤格德依	Ogatai	窩闊台	窩闊台	斡歌歹	窩闊台
拖雷	無	拖雷	圖類	Tului	拖雷	拖雷	拖雷	拖雷
古余克	貴由	貴由	庫裕克	Kuyuk	古余克	古余克	古余克	貴由
蒙格	無	蒙哥	孟克	Mangu	蒙哥	蒙哥	蒙格	蒙哥
無	無	忽必烈	呼必賚	Khubilai	忽必烈	呼必賚	呼必賚	忽必烈

觀右表中所列諸譯名而得二義。（一）洪鈞魏源柯劭忞之譯名，多本親征錄，而屠寄譯名，則多本於秘史（二）清代改譯之名完全立異，不肯從同也。洪鈞謂秘史譯音最眞，而其譯名乃不全遵秘史，此亦可怪。

清代譯名。全改舊觀，今刻本元史，遵用清代改譯之名。而於其下附注云，『原作某某』

是皆爲明譯舊名。關於明清二代譯名之不同，試再舉數例，以爲參證。

西方譯名	明譯名	清改譯名
J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青吉斯汗
Hulagu	旭烈兀	錫里庫
Batu	拔都	巴圖
Subutai	速不台	蘇布特
ouigur	畏吾兒	輝和爾
Khalifa	哈里發	哈勒法
Naiman	乃蠻	奈曼
Kassimila	怯失迷兒	克實密爾

Argoons	也里可温	伊嚕勒昆
Musulman	木速兒蠻	穆蘇愛滿
Taximan	答失蠻	達實密
Khitan	乞觧	奇塔特
Russ	斡羅斯	俄羅思

清代改譯之名，以較原譯之優點何在，以吾觀之，但覺其謬訛無理有意立異而已。今不必論何種譯名之爲優爲劣，吾人所當從事者，乃研究蒙古語音而釐定確切之譯名，勿令異譯紛歧以淆觀聽，乃元史學最大之急務也。

（三）文字錯簡問題

歷史學必以審別史料爲第一步工夫，審別之法萬端，釐定其文字之譌誤，所謂『校勘學』(Text-Criticism)亦其一端也。蒙古帝國之史蹟，距今非遙，其一切史料之散亡譌

亂，亦不爲甚，然亦頗有積久廢棄之史料，零篇脫幅，譌字訛句，隨在皆有。關於此等史料，殆甚費校勘之勞力，一旦豁然得其旨歸，竟成明瞭可讀之材料，此則史料校勘學之効用，亦校勘家之本領所在也。

『皇元聖武親征錄』本自脫必赤顏，爲仁宗時察罕(Chahan)所譯出。以明初修史，棄擲不理，積日既久，遂爲一種譌雜蕪亂之史料，支離滅裂，殆不可讀。迄於清代錢大昕翁方綱徐松張穆，皆有轉鈔之本，校別異同，終不能剔除譌誤。至道光間，得何秋濤（願船）之校勘，而後可讀。使數百年譌訛錯簡棄擲無用之史料，一旦變爲有用，此史料校勘學之明效大驗。

張穆（石洲）序何校親征錄云，『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誤，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絓肘，又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覲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願船獨取而詳校之，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粘綴稿草，鉛黄錯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迻謄，一再讀之，

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淸之功，比於武事矣。』

何秋濤自序其校勘之經過云，『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㒧蔓衍之詞窒於耳，方隅之顚倒，名氏之舛誤，年月日之差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旋復取讀，如剔蘚碣，如磨劍鏽。』此可見秋濤校勘工夫之勤劬爲何如。

秋濤述文字譌誤校勘困難之原因，分爲四端。其言曰，『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以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卽元史之朮魯台，董哀卽秘史之董恰，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斡亦剌之卽猥剌，蔑里乞之卽滅里乞，亦年可汗之卽亦難赤可汗，一簡之中，前後歧互。』

又曰，『一則年月之抵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歷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

又曰，『一則與地之荒渺過甚，斡蘭士剌之川，水經詎載，答蘭忽眞之隘，地志未聞，考和

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濼則撫德輝片牘，而乃討土麻則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較之漢封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淆譌。

按秋濤以上之三說，其第一端，爲『譯名之誤』，第二端，爲『年月之誤』，第三端，爲『地域之誤』，其譌誤之狀況，固極明瞭。然史料校勘學之主要對象，乃『文字之譌誤』也。故秋濤於『文字之誤』，則曰，『一則傳寫之際易譌，聶坤變爲揑羣，以音近也，揑羣旋變爲揑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褱皋栢皋之屢易，疑后輔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孛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右舉四端，同爲何秋濤所論史料譌誤之原因，而秋濤之校勘親征錄，其功尤在『文字之譌誤』方面。

秋濤之校勘親征錄，發現其譌字訛句者，幾百餘處，其間且有脫文至三百餘字者，有衍文至百餘字者，有時間事實不合者，有一事在彼年而錯列於此年者，有一人名而作數譯者，秋濤悉校勘而更正之，其辛勤之成効，固不爲少。

然史料校勘之學，非僅此也，吾以爲當持史料之各本以相對勘，而辨其異同。今卽以『

『元秘史』言之此區區一史料而有三種譯本行於世其傳譯之情形如左。

蒙古文本　　漢文譯本　　俄國譯本

元秘史———→元秘史———→元秘史

（卽脫必赤顏）　（洪武十五年譯）　（俄人Palladius譯）

按永樂大典中之元秘史爲蒙文與漢文對照者而俄國譯本亦爲西方研究蒙古史者所珍視此三本之文字是否能確相一致而毫無差異此亦一問題也。今若有人能就蒙文與漢文本而辨其異同更就漢文與俄文本而辨其異同必能發見各本間轉譯之精確審愼與否此亦關於史料校勘學之一種工作也。

其在西方研究蒙古史事其文字錯簡最多而需用校勘學者無過馬可波羅之『遊記』。『遊記』乃於十三世紀之一二九八年馬可波羅戰敗爲幾奴亞（Genoa）人所囚卽於獄中口授遊記於羅斯梯謝奴（Rusticiano）而記錄成帙者。當時所用係何種文字至今猶爲歐洲學者爭辯之點。且十三世紀時活字版尙未發明無印書術僅賴手鈔以傳播當時歐洲人又不用阿拉伯數字號碼仍沿用羅馬數字號碼易於混淆。故書中年代

錯誤，文字譌訛，而玉爾(Yule)鮑梯(Pauthier)考狄(Cordier)諸氏，卽以校勘註釋之功名於世焉。

(四)氏族支派問題

蒙古種族所自出，爲元史學專家所當研究之一問題。中國史籍中，凡紀載外族，多詳述其種族先世，如『北史』之特列世紀，『遼史』亦於『營衛志』中，考證契丹部族之原始。獨舊元史無氏族表，且其敍述直從太祖發端，而於蒙古先世，並無一語之及。關於蒙古之氏族支派一問題，賴秘史蒙古源流及輟耕錄諸書，乃得識其大概。

近人研究蒙古氏族支派之材料，有錢大昕之『補元史氏族表』，魏源元史新編之『氏族表』上中下三篇，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上下兩篇，陶宗儀輟耕錄所載之『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之名目，除此之外，更無可以憑藉之史料矣。

中國元史學家之研究蒙古氏族，可區分爲兩派。其第一派，以陶宗儀之『輟耕錄』爲依據，遵奉其『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之區分法，如錢大昕魏源是也。其第二派，以孟珙『蒙韃備錄』，黃震『古今紀要逸編』爲依據，遵奉其『韃靼有黑白野三

種』之區分法，如柯劭忞是也。

第一派，錢大昕憾舊元史之無氏族表，乃發憤補作，根據輟耕錄所列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之名目，搜討史事而作『補元史氏族表』二卷悉遵輟耕錄之說，以為分部。魏源作『元史新編』其氏族表悉遵錢大昕之說，逕將錢氏補表列入，故錢魏二氏皆信仰『蒙古七十二色目三十一』之分類法者。

第二派，洪鈞柯劭忞諸人，既得孟珙黃震之舊說，又有波斯人拉施特之說，可為旁證，故排斥輟耕錄之舊說。柯劭忞『新元史』序曰，『蓋拉施特所述蒙古支派如此，今列而序之，參以秘史，證其差別，為蒙古氏族表，至色目氏族，則以見於史傳者為據。陶宗儀所稱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舛訛重複，不為典要，故弗取焉。』故洪柯諸氏，皆排斥輟耕錄舊說，而信仰『蒙古分為黑白野三種』之分類法者。

吾以為欲研究蒙古部族之由來，非此等氏族表所能足用也。今欲自中國史料中，研究蒙古部族之淵源，則當先徵集一切有關之史料，而搜索探討之，乃能獲得少許之效果。今試就左列諸種史料所述，而比列觀之。

(一)蒙古出於土番之證。

『蒙古源流』云，『土伯特智固木贊博汗，爲姦臣隆納木簒弑，其三子皆出亡，第三子布爾納齊諾，逃往恭德地方，娶其地之女，地方人衆，尊爲君長，生子必塔赤罕。』『元秘史』云，『當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幹難名字的河源頭，產生了一個人，名叫巴塔赤罕。』按所謂蒼狼，蒙語曰『孛兒帖赤那，』所謂白鹿，蒙語曰『豁埃馬闌勒，』乃人名也。元秘史中蒼狼，卽孛兒帖赤那，乃土番可汗之第三子，出亡在外者。騰吉思海，卽西藏拉薩西北之騰吉里池，蓋王子自藏中避難，而逃入蒙地也。王子名曰孛兒帖赤那，卽蒙古源流之布爾納齊諾，其所生之子，曰巴塔赤罕，亦卽蒙古源流之必塔赤罕也。是爲蒙古部族先世出自土番之證。

(二)蒙古出於突厥之證。

『隋書突厥傳』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其所，兒得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生十男，

各爲一姓。」

孟珙『蒙韃備錄』云，「韃靼始起，地處契丹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歷代無聞，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按隋書所載突厥先世傳說，與元祕史狼鹿生人之傳說相近似，洪鈞因謂「蒙古襲突厥語以敍先德」不知其本同種也。蒙韃備錄謂蒙古出於沙陀，考沙陀爲西突厥別部，『唐書』云，『西突厥亡。其族徙居蒲類海之陰，地有大磧曰沙陀，因號爲沙陀突厥。」蒙古既出自沙陀，而沙陀又爲突厥別部之名，且蒙古先世狼鹿生人之傳說又與突厥先世傳說相近似，是爲蒙古部族先世出自突厥之證。

(三)蒙古出於東胡之證。

洪皓『松漠紀聞』云，『盲骨子，』唐書云，『蒙兀，』契丹事迹云『朦古國，』皆屬東胡部族。

『舊唐書』云，『室韋，契丹之別類也，傍望建河，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

按舊唐書云『蒙兀室韋，』是蒙古與室韋同種。又室韋出於鮮卑，而鮮卑與靺鞨同種，

靺鞨爲滿洲之祖，今滿蒙言語多同，尤足證蒙古之出於室韋也。所謂鮮卑室韋靺鞨，皆屬東胡部族，是爲蒙古部族先世出自東胡之證。

吾人就以上三說觀之，各具有相當之理由與證據，而吾人乃無所適從。此三說，一曰出於土番，一曰出於突厥，一出於東胡，地壤懸隔，種族殊異，吾人將持何道以通諸說乎。

按孟珙『蒙韃備錄』云，『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柯劭忞『新元史氏族表』，列舉某某爲黑塔塔兒，某某爲野塔塔兒，而云『非蒙古人而歸於蒙古者，皆爲白塔塔兒』。由以上二說觀之，是韃靼有黑白之分，其必有外族混血之關係可知。當唐之中葉，韃靼徙居陰山，適西突厥之別部沙陀，亦避土番之難，來居此土，境地相接，二種族遂相親交，婚姻既通，遂生新種，所謂白韃靼也。其距塞較遠之韃靼，不與沙陀通婚媾者，則仍爲單純之血系，所謂黑韃靼也。列表以明之如左

東胡鮮卑 ─┬─ 靺鞨 ── 女眞 ── 滿洲
　　　　　└─ 室韋 ──┬── 蒙兀 ─┐
　　　　　　　　　　　└── 黑韃靼 ─┼─ 蒙古部族
西突厥 ─┬─ 沙陀突厥 ──── 白韃靼 ─┘
土番 ──┘

據右表觀之，吾人知蒙古部族，實爲東胡與突厥土番之混血人種，其古代傳說，其生活習慣，其言語支系，俱足證明。中國舊日史家，或以爲東胡之支系，或以爲突厥之支系，兩說衝突，不能得其解決，實則吾人觀右表，察其混血之狀況，而後知兩說俱是也。

英國霍渥兒特（Howorth）之蒙古史有『蒙古部族之原始』（The Origines of the Mongols）一章，其於蒙古部族淵源，頗有論述。雖其中多稱引中國舊籍，如『舊唐書』『遼史』『金史』『葉隆禮契丹國志』『馬端臨通考』之類，以爲佐證，而其中獨創之見解，亦不爲少。其所引證中亞地方奇異之世系表數種，尤爲可寶。

法國人克拉頗羅德（Klaproth）所著『史徵』一書，（Tableaux historiques）考證蒙古部族源流，以爲出自東胡，屬於通古斯族。（Tungusic）而霍渥兒特氏之『蒙古史導言』，則力非之，以爲出於突厥。（Thu kiu 或 Turks）其所引之證據甚多，中有從民俗方面考證者，如蒙古人種之薙髮結草爲帷屋，以牛曳車，皆與契丹同。其以皮革爲桴以渡河，以草覆馬背爲鞍，以木籌刻紀歲月之數，以氈結帳幕而用牛車移之，皆與突厥同，此習俗方面之證。其言語方面之證，如突厥及蒙古，其呼君長，皆曰『可汗』（Khakan）

或曰『汗』(khan)亦可證其本爲同族也。

霍渥兒特氏，更參考中國材料，而認蒙古與『唐書』所稱之『室韋』(Shi Wei)有關係。據其考證，室韋分爲南北二支，南支室韋分二十五部，北支室韋分九部。且室韋之酋長，名曰『乞安蒙兀圖』(Ki-in-Mo-Ho-Tu)『乞安』音轉爲『可汗』『蒙兀』卽『蒙古』，故乞安蒙兀圖者，卽『蒙古可汗』也。(Khan of the Mongols)

霍渥兒特於土番之智固木贊博汗被篡弑事，亦根據『蒙古源流』引以爲證。其於智固木贊博汗之名，英譯作 Dalai Subin Aru Altan Shireghetu 姦臣隆納木 Long-nam 旣篡位，三子均逃避他方，長子名曰希華高齊 Shiwaghochi 次子曰博拉齊，(Borachi)三子曰布爾納齊諾(Burtechino)按此項史事，雖載於蒙古源流，實爲西藏古代傳述。有藏文書名曰 Nom gharkhoi todorkhoi tolli)曾紀此事，而法國人克拉頗羅德，(Klaproth)與俄國人希米特，(Schmidt)俱曾節譯之。

按吾人以蒙古源流與秘史比較研究之，固可斷定蒙古與土番之必有關係。蓋蒙古系出東胡之室韋，而與突厥混血，其古代傳說，又與西藏族之土番，有若干之關係。此則吾

人求之東西史家所考證，而有以知其必然也。

若自其古代傳說觀之，秘史有狼鹿生人之說，而突厥有狼生十男之說，霍渥兒特氏因斷定爲皆本之土番舊說，而喇嘛僧侶用以附會蒙古先世，然土番王子布爾納齊諾，自西藏出亡，逃入蒙古而居今外蒙古車臣土謝圖汗境內布爾罕哈勒都那山（Burkhan Khalduna）之附近，遂爲蒙古先世淵源，其事甚確也。

蒙古源流之作者撒囊撒辰（Slanang Setzen）與蒙古史之作者拉施特（Rashid）皆爲最可信之著作家。二人對於布爾納齊諾生子必塔赤罕（Bedets[illegible] khan）及其後裔，皆有『世系表』紀之。其間雖微有出入，然大體固相同。吾人於此，因知蒙古族與西藏族之間，實有傳說相同之證據。霍渥兒特曾將此兩世系表對列而比較之，今吾更附列中國譯名，其表如左。

錢大昕之世系表（補氏族表）　布爾納齊諾－巴塔赤罕－塔馬察－豁里察兒蔑兒干－阿兀站孛羅溫－撒里合察兀－也客你敦－撏鎖赤－合兒出

拉施特之世系表（蒙古史）	撒囊撒辰之世系表（蒙古源流）
Burtechino	Burtechino
Bichin-kian	Bedetse
Timaj	Tamatsak
Khichi-Merguen	Khoritsar-Mergen
Kudjim-Bughrul	Aghojim-Bughurul
	Sali-khaldshigo
Yeke-Nidun	Nige-Nidun
Sam-Sauji	Samsuji
Khali-khaju	Khali-khartshu

右表所列世系，極為明瞭，蓋蒙古部族之原本於土番，乃證據確實之事，特因東胡室韋族，與突厥沙陀族，血系含混。又雜以喇嘛僧侶與中亞突厥人之舊傳說，遂使吾人於考證其部族時，極感鉤稽之困難，然若能就其混血同化之痕跡，細為考證，則其部族之淵

源所自，固亦甚明瞭也。

蒙古部族之外，尚有色目人種，色目者，非蒙古部族而歸附於蒙古者也。陶宗儀輟耕錄所載之色目人種名目，凡三十一種，其後錢大昕魏源作色目氏族表，皆遵其說。然其中三十一種之名目，每一名而兩見，或雷同，或遺漏，未可爲據。吾常列三十一種色目名目，而就西方史料中所舉人種部族徵考之，因爲作一列表於左。

輟耕錄三十一種色目名	西書部族名
畏吾兒	Ouigurs
唐兀（卽唐古特亦卽西夏）	Tangut
乃蠻歹	Naimans
回回	Musulman
阿速	Asut

康里	Kanli
哈剌魯 匣剌魯 合魯歹	Karluks
欽察（即奇卜察克）	Kipchack
赤乞歹 剌乞歹	Khitai
迄失迷兒	Kashmir
火里剌 火里剌	Keraits
苦里魯	Kurluts
哈剌吉達歹（即黑契丹）	Kara Khitai
甘木魯	Kalmuks

禿魯八歹 禿伯歹 禿八	Turmats
雍古歹	Unguts
拙兒察歹	Jurche
徹兒哥 撒里哥	Salgar
貴赤	Kugir
阿兒渾	Arghun
苦魯丁	
禿魯花	Tulas
密赤思	Merkits
夯力	Kuris

右表中吾所列之部族名目，是否無誤，吾不敢知，然吾人於此，知輟耕錄色目三十一種之不足爲據也。蓋三十一種之中，重複舛訛者凡數見，而西域人種複雜，非此三十一種色目所能盡。中國史家，昧於西方情勢，多未列入。人種學爲史家之輔助科學，東方人種之變遷，與其支系派別，其間可供探討研究者甚多。蒙古部族之先世，出於突厥，故研究蒙古部族者，當於突厥部族中求之，所謂完美詳善之蒙古或色目部族考，蓋猶有待也。

（五）人種同化問題

在中國全部歷史之中，種姓交通，混合雜居，無有如元代之盛者。蓋當時無論歐非亞黃白耶回喇嘛摩尼之人民，皆得有相互交通相互同化之機會，此實元代文明之一特殊景象。故人種同化一問題，實爲元史學中最有趣味而可供研究之一問題。

研究元代人種同化一問題，當分爲『胡人華化』與『華人胡化』之兩方面，舊日之中國元史學家，於人種同化一問題，向不注意，而近人陳垣之『元西域人華化考』，即於胡人華化一方面，最能考證博洽者也。蒙古崛起，爲無文化之國家，故其西北諸藩，漸同化於回敎，而東南本部，又漸同化於中國。然蒙古本爲頑固不易同化之人種，故其間

漬染華化者，乃以蒙古部族外諸色目部族爲較多。

『西域人華化考』蓋自中國之儒學佛老文辭藝術各方面，考證西域人之同化於中國，今就陳垣所舉者，列表如左。

(一)西域人之儒學家，

曾通西域人之儒學家	高智耀　廉希憲　不忽木　巎巎　慶童　沙班　泰不華　回回　伯顏師聖、欣都　也速答兒赤　丁希元　家鉉翁
耶教徒	馬祖常　闊里吉思
回回教徒	贍思丁　忽辛　贍思　溥博
佛教徒	阿魯渾薩里
摩尼教徒	高昌偰氏

(二)西域人之佛老家，

西域文人信佛老者	貫雲石　迺賢　馬時憲　亦都忽立　刺馬當

回教徒信佛教者	丁鶴年
耶教徒信道教者	馬節　趙世延

(三)西域人之文學家，

西域人之詩人	泰不華　迺賢　余闕　聶古柏　斡玉倫徒　三寶柱　張雄飛　昂吉　完澤　伯顏子中　薛超吾　郝天挺　辛文房　馬彥翬　阿里
耶教徒詩人	馬潤　馬祖常　馬世德　雅琥　別都魯沙
回教徒詩人	薩都剌　丁鶴年　吉雅謨丁　愛理沙　魯至道　哲馬魯丁　仇機沙　別理沙　買閭
西域人之文家	趙世延　馬祖常　余闕　孟昉　貫雲石　贍思察罕
西域人之曲家	貫雲石　馬九臯　瑣非復初　不忽木

右表為陳垣考證所得，吾人於此知元代種族同化之甚烈。然其中多為色目人種，尤以畏吾兒人為多，而純粹蒙古種之同化於漢族文明者，則寥寥無幾人。蓋蒙古為具有頑

强不化性質之人種，非若女眞滿洲種之特富於同化性也。

吾人於元代史料中，一察當時人之世系姓名，卽可獲得是時胡人華化之痕跡。其例於錢大昕『補氏族表』中頗多，如左列之諸世系表，可以爲證。

（一）畏吾兒族廉氏世系表。

牙兒八海牙—吉臺海牙—布魯海牙—廉希閔、廉希憲、廉希恕、廉希貢、廉希賢

（二）雍古有馬氏世系表，

帖穆爾越哥—把造馬野禮屬—錫禮吉思—月合乃—馬世忠、馬世昌、馬世顯、馬世祿、馬世吉

吾人就右二世系表觀之，但一觀姓名，則其同化於中國之狀況，已暸然可見。蓋金元之

間，女眞蒙古之人凡漬染華化者，多改用漢姓名。陶宗儀輟耕錄『金人姓氏』一條云，『完顏漢姓曰王，乞石烈曰高，兀顏曰朱，徒單曰杜，蒲察曰李，顏盞曰張，石抹曰蕭，奧屯曰曹，移剌曰劉，斡勒曰石，斡准曰趙，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抹顏曰孟，散答曰駱，烏林答曰蔡，僕散曰林，朮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蓋金元以來之人物吾人覘其是否華化，可自漢姓名得其大概矣。

蒙古之在中亞者，則漸同化於回回教徒。吾人讀伊兒汗史，載合贊汗令全國改奉回教，帕首廢冠制，並廢去蒙古舊用之『汗』(Khan) 一名稱，而改用回教國之名，自稱曰『蘇丹』(Sultan) 或譯蘇爾灘、或譯算端，此其同化之證。又蒙古人之在中亞者，漸亦改用回教語爲姓名。吾人研究奇卜察克汗伊兒汗之歷史，見其中蒙古人而命名曰『謨罕默德』(Mahammed) 曰『哈散』(Hassin) 曰『烏丁』(Ut din) 曰『哀丁』(Eddin) 者極多，此皆回教徒常用之名，而蒙古人亦偶有襲用之者，此亦人種同化之一例證也。然契丹女眞諸人種因同化於中國而採用漢姓名者，實仍兼用胡語爲名，而成一複名之習慣。如耶律楚材一名吾圖撒忽里，耶律希亮一名禿忽思，廉希憲一名忻都，皆可證

其漢胡二名並用。

在華人胡化一方面，吾人目前所得之材料甚少，故尙無爲具體之研究者。其原因以華人文化甚優，遠出蒙古色目人種之上，凡人種同化之事，劣者同化於優者恒多，而優者同化於劣者恒少。然吾人苟細心搜求，終亦能獲得若干之事實，可爲同化之跡象。其在言語方面，如蒙古語謂不良曰『歹』，此語今已爲漢語中普通之字。喇嘛敎爲蒙古信奉之宗敎，今亦爲中國北方一部分人民信仰之對象。又藉蒙古兵力開擴版圖之故，亦使回敎與耶敎之聶思脫里派，在中國得有更多之信徒，此等史蹟，亦可供吾人之探索。東方歷史中，一切殊方異種，混合雜居，無過於蒙古帝國時代。在蒙古與中國文化間，在蒙古與西域文化間，不乏可供探討之境域。陳氏之『西域人華化考』，特舉其一方面，吾人尙可更擴展於各方面也。

(六)年月差錯問題

元史學尙有一種極難之問題，卽年月之差錯是也。蓋蒙古自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以來，凡歷四朝，皆未有正確之紀年法。吾人讀元秘史，見當時征伐會盟之事，皆以蒙古原始

社會之紀年法爲之卽所謂『鼠兒年』『牛兒年』之類是也其後世祖定中國遷都北京乃採用漢人歷代紀年之法於是改號曰『中統』曰『至元』由是相沿以至於元季皆用此種中國式之紀年法。

中國之研究元史者自中統至元以後有年號可供稽考若世祖以前四朝因蒙古用鼠牛之年號不易考其確況多致錯誤故何秋濤之序親征錄曰『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創業本無記注氈廬毳幕橐筆寧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正斡歌歹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謚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蓋元史所以年月差錯之原因實卽在此。

關於年月差錯之史事極多試舉其最彰著者則太祖成吉斯汗之生卒年月問題也以成吉斯汗之偉大人物而其誕生之年月乃竟不確定中國書與西書各持一說相差至六七年之多此非一可駭怪之事乎今試列中西兩說如左表。

中書所載	西書所載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壬午生	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生
孝宗乾道六年庚寅喪父(祕史云父死年九歲)	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喪父(年十三歲)
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滅汪罕(時年四十二)	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滅汪罕(時年四十九)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死(年六十六歲)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死(年七十三歲)

由上舉中西之說對照觀之，則中書云紹興三十二年生，(1162)而西書云紹興二十五年生，(1155)是相差七年也。中書云乾道六年喪父，(1170)而西書云乾道三年喪父，(1167)是相差三年也。至於太祖之死年，雖中西書同爲寶慶三年，(1227)然據中書之說，則太祖死時，年六十六歲，而據西書之說，則太祖死時，年七十三歲。據中書之說，則太祖喪父時年九歲，而據西書之說，則太祖喪父時，年十三歲。此兩說之孰爲是非，將何道以謀解決乎。

蓋西方史料，皆以爲太祖乃『猪年生，猪年喪父，猪年死。』故定太祖以乙亥生，丁亥喪

父，丁亥死。若如中書所云，則太祖以午年生，寅年喪父，亥年死，與西書大異矣。

洪鈞於元史譯文證補解決此問題頗爲允當，其所徵引以爲判決者，凡得三旁證如左。

（旁證一）孟珙所著蒙韃備錄云，『生於甲戌。』

按孟珙爲宋人，其時代與太祖相近，所言自較可信。其云生於甲戌，甲戌乃乙亥之前一年，足證西書生於乙亥之說非誤。

（旁證二）楊維楨（鐵崖）所著正統辨云，『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

按楊維楨乃元代人，據其所云，則太祖乃生於亥年，而建國於申年，亦足證西書生於乙亥之說非誤。

（旁證三）太祖徵邱處機詔云，『七載之內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

按西域史籍云，太祖以猴年平定泰亦赤兀（Taichiut）諸部，今自庚申至丙寅卽帝位，恰爲七年，楊維楨建國申年說，旣爲非誤，則生於亥年亦爲非誤。

既得上之三旁證，遂可斷定楊維楨生於亥年建國申年之說非誣，則太祖實生於亥年，而非生於午年，故曰，中說非，西說是。

太祖生年之一問題，蓋自洪鈞獲得此三旁證，而糾紛始解，苟非得西書以爲證，則終無由識中書之謬誤也。苟非得此三旁證以爲判斷，則亦終無由辨兩說之孰爲是非也。元史中年月差錯之事實至多，此特示其一例。

其在西方，則馬可波羅入中國之時間，亦爲一聚訟之問題。按馬可波羅遊記自言，『與其父叔二人自威尼司出發赴中國時爲一二七一年』，卽世祖至元八年。而其遊記導言第十三章又言，『三人自西方至蒙古大汗之廷，途間費時三年半。』則抵中國時，當爲一二七四年，卽至元十一年也。然遊記又云，『馬可波羅與其父當大汗攻襄陽之役，身預其事，且曾獻礮法助攻。』考世祖攻襄陽，爲一二七二年，而襄陽陷落，爲一二七三年，卽至元九年十年之交，斯時馬可波羅尚在途中，未達中國，何能助攻襄陽耶，此亦一種年月差錯之問題，而頗費吾人之探索也。

欲解決此問題，吾人必須注意於遊記所云『途中行程三年半』之說，研究其是否確

實試考馬可波羅以前由歐洲至中國之遊歷家其在途中所費之歲月若干。

(一)勃萊奴喀皮尼(Plano Carpini)於一二四五年四月由意大利之羅馬啟行，

次年一二四六之七月，抵蒙古和林。

(二)魯卜里克(W. Rubriquis)於一二五三年五月，由帕勒斯丁(Palestine)啟

行，十二月，抵蒙古和林。

按上舉之二人，皆由歐洲入中國，而達於蒙古大汗之廷者，其時代皆略早於馬可波羅。而勃萊奴喀皮尼氏由羅馬啟行，則較威尼司尚稍遠。然勃萊奴喀皮尼氏，僅費時十三月，若魯卜里克氏之由帕勒斯丁啟行者，則僅費時五月，卽抵和林。然則由歐洲之東南部，跋涉山川，以達蒙古和林，至多亦僅需一年有餘耳。縱令途中梗阻，若何稽延，亦決不能如馬可波羅所云費時三年半也。

馬可波羅途中閱時三年半之說，必爲虛搆以誇張其旅行之遠。否則爲年久遺忘，記憶有誤。蓋馬可波羅入中國時，方十六歲，而口授遊記時，已四十三歲，閱時既二十七年，其因遺忘而歲月差錯，理或然耳。

吾人由以上所舉之二旁證，而知馬可波羅途中歲月，決非三年半，至多亦不過一年有餘。彼於世祖至元八年（1271）啟行，歷時年餘，而抵中國，是爲至元九年十年之交，（1272—1273）正世祖攻襄陽之時。是時身預其事，而獻礮法，亦與遊記相符合。故吾人獲得此二旁證，而後乃能解決此一段年月差錯之問題。

以上所舉，若太祖誕生年月，與馬可波羅東行途中年月之二事，所以示年月差錯一問題中最顯著之例也。其他若此之例，尚多不勝舉，如洪鈞謂朮赤死之年月，未能考定，錢大昕考伐西夏事差一年之類，皆是。

西歷十二世紀以至十三四世紀，東西兩方之歷史事實，每有年月差錯之處，東方因蒙古以草青爲一年，而又用鼠牛紀年之方法。西方因使用羅馬數目字紀年，其字形體含混，轉寫易訛。故雙方史料，皆偶有年月差錯，此研究中古史者所不可不知。中國各史中，以元史爲最多年月差錯之處，學者貴能旁考曲證，以正其譌誤耳。

（七）地輿方位問題

蒙古史蹟所被，及於亞歐非三洲，亞歐爲兵力所至，非洲爲使聘所至，故蒙古史雖爲國

別史，而實爲「有世界性之國別史」也。由於開拓廣大疆域之故，遂使中西兩方之地理知識，爲之突進。然中國方面史家，知有西域諸國，而不能明辨其方位，西歐史家，賴中古諸遊歷家之力，知有遠東國家，而亦不能明瞭其狀況。故研究元史者，於一城邑一部落一山一水之所在，不惜費繁重之搜討，與辛劬之勞力，以求一得。此項地輿方位之考證，所以亦爲元史學中重要之問題也。

中國元史學專家之考證元史地輿方位一問題者多人，列其最著者如左。

姓名	著作
何秋濤	北徼界碑考　烏孫部族考　考訂元代北方疆域考　尼布楚城考
李文田	元朝秘史注　西遊錄注　元史地名考
洪鈞	西域補傳　西域古地考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上下　謙河考　舊唐書大食傳考證
屠寄	西北三宗藩地通釋　成吉斯汗陵寢發見辯論書
施世杰	元秘史山川地勢考

阮惟和	祕史地理今釋、
丁　謙	元祕史地理考證　元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　西遊記地理考證　劉郁西使記地理考證　張耀卿紀行地理考證
范金壽	西遊錄補注
張相文	西游錄今注　成吉斯汗陵寢發見辯論書

其在西方，藉地輿方位以探究史蹟者甚多。舉其著者，則若玉爾(Yule)鮑梯(Pauthier)考狄(cordier)諸人之考證馬可波羅東行道路，若法國克拉頗羅德(Klaproth)與俄國人勒屈(Lerch)關於高加索一帶地方之遊記，若帕拉司(Pallas)關於俄國南部諸地遊記，若凡柏萊(Vambery)若梅因篤夫(Meyendorf)等關於中亞之遊記，皆其例也。

蒙古前四大汗所宅都之地曰『和林』，十三世紀時，爲蒙古帝國之中心，當蒙古定宗即位時，衣冠萬國，咸會於此。吾人繙閱西書，即可考見當時西亞東歐及回耶諸敎主，各

遣使馳驛，親行朝聘，何其盛也。然自蒙古亡後，其地遂漸湮滅不彰，甚且後人有各持一說，莫能指實其地者。清末李文田著『和林金石錄』就其廢墟遺址，搜剔碑碣，以證史事，而頽廢之和林舊都，乃漸爲研究元史者所注目。

西方關於和林一地，記載甚詳者，有馬可波羅之遊記，此外則法國教士魯卜里克（W. Rubriquis）所著之游記也。其游記曰『余以一二三五年之末，奉法蘭西王路易之命至和林，其繁盛不如聖迭尼思（Saint Denis）之街市，其宮殿之美，亦較聖迭尼思差十倍。有大街二，其一爲回教徒所居，中闢市場，其一爲中國人所居，皆工匠。二街之外，爲朝貴大臣之邸地，又諸宗之佛寺十二，回教寺二，基督教寺一。街市四圍，築土牆壁，爲四門，東門賣黍與雜穀，西門賣山羊，南門賣牛車，北門賣馬。近城壁有大離宮，宮牆磚甃，內有大殿廷，斷年例聚集朝貴大臣宴飲二度於此。』

屠寄蒙兀兒史記有考證和林舊址之一段云，『和林一名哈喇和林，蒙古遊秘史作哈喇豁魯木，（Karakorum）今外蒙古土謝圖汗本旗牧地西南之額爾德尼招，即和林遺址。』

吾人若不得魯卜里克之紀載，則無由考和林之狀況，若不得屠寄之考證，亦無考和林故址之準望，此地輿方位之考證，所以爲研究蒙古史者所不可忽也。然日本史家桑原騭藏所著『東洋史要』中有考和林故址之言曰，『和林卽今外蒙古三音諾顏汗右翼左末旗布兒罕山東北之哈喇尼敦』其言與屠寄所考地輿之準望相近，而一則以爲土謝圖汗，一則以爲三音諾顏汗，終不免有易滋疑惑之處。蓋治史者於地輿方位之事，貴能身親目擊，熟思深考，乃能明辨其準望所在。

關於元史地輿方位之考證，若近人屠寄張相文二氏爭辯太祖陵墓所在之文，亦爲學術界上有價值之一事也。蓋元人葬主祕密，故歷代諸汗之陵寢，每爲人所不知，爭辯由是而起。自張相文首著一文曰『成吉斯汗陵寢發見記』根據蒙古人近世傳說，又因太祖伐西夏而崩，故斷定其陵墓在河套之榆林附近。然屠寄則力斥其說爲非，蓋以蒙古葬主祕密，且爲大汗金棺，決不能聽其葬於河套與中國隣近之地。且宋人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韃事略』明言目覩太祖陵墓在外蒙古克魯倫河側，卽太祖生地，合於首邱之義。蓋張屠二氏，各執一說，皆有片面之理由與證據。張氏信近代相沿之傳說，而主

張墓在河套，屠氏信古史之反證，而主張墓在外蒙古，皆能自樹一說，言之成理。其論辯繁博，不能具引，試簡舉其要點如左。

	張相文說（河套說）	屠寄說（外蒙古說）
主張	墓在河套鄂爾多斯旗伊克招盟之埃錦赫洛	墓在外蒙古克魯倫河側
理由	因征西夏帝崩便葬於西夏附近之河套地方	太祖生於其地本首邱之義應歸葬其地不應反葬河套邊界
證據一	鄂爾多斯者乃爲帝守禦八白室之人自是元裔之襲汗號者皆卽位於八白室前（蒙古源流）	宋彭大雅徐霆奉使親過其地云插箭以爲垣邏騎以爲衞在克魯倫河側闊逾三十里（黑韃事略）
證據二	伊克招盟旗內有青吉斯汗陵寢鄂爾多斯七旗向設有看守陵寢承辦祭祀之達爾哈特（清理藩院則例）	墓在克魯倫河四斡爾朶同時發喪一在曲雕河闌一在哈老徒一在和林一在鄂坤河上皆外蒙古地（拉施特書）
證據三	張穆親聞土默特貝子言謂太祖葬地在楡林邊外（蒙古遊牧記）	以輦奉柩車輪挺然不動吉爾根巴徒爾謂汗何戀唐古特乃將屬衆蒙古棄擲言畢柩徐徐動遂至所卜久安之地（蒙古源流）

石表中所列，張相文與屠寄，各得有力之證據三。張氏之第一證據，八白室既在河套，則陵墓亦在河套。其第二證據，河套既設有守祀專司之官，則陵墓自然在河套。第三證據，既有蒙古後裔土默特貝子之言為證，則陵寢必在河套無疑。

然屠寄所引之三證據，亦非可忽視者也。其第一證據，既經宋代使臣，目覩墓在外蒙古，則理屬可信。第二證據，波斯拉施特親讀祕密國史，且云四斡爾朵，同時發喪，皆為外蒙古之地，則墓必在外蒙古。第三證據，既云大汗何戀於唐古特，柩遂徐徐移而他去，至所卜葬之地。唐古特地屬西夏，即河套楡林之地，今既云不戀唐古特，是即不葬河套之證也。

按張屠二氏之說，各有根據，未易輕論是非，然歷史方法，凡舊證恒較新證為有力，凡目擊者之片言，較之後世懸度者，更為確實萬倍。今屠氏所據之證人，若彭大雅，徐霆，若拉施特，皆元代之人，而張氏所據之證人，若理藩院則例，若土默特貝子，皆清代之人。依歷史方法，舊證恒確於新證，張氏所擁護之清代傳說，似未足以敵屠氏所擁護元代目覩躬親之紀載。故吾雖於二氏，不欲輕論是非，然頗心許屠氏之說。

元人史蹟，被及三洲，當時聲威所達，已超出於亞歐兩方地輿知識範圍以外。元史爲具有世界性之歷史，故研究元代地輿方位者，自亦不能拘拘於一洲一國間求之。何秋濤曰，『斡蘭士剌之川，水經詎載，答闌忽眞之隘，地志未聞，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行省，疆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尙遺欽察』蓋元史中地輿方位之考證，必賴今日海宇大通，形勢瞭然之世，乃能有若干之成績耳。

（八）神話軼聞問題

凡研究古代史者，其中大部分，皆爲神話異聞所據有，治史者不能不致力於此等神話異聞，以期於其中獲得若干之事實。蒙古史蹟在十三世紀，去今未遠，其神話軼聞甚鮮。然蒙古部族，文化幼稚，其崇信神鬼，與其部落時代之生活風俗等，頗爲奇詭，自來中國史家，注意於此等問題者殊少。

吾人若有志從事於蒙古時代之民俗研究，自不可不注意搜集此類之材料。蓋此等事物，皆屬於『民俗學』（Folk-lore）之範圍，爲史家所應需之研究。關於蒙古之神話軼聞，民風國俗，吾人可自元代各種史料中獲得之，且可自其中覘察突厥土番東胡諸族

相沿之生活習慣，亦元史研究中一要點也。

今欲研究蒙古部族之民俗，試徵引其相關之材料如左。

(一)狼鹿生人之說，

元祕史曰『當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斡難名字的河源頭，產生了一個人，名叫巴塔赤罕。』

此一段似爲神話，而實爲史實，屠寄之『蒙兀兒史記』曾力爲辨正之，蓋未開化之民族，每以獸擬人，中國古代之人名，若『夔』若『龍』，近代之人名若『虎』，而婦女則或名『鶯』『燕』，皆本於此等觀念而來。今按蒙古語謂蒼狼曰『孛兒帖赤那』(Burtechino) 謂白鹿曰『豁埃馬闌勒』(Goamaral) 蓋男子以狼爲名，表其雄武，婦女以鹿爲名，表其柔馴。明初繙譯秘史，誤以人之名狼名鹿者爲眞狼眞鹿，其實皆人名也，故似爲神話，而實乃歷史事實。

(二)角端，

元史載『成吉斯汗征西域，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能作人語，云

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斯獸乃至，帝遂回馭。』

陶宗儀輟耕錄云，『角端，代北大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又云，『江浙鄉試，夜二鼓，院中仿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因出角端爲賦題。』

按右舉角端神話二則，吾人因知角端爲元代民間一種有勢力之神話。然太祖西征，並未踰印度河，見角端之事，惟元史耶律楚材傳及蒙古源流有之，秘史與親征錄皆不載，吾人因知角端爲元代一有力之神話，而非歷史事實。

(三)大汗葬俗之秘密，

蒙古大汗之營葬，極爲秘密，然衆說各異，其可考者有三說。馮一鵬塞外雜識曰，『元人於陵墓所在，不令人知，葬後必驅萬騎蹦之使平，至草長無迹乃已。』草木子曰，『蒙古諸汗葬時，以陵無標識，難以尋覓，乃於葬後，屠一稚駝於陵前，使母駝視之，將來謁墓時，引母駝與俱，母駝必尋至其稚駝被殺之地，昂首哀鳴，卽可因以知陵之所在。』馬可波羅曰，『大汗葬時極秘密，沿途見人，皆殺之以殉。』

按以上三說，爲中西史料關於元人祕密營葬之狀況。吾人不能斷其孰爲實際情形，抑或三說皆爲元人實事，並行不背，亦未可知。然吾人由此而知蒙古葬俗之確守祕密，極爲嚴厲，則其事灼然無疑。

(四)穿耳之俗，

蒙古有以珠穿耳之俗，其事有二證。按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之太祖本紀下，有云，『主兒只遣使納賄行成，一大珠盛於盤，圍小珠無數，帝問何人之耳穿珠，可來領珠，盡散於衆，有續至求珠者，擲珠滿地，俟其自取。』此爲一證。

又元史耶律希亮傳有云，『王遺以大珠二，使穿耳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傷父母之遺體。』此爲二證。

在上舉四端之外，關於元人之民俗研究材料頗多，吾人殊難盡量列舉，試言其最著者，如左之數端。

(五)草青爲一年，月圓爲一月。(見元祕史序，)以草青紀歲，不言幾歲，而言幾草。(見元史譯文證補太祖生卒年月考，)

(六)元旦諸王捶鐵爲禮。見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上、

(七)帳殿金碧氍幕可蔽千人每汗死則別易新者。所費過於宮室。見魏源元史新編、

(八)以鼠牛馬龍虎狗等紀年。見元朝秘史、

(九)渴飲馬乳，以革囊盛之。見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

(十)成吉斯汗之弟別勒格台 (Berkter) 有百妻百子，妻子至前，有不識者，見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附錄、

(十一)合贊汗改奉回敎，始帕首，廢冠制。見元史譯文證補合贊傳、

(十二)在借用畏吾兒文字之外，但刻木爲籌，以代文字詔令。見黑韃事略、

蒙古之民俗狀況，吾人若自各史料中搜剔之，其量甚繁，不能備舉，苟能搜輯以成一元人之民俗史，亦一種有趣味之工作。

其在西方史家關於蒙古之神話軼聞，亦偶有之。霍渥兒特 (Howorth)，蒙古史中之『巴都汗傳』引華爾甫(Wolff)紀載俄國之古代傳說一段，蓋關於蒙古東侵之傳說也，其涉及神話奇蹟者有二說。

(一)蒙古之軍西進不已，其地人民一部分逃避於斯脫蘭堡(Stramberg)之城中，一部分逃避於哥圖基(Kotusch)之山中，皆爲蒙古所圍。至五月八日，山水暴發，蒙古軍營皆被漂沒，其殘兵乃引退。當一六六十年，修理斯脫蘭堡禮拜寺之基址，尚掘出似鋤犂形式之古器多件，殆爲當時蒙古圍攻此地之遺物。蓋大水暴發，實爲天意所使然，故此禮拜寺遂爲一切神話之中心。

(二)十四世紀時，在聖赫威治(Saint Hedwig)地方，有一日耳曼之傳說云：『巴都汗(Batu Khan)之妻，欲一覘各地之奇異風俗，遂與侍臣出遊，且攜金寶隨行，至西里西亞(Silesia)之奈瑪特城(Neumarkt)人民利其金寶，遂羣起戕之，及其隨從皆死，惟二幼女得脫於難，歸告其事，巴都汗大怒，乃起兵入西里西亞及波蘭。』

然此項傳說，於一八一七年，復變爲一種紀事歌謠，名曰『基督徒與韃靼人之戰爭』(The war between the christians and the Tartrs)其大意云，『蒙古汗忽必烈(Kublai)之女，與少年侍臣十人及侍女二人，出遊於森林中，被

日耳曼人所戕害，大汗怒，欲復仇，召星士及巫師卜之，巫師等取一蘆管，折斷爲二，而呼其一端曰忽必烈，其他端曰異國之王，既而持咒數語，此二蘆管，乃躍起互相衝擊，其後呼爲忽必烈之一端卒戰勝，大汗乃決出兵，大敗基督徒，遂陷機窪(Kief) 及諾哥拉(Novgorod) 此時基督徒之首領名曰烏倫司拉夫，(Wneslaf) 率其衆在哈司提諾夫 (Hostinof) 之山，與蒙古相持，斷大樹二十株塞道，以阻其登。然士卒渴極無水，覆敗在卽，人皆絕望，烏倫司拉夫乃虔禱於神，忽雷雨驟發，溪澗皆滿，其渴遂解。既而援兵亦至，遂擊退蒙古之軍。」

霍渥兒特論之曰，『此二傳說，其被戕害者，一說爲巴都之妻，一說爲忽必烈之女，疑其本爲一事之訛。考忽必烈之名達於中歐，殆在十三世紀之末，時代與此事不合。蓋所云忽必烈之女，實乃巴都之女，乃一事之訛傳也。』關於蒙古時代，吾人熟知，如上所舉者，在中西史料中，不少神話軼聞之紀載，吾人研究元史學，貴能以餘力整理搜弋之耳。

以上所列舉元史學中之各種問題，皆極爲重要，蓋元史學之所以號爲難治，與其價值所在，皆此各問題爲之也。此種種之問題，或爲曾經中西史家研究，得有結論者，或爲尙待探討者。其得有結論者，吾人當再覆按其是否正確，其尙待探討者，則更爲吾人研究之鵠的焉。

第四章　元史學之將來

元史學過去之成績如此，固已了了於吾人之目前矣。然元史學者，包容繁多之學也，無論中西兩方所研究者，僅爲其中之若干部分，而非其全量。況中西兩方已往之研究，又未能完全溝通融會，而互相補益，則元代史蹟之可供吾人鈎稽探索者，尙復無窮。故吾人不能不於元史學將來開拓發展之程途上，作一計算。

吾人審知元史學將來之命運如何，必先考察其過去之成績如何。過去之研究成績，是否美備完善，而無進益研究之餘地乎？吾人固孰知其不然也。今中國方面之史家，多不解西文，無新式研究之方法與能力。洪鈞之勉力摭拾，所得實至微末，屠寄柯劭忞輩，亦僅知辛勤搜弋，用中國舊日治史之方法以造史而已。吾敢言此數人者，以其沉酣之深，

致力之專如此，若能旁通西文，益以新式之歷史知識觀念，則其成就，寧遂止於此耶。不幸中國方面所得者僅有此數，其在西方除法國俄國有專家數人外，其他國家之學術界，大率於蒙古史不甚重視。故霍渥兒特（Howorth）所著宏博偉大之『蒙古史』，僅成三冊，遂中輟不作。中西兩方之所有研究成績，既寥寥如此，則其遺留吾人以未闢之疆域而尙待開拓者正多。故元史學之將來一問題，當足供吾人之討論。

中國研究元史學者，若錢大昕魏源何秋濤輩，去今已遠，可以不論。近世若屠寄之書，尙無定稿，且多未刻，其書世不多見，亦姑置之不論。其在今世負重名而爲人所稱許者，無過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與柯劭忞之『新元史』二書矣，然此二書豈遂精良完美，無可指摘乎？今姑不論其大者，但就其中一二瑣屑之點，指證之，當可見其誤點之一斑矣，試舉陳其略如左。

（一）洪鈞之誤點

元史譯文證補之『引用西域書目』一段，洪鈞自述其所取材於西方者也，然其中有本爲同名而異譯者，如云『拉施特書成名之曰札米五特台白兒力克上四字義爲全，

下五字義爲史，猶言『蒙古全史』，又在同一章內，敘阿黎毛夕耳云，『阿黎毛夕耳著書數卷，名曰喀密兒伍脫台白兒力克，上五字義爲聚，下謂史。』

按拉施特之書名，與毛夕耳之書名，皆用（Djami ut tewarikh）而洪鈞乃譯爲相異之二名，一曰『札米五特台白兒力克』，一曰『喀密兒伍脫台白兒力克』，一則義曰『全史』，一則義曰『聚史』，一編之中，前後歧出，在洪鈞不識西文，無從審斷，然兩名相距，不過數行，而竟成此『一名兩譯』之大誤，似未合於理。

又『引用西域書目』之敘訥薩怖有云，『訥薩怖爲阿拉比人，西域故王之子札剌勒丁，自印度西歸，建國，辟爲幕府官，札剌勒丁死，爲傳紀之，書名西雷士斯蘇爾灘只拉兒哀丁』云云。

按『札剌勒丁』在西文譯名爲 Jelal ud din 而訥薩怖作書紀之，卽名曰『札剌勒丁傳』。今洪鈞於人名，則譯作『札剌勒丁』，於書名，則譯作『只拉兒哀丁』而不知原文本爲一名，並無差異，此又洪氏『一名兩譯』之一誤也。

又洪鈞此書目錄中有『旭烈兀補傳』，然其『太祖本紀譯證下』又云，『猴年，帝在

路駐夏過冬，行及己境，皇孫呼必賚與忽拉護來迎。」

按『旭烈兀』西文譯名作 Hulagu 所謂『旭烈兀』，所謂『忽拉護』，實爲一人，今既明知爲一人，乃於一書中作二異譯，亦爲未合。

(二)柯劭忞之謬點

柯劭忞之『新元史』自擬於新唐書新五代史之列，故新增事實既多，於舊元史亦多所刪改，然其所刪改者，固未必盡適當也。例如舊元史『贍思傳』中，敍其先世，有一語云，『其先大食國人，』而柯氏新元史本傳中，則改作『其先西域人，』吾竊以爲怪。蓋大食爲專名，西域爲通名，吾人可改通名爲專名，而不可改專名爲通名。『西域』二字，廣泛而不確定，吾人於贍思之先世，苟苦於無從考其確籍，而漫然以西域人名之可也。今舊史既明示贍思之爲大食國人矣，柯氏苟無證據以否認其爲大食國人，則當遵用舊元史之文。今乃漫然刪削，將舊元史中確切之『大食國人』四字，改爲含混不明之『西域人』三字，誠不能得其所解。

凡中國史家，每喜以行文之便，妄改字句，致乖史實。柯氏之書，於舊元史多所刪改，其刪

改之得當者固多，而其不得當者，亦正不鮮，如上舉之例，正其一也。

回敎於元代頗盛行，尤以中亞諸國，如伊兒汗國及奇卜察克汗國爲甚。柯氏新元史中，每以行文之便，漫無定名，或曰『回回敎』，或曰『天方敎』，或曰『謨罕默德之敎』一篇之中，諸名雜出，此亦正坐中國歷史家之病，但圖行文之方便而已。

新元史卷三十四『歷志』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馬魯丁，用回回法，撰萬年歷，帝稍採用之。歷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卽隋開皇己未。』按回歷與中歷，因推步之差，時有譌誤，近人陳垣之『中西回三歷蔵首表』曾詳言之。柯氏本中國舊日譌說，謂回歷紀元爲中歷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己未，實則回歷紀元之年，乃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也。以中歷回歷推步之不同，舊日史家，誤以爲隋開皇己未，其差誤凡二十三年。今世推算旣明，吾人知回歷紀元確爲唐武德五年，而柯氏尙本舊日譌說，以爲開皇己未，似欠深考。

以上所舉，皆洪鈞與柯劭忞二氏譌誤之點，然此等誤點，特其微細者而已，其最爲重要之點，乃吾人常感覺其不足供吾人盡量搜討之用。蓋洪柯二氏，雖盡心竭力以搜弋新

材料，而吾人仍覺其材料缺乏也。例如奇卜察克汗自札尼別（Janibeg）以後，伊兒汗自不賽因（Abusaid）以後，子孫式微，部衆分裂，其事蹟漸湮沒不詳。柯氏之書，或僅存其名而無事實，或且並名亦不存，然求之西書，則人名事蹟，俱瞭然可徵可考，此吾人所以深有感於洪柯二氏所著之仍多闕略也。吾今舉奇卜察克金帳汗後裔子孫之世系，以示一例。

巴都Batu—撒里答Sertak—烏拉赤Ulaghji—伯勒克Bereke—忙哥帖木兒Mangu-timur—
脫脫忙哥Tuda-Mangu—伯忽Tulabugha—托克托Toktogu—月思別Uzbeg—札尼別Jani-
beg—畢兒諦伯克Berdibeg—科爾納Kildibeg Kulpa-kulna—努魯斯Nurusbeg—起西耳
Khizr—莫爾都特Merdud—帖木兒合札Timur—穆力特合札Murad Khoja—科脫魯合
札Kutlugh Khoja—普拉特合札Pulad Timur—阿吉士薩克Azis—阿勿達亞拉Abdullah—
哈散Hassan—都倫伯克Tulenbek—伊兒班Ilban—哈干伯克Kaganbek—談罕默德普拉—
克Muhammed Bulak

右為奇卜察克金帳汗之世系表，霍渥兒特蒙古史紀述甚詳，每一人名之下，皆有專篇，

以紀其事蹟，雖詳略不等，然未有湮沒不紀者。吾人若反求之於柯氏『新元史』則見其闕略者不少矣。柯氏於金帳汗世系自札尼別（Janibeg）以後，卽僅有人名，而無事實，自哈散（Hassan）以後，乃並人名亦無之。蓋柯氏雖搜弋甚勤，終以不識西書文字，爲見聞所囿，故所得材料，仍多闕略，不能詳備也。

柯氏新元史有『釋老傳』所紀爲喇嘛敎若八思巴之流，道士若長春眞人邱處機及李志常之流。實則吾人考之載籍，元代版圖廣大，種姓雜居，其宗敎實各派並行，極爲繁複。除漢族士人尊孔之外，則有佛敎喇嘛敎道敎，中亞之回敎，敘里亞耶敎別派之聶思脫里敎，波斯火祆與摩尼敎，耶敎之多米尼派（Dominicains）與佛朗西斯派，（Franciscains）如此繁複之宗敎，豈柯氏新元史『釋老傳』三字所能包括，而此各派宗敎中無數之僧侶敎士，又豈八思巴邱處機輩所能代表，此又柯氏新元史材料闕略之大端也。

元代東西交通極盛，西北陸道交通，則自天山南北路，越中亞裏海黑海以達歐洲，或越波斯阿拉伯敘里亞以達非洲，驛站相通，商旅相接。其海道交通，則東南諸港，若福州泉

州厦門等地，皆爲商舶萃聚之所。其交通之目的不一，或在通商，或在傳教，或在政略，（如歐洲帝王約蒙古夾攻土耳基以助十字軍）或在遊歷與通書報聘之事。其於東西文化之相互影響與東西民族之相互了解，關係極大。又元代種姓雜居，宗教並行，異俗薰染，故人種同化之事亦盛。凡此類之史蹟，乃元史學中有價值之目標，吾人求之中國，若洪氏柯氏之書中，皆不足以語此。然則元史學之將來，其必專注精力於此類之研究可知。

洪鈞柯劭忞二人之外，若丁謙李文田諸氏，皆爲近代研究史地諸學最勇猛之人，亦爲近代最武斷而誤謬最多之人。李文田之『祕史注』『西遊錄注』考證地輿史事，訛誤不少。近人張相文爲『西遊錄今注』，正其謬誤甚多。丁謙自著『浙江圖書館叢書』中，有『劉郁西使記地理考證』一種，則誤謬尤甚，其誤點如下。

（一）劉郁並未西行，其『西使記』乃聞諸『常德字仁卿』所口述而筆記之者，當時風尚，每因他人口述而作記者甚衆，是劉郁與常德，乃二人非一人。而丁謙乃曰，『郁原名常德，仁卿其字也，』是丁謙誤以爲一人。郁字文季，不字仁卿。

(二)西使記原本於『常德字仁卿』其人敍述旅程之後，卽爲『郁跋曰』云云，明示郁與常德爲二人也。丁謙誤會爲一人，故丁氏刻本改『郁跋曰』三字爲『郁歎曰』，遂乖史實。

(三)元代有兩劉郁，一渾源人，字文季，一眞定人，字仲文。而西使記之作者，乃渾源劉郁，非眞定劉郁也。丁謙昧於此情，故丁氏刻本西使記跋曰，『劉郁眞定府人』。又原本西使記篇末云，『中統四年渾源劉郁書』，而丁謙刻本，則刪去『渾源』二字。

已往之元史學者，吾人苟欲搜弋其謬誤之點，遺漏之點，實不可勝數，於此吾人知元史學有待於今後之整理者甚多。昔人之所遺留於吾人者，曰『誤』曰『遺』，而吾人今之所當從事者，曰『校』曰『補』，故元史學者，『校誤』與『補遺』之學也。

柯氏新元史中有馬可波羅傳，（柯譯作克波羅，誤）然僅一附傳，甚簡略。若元代基督教之傳佈狀況，與東來之耶教僧侶，則柯書中狹隘之『釋老傳』所不着一字也。今試就吾所見及者，爲補傳一二如下。

（一）補馬可波羅傳略

馬可波羅（Marco Polo）意大利之威尼司（Venise）人，生於一二五五年。據英人 Yule 之說，其他有作一二五一年及一二五八年者， 其父尼可羅（Nicolo）與叔父馬飛（Maffio）以一二六十年赴中國，一二六七年奉蒙古大汗（世祖）命，往謁羅馬教皇及任聖墓取油事歸歐。一二七一年，乃復攜幼子波羅往中國，一二七三年抵中國，適蒙古軍攻襄陽，乃獻礮法，爲大汗所知，頗恩遇。馬可波羅幼敏慧，能通韃靼方言，日見寵任。

一二七七年，遂拜樞密副使，一二七九年，奉使雲南及緬甸，復還元廷。一二八二年，姦臣阿合馬（Achmac）弄權，王著誅殺之，馬可波羅曾預其事。明年出任淮東道宣慰使，一二八八年，奉使占城，明年奉使印度，一二九一年歸。一二九二年，奉使護送科克淸公主（Lady Kokachin）至波斯，嫁阿魯渾汗，遂不復返中國。

馬可波羅以一二九三年抵波斯，一二九四年歸威尼司故里，途中聞忽必烈大汗崩殂，自是遂居里中。一二九八年，威尼司與鄰邦基奴亞（Genoa）戰，馬可波羅從軍，戰敗被俘，投獄中一年，遂成遊記。明年釋歸故里，又明年卒，年四十五歲。

(二)補勃萊奴喀皮尼傳略

勃萊奴喀皮尼 (Jean de Plano Carpini) 意大利人,爲基督敎佛朗西斯派 (Franciscaine)之僧侶。生於一一八二年,歷任敎會職司,一二二四年任哥羅尼 (Cologne) 地方之守院僧,越四年遂爲日耳曼全境佈敎主僧。一二三十年任西班牙佈敎,名譽日隆,一二四一年復回任日耳曼地方,竭力鼓吹十字軍,奔走甚勤,遂爲敎會名人。一二四五年,羅馬敎皇伊諾森特第四(Innocent IV)遂派遣其往東方見韃靼大汗傳佈耶敎。同行者有波希米之斯特芬 (Stephen of Bohemia) 波蘭之柏奈第 (Benedict of Poland)諸人以一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自里昂(Lyons)首途經日耳曼波希米諸地,遂入波蘭,以達俄境。遇兀那的米兒公爵 (Duke of Uladimir) 弗西兒哥, (Vassilko) 得聞韃靼人之習俗及情狀,居留頗久公爵遣人衛送之遂抵機窪,(Kief)改乘韃靼地方之馬前進。

次年二月抵康尼夫(Kanief)地方,斯特芬病不能進,乃留之,遂與柏奈第二人仍前進。以是月末抵科侖薩,(Corenza) 沿途皆爲韃靼戍守之地,多所阻詰。遂遵驛站,晝夜易馬

急進，乃抵窩瓦河（Volga）爲巴都汗（Batu）駐在之地，覲見巴都於金帳，以獺皮四十，獾皮八十，獻於巴都。

由是首途，赴大汗之廷，途中每日易馬至六七次，兼程急馳，八日而至科曼尼亞，（Comania）度越可怖之沙磧，達花拉子模。於六月二十八日入乃蠻（Naimans）舊境，復踰越大山，時當盛暑，猶冰雪凜冽。又二十餘日，遂抵蒙古和林大汗所居之地。時適當蒙古太宗薨，遂召集宗王親支等開庫里泰大會議，（General Kuriltai）推擧太宗子貴由（Kuyuk）爲蒙古大汗，是爲定宗。當定宗行踐位大典時，各國皆有使臣預其事，其最著者，爲俄羅斯大公爵牙羅斯拉夫，（Yaroslef）角兒只（Georgia）之兩王子達歌特，（Two Davids）報達回教主加里弗（Khalif）之專使，小阿昧尼亞王之弟森巴德（Sempad）尙有毛夕耳（Mosul）克耳漫（Kerman）弗兒司（Fars）阿拉木（Alamut）諸部之王子多人，衣冠萬國，備極隆盛，其代表羅馬教皇者，卽勃萊奴喀皮尼也。

勃萊奴喀皮尼留居和林，凡四閱月，大汗之母曾信仰之，然勸大汗信奉耶教之擧，則終無所成。僅得大汗復教皇之一書，（其書法人 D'Avezac 曾譯爲拉丁文）遂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辭歸，是時

寒冬，冰凍海苦。次年五月，方抵巴都之帳，六月抵機窪，又月餘，乃抵歐洲復命。勃萊奴喀皮尼居中國雖僅四閱月，然彼實爲元代東西交通史蹟中一重要之人。蓋彼之抵東方，較馬可波羅尙早四十餘年。元代以西歐之人直達遠東蒙古之地，未有早於彼者，故彼實爲元代東西交通坦途上首闢荊榛之一人也。

（三）補魯卜里克傳略

魯卜里克（William Rubruquis）法蘭西人，當法王路易第九時，歐洲帝王僧侶，無不心醉十字軍，路易第九，卽爲經營十字軍最力之一人。是時躬赴帕勒斯丁，籌畫一切，既而聞道路傳言，謂蒙古巴都之子撒里答，（Sertak）已信奉耶敎，路易大喜，以爲東方佈道之機會在此。遂遣魯卜里克東行，勸蒙古大汗，信仰耶敎，且攜路易致撒里答之書以行。遂以一二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自帕勒斯丁首途，渡黑海，抵克里米亞，（Crimea）同行者二敎士，一侍僮，一伴送之信徒，凡五人，皆以騎行，攜餅餌以從。既抵瑣帶亞，（Soldaia）漸入韃靼之境，韃靼人來，則以酒及餅餌與之，遂引往謁其酋司喀歹，（Scatai）其人係巴都汗之戚屬。司喀歹令獻金寶，答以無有，僅獻以食品，並示以東羅馬君士坦丁帝之

書函，係希臘文。司喀丐欲知法王致撒里答函中作何語，魯卜里克令譯人譯示之，司喀丐乃令人護送之以行。途中備歷艱苦，乃於八月二日，抵窩瓦河，（Volga）即撒里答所居也。既至，有聶思脫里派之教徒，曰庫亞克（Coiac）曰札米亞（Jamia）二人，迎而館之，同時亦遇多米尼派（Dominicains）之耶教徒數人。既進謁撒里答，上法國王路易之國書，並附以阿拉伯文與敘里亞文之譯稿。庫亞克乃將書譯為蒙古文，向撒里答誦之，撒里答以為書意當商之其父巴都汗，遂遣人送彼等至巴都處。

魯卜里克謁見巴都，用跣脚膝行之禮。巴都詢以法蘭西王之強弱，及法王之名，甚優禮之。然巴都是時適欲東行，赴和林，朝蒙哥大汗，（即憲宗）遂攜魯卜里克等俱東行。自窩瓦河首途，凡二十日，抵康里，（Kankalis）此後每日易馬三四次，常數日不遇一人，惟日日向東疾馳，至十月末，乃改途南進，遂抵和林大汗之廷。

魯卜里克既謁大汗後，勾留數月，次年五月，乃首途反歐，並攜大汗致法王路易之書。首途不久，即聞小阿昧尼亞王海屯（Haithon）入覲元廷，中途相錯未遇。既而復抵窩瓦河巴都汗所居地，計其日月，即去年於此地見巴都汗時也，遂取道高加索歸歐。

魯卜里克有紀行之遊記其攜歸之蒙古大汗書函，雖達於路易，而路易東方佈敎之計，則終於無成。

(四)補海屯與森巴德傳略

海屯第一(Haithon I)爲小阿昧尼亞(Little Armenia)之國王，有弟曰森巴德(Sempad)（柯書作生拔特）海屯仁厚有德，其弟森巴德則富才略，多謀險詐。自蒙古軍西侵滅羅姆(Rum)海屯大懼，乞降於蒙古，遂爲蒙古附庸，遣其弟森巴德入朝於和林。適蒙古太宗薨，定宗貴由踐汗位，東西諸邦專使俱至，森巴德亦其一也。小阿昧尼亞其先有數城爲羅姆所奪，定宗令返其地，海屯欲入朝蒙古，表謝意，以恐內亂不果。時小阿昧尼亞雖歸附蒙古，然賦重，民不堪命，海屯欲入朝申訴，以其妃卒，又不果。一二五三年，(憲宗三年)乃入朝，以五月十三日首途，至九日十三日，越乃蠻境而至喀刺契丹(Kara Khitai)途中曾見巴都汗，及其子撒里答。既至和林，見蒙哥大汗，(憲宗)禮遇甚優，留五十日，乃取道撒馬兒干(Samarkand)歸國。其後遂傳位於其子利奧第三(Leo III)以一二七十年卒。海屯有紀行日記，今猶存。

利輿第三以一二八九年卒，而傳位其子海屯第二一二九七年，海屯第二赴君士坦丁，朝東羅馬帝密舍爾（Michael）且晤其姊妹馬利亞（Maria）森巴德乘海屯第二之出，遂篡王位，且遣使通告羅馬教皇，及伊兒汗國合贊汗。海屯第二以一二九八年，自君士坦丁歸，森巴德拒不納。海屯第二乃復至君士坦丁乞援，僅得少許金錢之助。復往謁合贊汗，合贊因之，以送森巴德處，海屯怨憤，遂致瞽目。森巴德以一二九四年踐汗位，合贊汗以一蒙古公主嫁之為次妻，森巴德亦以其女嫁合贊為妻，相親善焉。

（五）補元代基督教傳佈史略

元代基督教傳佈，至明初乃中絕，其狀況於中西史籍，多可考見之。蓋敍里亞之聶思脫里派（Nestorians）自唐代卽入中國，所謂大秦景教是也。此派宗教，創於敍里亞人聶思脫留司（Nestorius）於紀元四三一年任ㄔ教[illegible]時，埃及又有西黎耳派（Cyril）與相對抗。東羅馬帝諦阿德修司第二（Theodosius II）召集兩派會議，欲調和之，不成，遂不得已，判決禁止聶思脫里派傳教。至四八九年，敍里亞全境俱絕，遂東行入波斯，以達中

國，是爲景教，自唐迄元，日益隆盛。

元代歐洲聘使僧侶之來遊中國者，常遇聶思脫里派之教徒。魯卜里克（Rubruquis）至和林時，有聶思脫里派之教徒爲之通譯。馬可波羅（Marco Polo）亦曾屢言及此教派。孟德高維奴（Montecorvino）來中國佈教時，北京有聶思脫里派之禮拜寺十二所。當世祖時有山西之畏吾兒人名曰瑪谷司（Marcos）爲波斯之第五十八代主教。又有北京之畏吾兒人，名曰拉班巴哥馬（Raban Bar Cauma）奉命遊歷歐洲英法各國。至明初，中國方面爲明太祖所嚴禁，其在波斯方面者，又爲帖木兒（Timur）所屠殺，乃改奉回教，遂絕。

聶思脫里派之外，亦有多米尼派（Dominicaine）佛朗西斯派等，（Franciscaine）而佛朗西斯派爲較盛。此派中之僧侶來中國者，前有勃萊奴喀皮尼，（Plano Carpini）後有魯卜里克（W. Rubruquis）皆由歐洲備歷困苦，以達和林大汗之廷，然皆不久而去。其佛朗西斯派之居留中國，首爲佈教之活動者，爲孟德高維奴。

孟德高維奴（Jean de Montecorvino）意大利人，（近人或譯作孟德高未諾）一二八九年，奉羅馬教皇

尼古拉司第四(Nicolas IV)之命，赴中國，請建禮拜寺，時爲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世祖許之。遂建加特力舊教(Catholic)之禮拜寺四所於北京。未幾四方來受洗者，達六千人，學希臘羅馬語者，亦達百五十人，其勢益振，羅馬教皇克里門第五(Clement V)嘉其功績，任爲東方大主教，更遣僧侶七人，來輔助之。新約全書(New Testement)亦由汗八里(Khanbaligh)主教自拉丁文譯爲蒙古文，以便籀習。

一三零七年，(成宗大德十一年)有法蘭西人伯萊哥尼色(Preconise)爲北京佈道主僧，(Archeveque)及東方總主教。(Primat)一三二八年，(文宗天曆元年)改宗信奉者，達三萬人。

又有法蘭西教士名曰博德倫(Odoric de Podenone)曾遍遊中國各地，至福建之才通港，(即福建泉州，馬可波羅書，亦呼爲才通港，即剌桐之音轉，宋元間，以泉州多剌桐樹，故俗呼爲剌桐城。)建立教會多所。當時全國基督教寺，北京之外，泉州爲盛，蓋泉州時當東西海道交通市舶所聚也。

元史載『文宗天歷元年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可見基督教

在當時亦頗爲元廷信仰。又一三三六年，（順帝至元二年）蒙古最後之汗脫歡帖木兒，（Togan Timur）（即順帝之名，）曾派遣使臣，往羅馬，謁教皇伯奴亦特第十二（Pope Benoit XII）此事爲中國史書所不載。

其後元亡明興之際，中國大亂，福建才通港之教會，以一三六二年絕，北京之教會，以一三六九年（卽明洪武二年）絕。至萬歷九年，意大利教士利瑪竇（Matheus Ricci）抵中國，乃復興傳道事業焉。

右所舉之各種史蹟，皆中國史籍若洪氏柯氏之書所未詳紀也。此所列舉，特藉以示中國史籍材料闕略之一例，其他方面，若此類者甚多。吾人若能自西方史籍中弋取之，而又持中國史籍以覓佐證，正不難將東鱗西爪散見各方之事實，經整理以成一有統系之整個事實。

關於改造元史之事，吾曾聞陳垣（援庵）討論及之。陳氏於柯劭忞『改造全史』之事，不甚同意，而其意則傾向於『爲舊元史作注作補』之法。茲撮陳其大意如下。（按下舉之說，爲余親得之陳氏面談者，陳氏固未常以此意見爲文字揭布之也，）

凡主張改造元史者，必掊擊舊元史，竊以爲舊元史非可廢也。舊元史修於明初，去元代未遠，其中誤謬雖多，而可據之材料，亦復不少。今若刪改舊文，別造新史，竊恐其所刪改者未必能確當，吾以爲不如爲舊元史作注作補，以存其眞。

凡舊元史之『誤』者，吾人不必刪改原文，而但注之。凡舊元史之『遺』者，吾人不必增入原文，而但補之。注者，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補者，如褚少孫之補『史記』也。

凡誤者作注，遺者作補，必明其材料之所從出，不能如魏源史中插入錢大昕之氏族表，柯劭忞史中插入洪鈞之列傳，而不聲明其材料之所由來也。

凡舊元史中各卷各部，其作注作補，俱可分別爲之。其材料不必出於一處，其作注作補者不必限於一人，所貴能分功合作，以成此『元史注補』一書。舊元史每篇之中若有誤者遺者，其注與補，即低一格附後。

凡以『新史體』（即歐美之史體）改造元史固可，若既不能用歐美史體以改造元史，而仍用中國舊史之『表志紀傳體』，則吾以爲與其改造元史，不如爲舊元史作注作

稱之爲愈。

陳氏之言如此，竊以爲甚當。蓋吾人若不能以歐美新史體改造元史，則必以注補爲正當之方法。同時吾讀柯劭忞之『新元史』，覺柯氏誠不屑注補舊史而毅然出於改造，然其所改造成功之新元史既不能盡採新材料，亦未能應用新史體似於篤舊與圖新，俱有所未至也。

中國舊時史家之紀元代，皆以中國爲主，而西北三大藩附從之，故關於中國者特詳，而關於西北三藩者多略。固由西北藩地，廣漠寥遠，見聞未及，史料不備，然亦由於史家偏見，輕視域外之所致也。吾以爲完全美備之蒙古史，必須本部與三藩並重，且蒙古部族最後所建之帝國若帖本兒帝國，亦宜別以專史紀之。故必仿英國霍渥兒特（H. Hovorth）之例，分爲五部專史，其一爲中國蒙古本部之史，其三爲西北三大藩國之史，又其一爲蒙古餘緒帖木兒帝國之史。一幹衆枝，一枝衆葉，分爲五部，合爲一史，是則吾所認爲理想中蒙古史最良之體例如此。

舊體裁之蒙古史，若柯氏之『新元史』，於西方材料事實，或有闕略，吾人須將此一部

分闕略未詳者，加以補充。若吾人欲以西方歷史體裁改造蒙古史，則必用吾所云「分別五部各爲專史」之體裁，乃可囊括一切史蹟。故吾以爲元史學之內容當如左。

- 元史學
  - 主要之部——蒙古史
    - 蒙古本部汗國史（中國在內）
    - 奇卜察克汗國史
    - 伊兒汗國史
    - 察哈台汗國史
    - 帖木兒汗國史
  - 附屬之部
    - 亞洲中古史
    - 東西交通史
    - 中國西北民族史
    - 中古俄國史
    - 中古波斯及阿拉伯史
    - 中古印度史
    - 中古埃及史
    - 土耳其史
    - 回教史
    - 喇嘛教史
    - 基督教東方佈教史
    - 蒙古語言文字

中西兩方之所研究向日皆各自從事，不相貫通。自洪鈞以來，已有雙方融會之勢，然終

爲時代與能力所限，仍未能有完美之效。今中西之交通大啓，雙方之研究成績，燦然列於吾人之目前。凡前人爲見聞所囿，徒費辛勤，而終不能成完美之工作者，吾人今日，皆可一舉而補成之。吾人當此優越之時會與境地，但能勤搜博採，即可將中西史籍中所得者，一爐合冶，而收奇效。以元史學範圍之廣博，材料之宏富，關係之重大，事實之繁衍，在東方諸史中，誠足供吾人窮歲月之力以從事研究也。

（完）